

书剑恩仇录之四



智奪可兰经

书剑恩仇录之四

智夺可兰经

原著 金庸

改编 张之为

绘画 鹤龄 旭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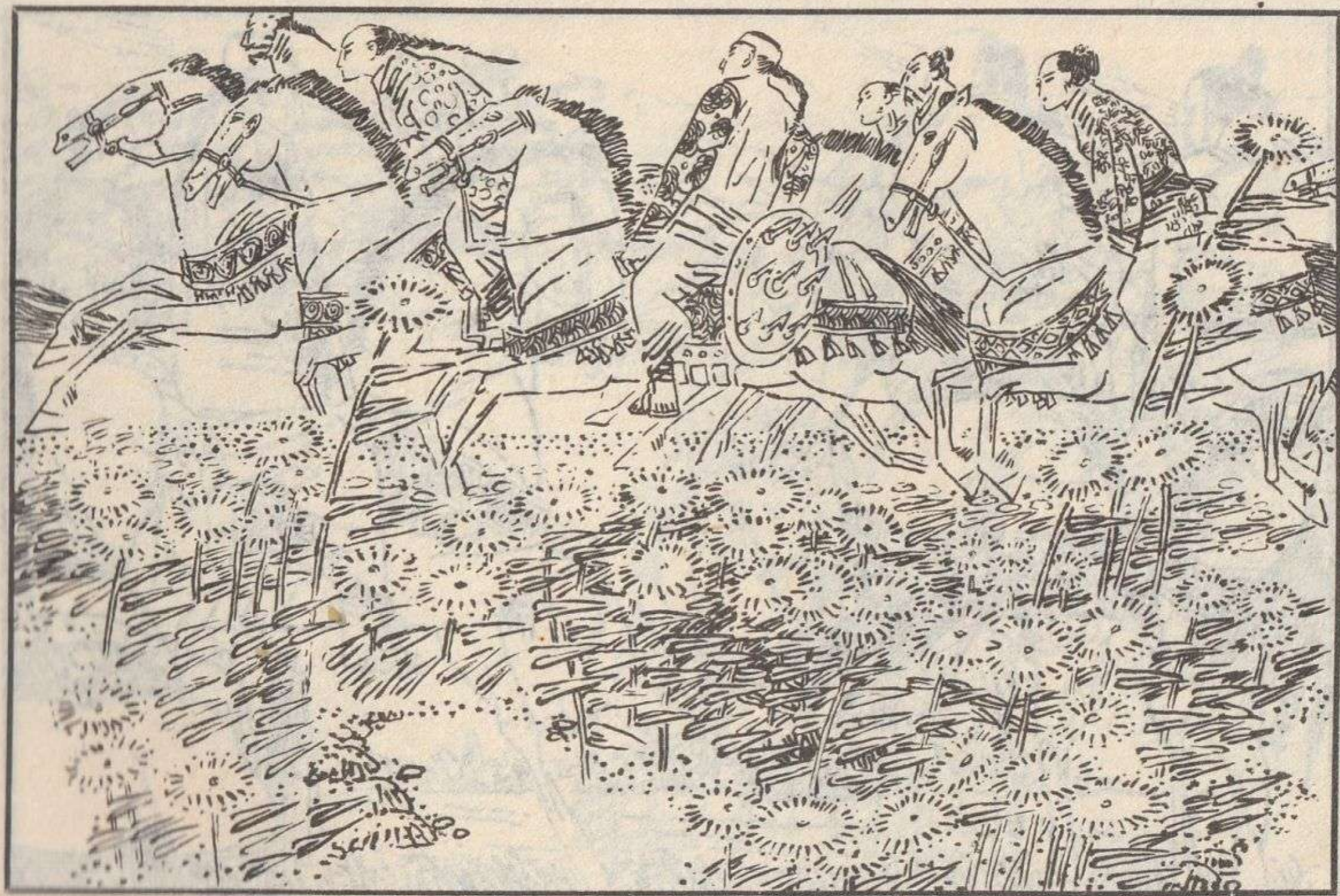
扫描制作 小陆飞刀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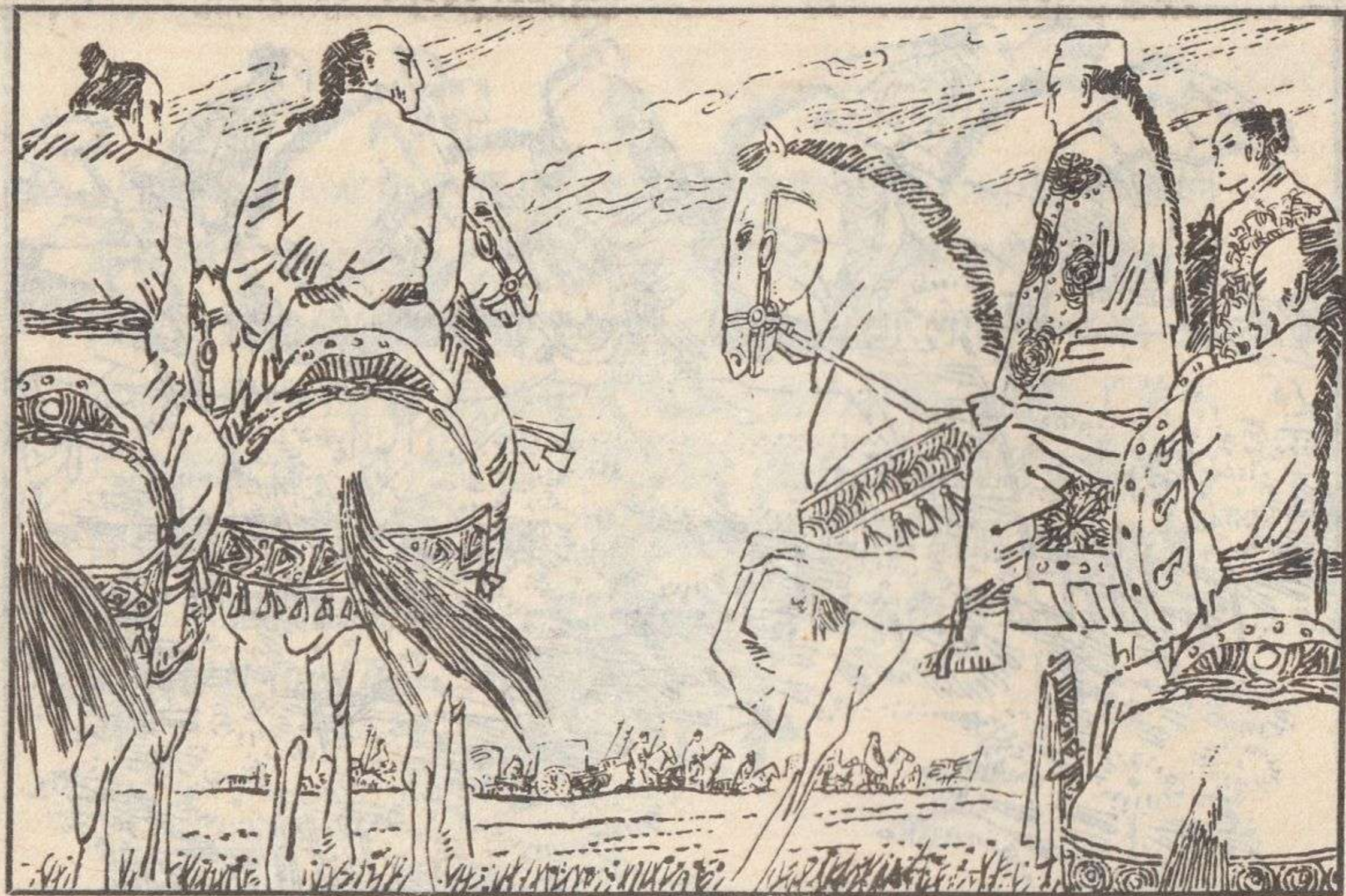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内容提要〕本集主要描写群雄在救助文泰来途中，恰遇回部首领木卓伦及女儿翠羽黄衫霍青桐，率领本部人马去夺回被清廷大侍卫抢去的圣物可兰经。清廷爪牙诡计多端，致使回人屡次上当。群雄见义勇为，奋力扑救，击毙了关东六魔阎世章，设计夺回了可兰经。后在追杀押解文泰来的官兵时，于乌鞘岭遭遇，首战佐领张召重，终因敌众我寡，群雄未能救出文泰来，反陷逆境，不仅重伤多人，同时也失散了几位兄弟。

封面设计 王景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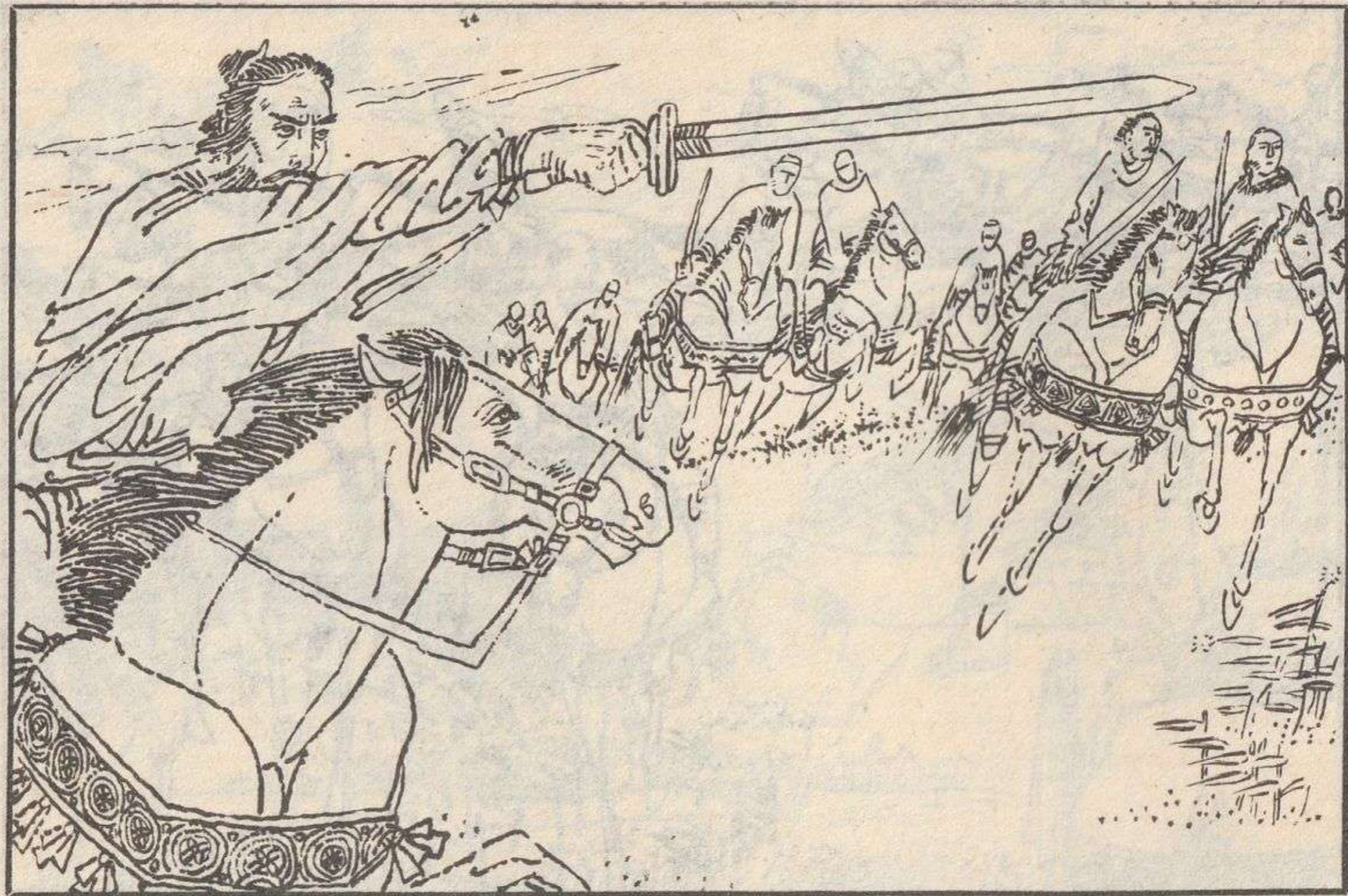
1 上集说到西川常氏双侠探明文泰来的行踪，留下暗号。总舵主陈家洛将红花会群雄分派已定，众人出庙上马。黑夜之中，只闻蹄声答答。天色黎明，到了一条小溪边，陈家洛道：“咱们在这里让牲口喝点水，养养力，再过一个时辰，就可追上四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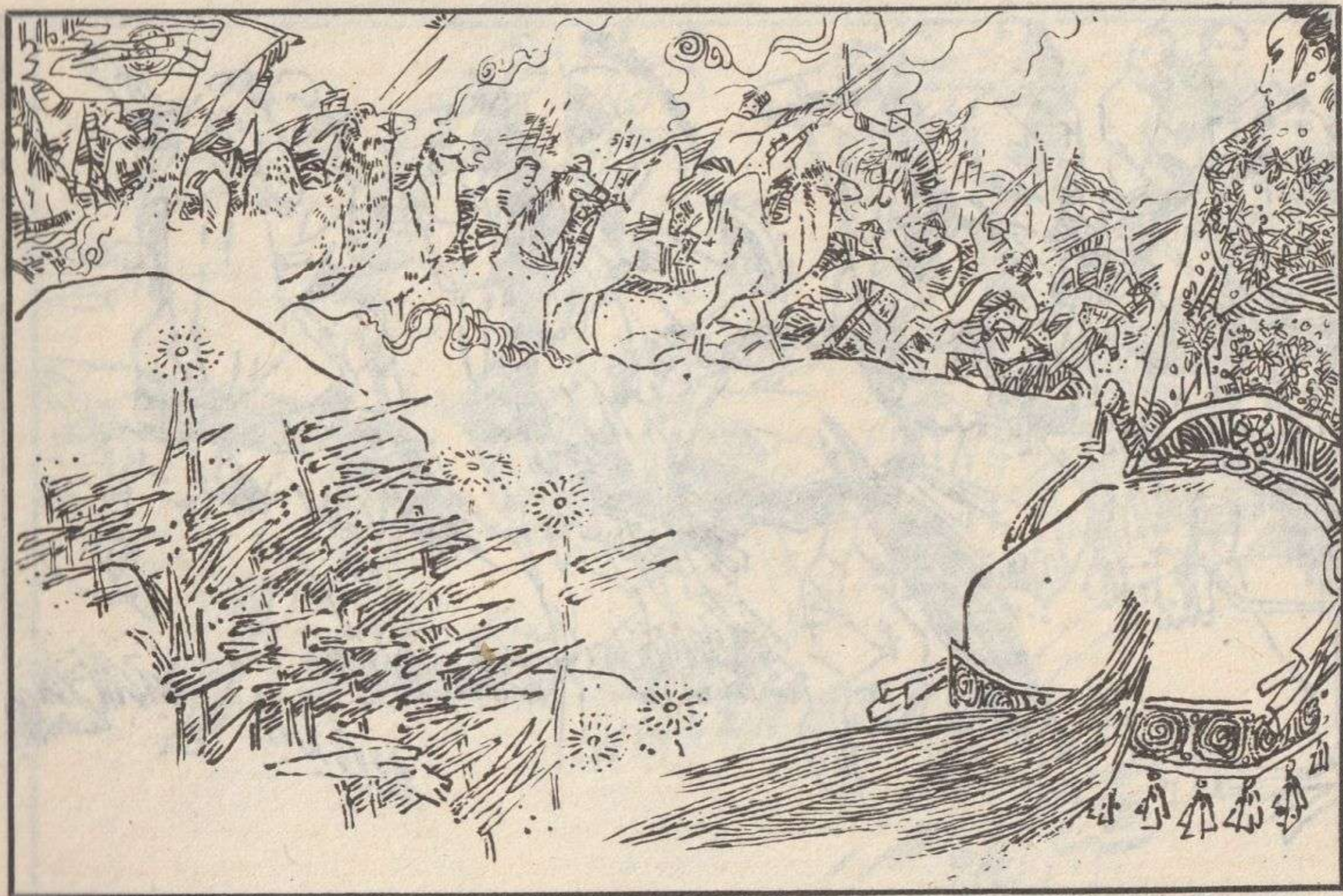
2 歇息之后，群马急驰，蹄声如雷，追出五六里地，望见前面一大队人马，见是一批官兵押着一支车队，稍稍驰近，原来是护送李可秀家眷的那拨人马。



3 众人催马越过车队。心砚对陈家洛说：“再去上六七里就是文四爷的车子了。”陈家洛一使眼色，蒋四根和余鱼同圈转坐骑，拦在当路，不许这队人马过去干扰。其余各人继续向前急追。



4 陈家洛率领群雄，疾追官差，奔出四五里地，隐隐已望见平野漠漠，人马排成一线而行。无尘一马当先，拔剑大叫：“追啊！”斜刺里骆冰骑白马直冲上去，一晃眼便追上了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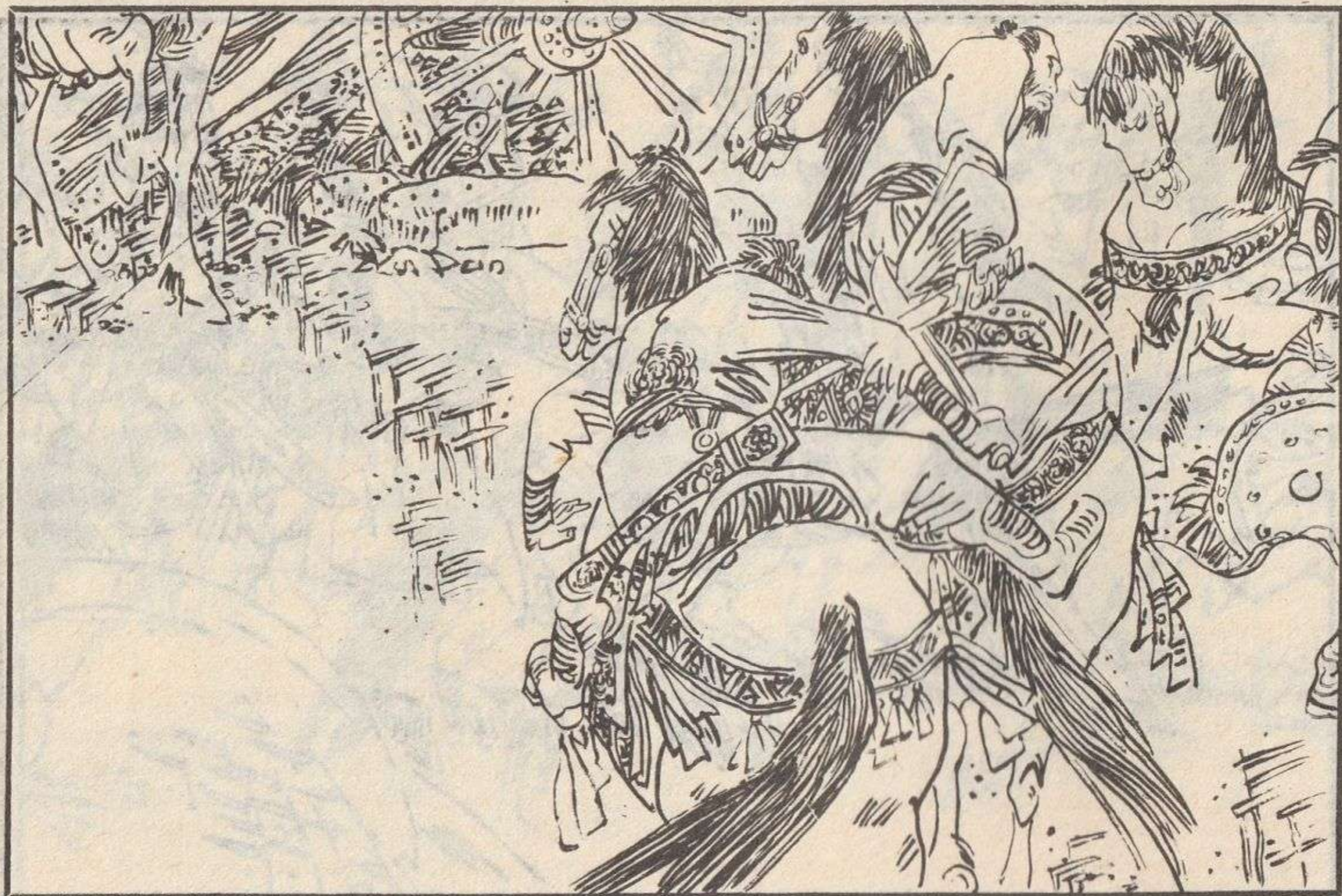
5 骆冰双刀在手，预备赶过敌人的头，再回过身来拦住。忽然前面喊声大起，数十匹驼马自东向西奔来。对面来的马队越奔越快，骑士长刀闪闪生光，直冲入官差队里，双方混战起来。骆冰大奇，想不出这是哪里来的援军。



6 不久,陈家洛等人也都赶到,驱马上前观战。忽见卫春华骑马迎面奔来,绕过混战双方,驰到陈家洛跟前,大声说道:“总舵主,我和十二郎守住峡口,给这批回人冲了过来,我赶回来报告,哪知道他们却和鹰爪孙打了起来,这真奇了。”



7 陈家洛吩咐先过去抢了四哥坐的大车再说。四人一声答应，纵马直冲向前。两名捕快大声喝问：“哪一路的？”赵半山两支钢镖脱手，一中咽喉，一中小腹，两名捕快顿时了帐，栽下马来。



8 四人冲向大车，一名镖师举刀砍来，无尘举剑一挡，剑峰犀利无比，顺着刀刃直刺下去，将那镖师四指一齐削断，一招“顺水推舟”，刺入他的心窝。忽听得脑后金刀劈风，知道来了敌人，也不回头，左手剑自下上撩，将敌人斜斜砍为两截。



9 赵半山和常氏双侠正看得清楚，大声喝彩。镖行众人见无尘剑法惊人，一齐大叫：“风紧，扯呼！”常氏双侠奔近大车，斜刺里冲出七八名回人，手舞长刀，上来拦阻。常氏双侠展开飞抓，和他们交上了手。



10 镖师童兆和忙将大车前的骡子拉转头，挥鞭急抽，骡车急驰，自己骑马紧跟大车之后。赵半山与无尘纵马急追。赵半山摸出飞蝗石，噗的一声打中童兆和的后脑，鲜血迸流，只痛得他哇哇大叫。



11 童兆和当即从靴筒中掏出匕首，一刀插在骡子臀部，骡子受痛，更是发足狂奔。赵半山飞身纵上童兆和马背，尚未坐实，右手已扣住他右腕，随手举起，在空中甩了个圈子，向大车前的骡子丢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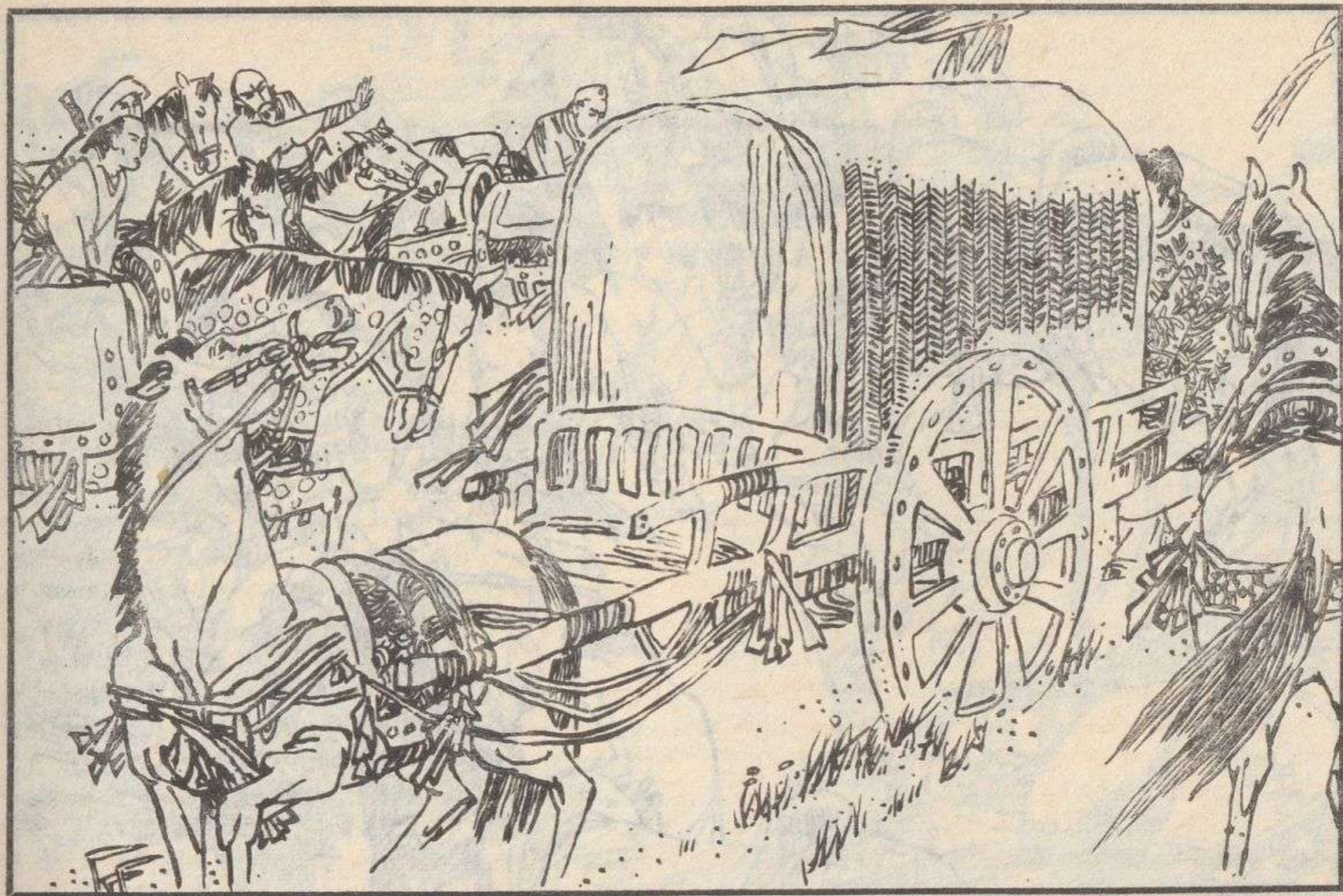
12 童兆和跌在骡子头上，大叫大嚷，没命地抱住。骡子受惊，眼睛又被遮住，乱跳乱踢，反而掉过头来。无尘和赵半山双马齐到，将骡子挽住。无尘叫道：“三弟，拿人当暗器打，真有你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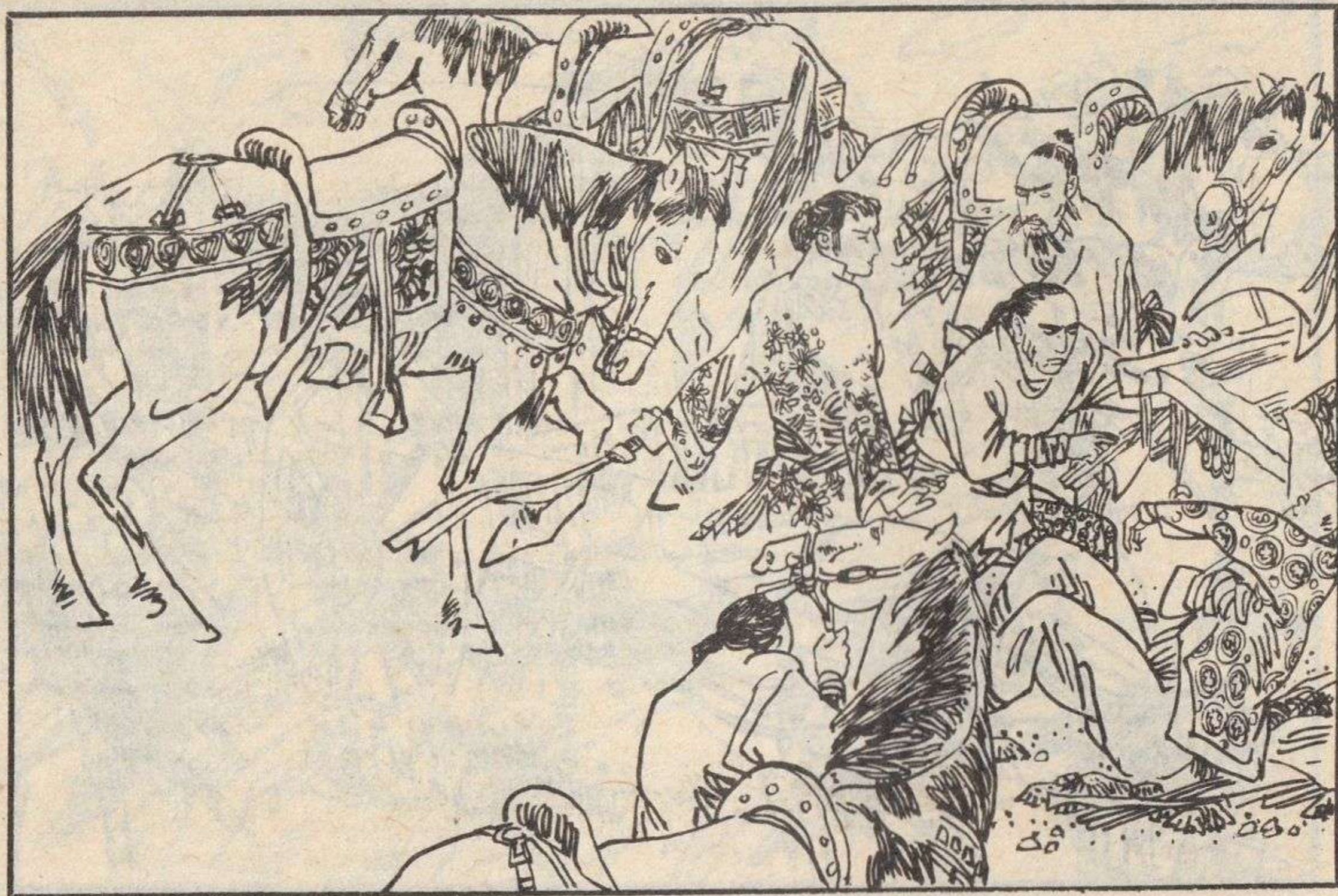
13 赵半山抓住童兆和的后心，摔在道旁。他二人不认得童兆和，心中挂着文泰来，哪去理他？童兆和几个翻滚，滚入草丛之中，越爬越远。赵半山揭开车帐，向里一看，只见有一人斜坐车内，身上裹着棉被，喜道：“四弟，我们救你来啦！”



14 无尘叫三弟送四弟回去，他去找张召重算帐，说罢纵马冲入人堆，大叫：“张召重，你这小子快给我滚出来。”喊了几声，无人答应，又向敌人群里冲去，镖师公差见他赶到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四散逃窜。



15 红花会群雄见赵半山押着大车回来，尽皆大喜，纷纷奔过来迎接。骆冰一马当先，驰到大车之前，翻身下马，揭开车帐，颤声叫道：“四哥！”车中却无声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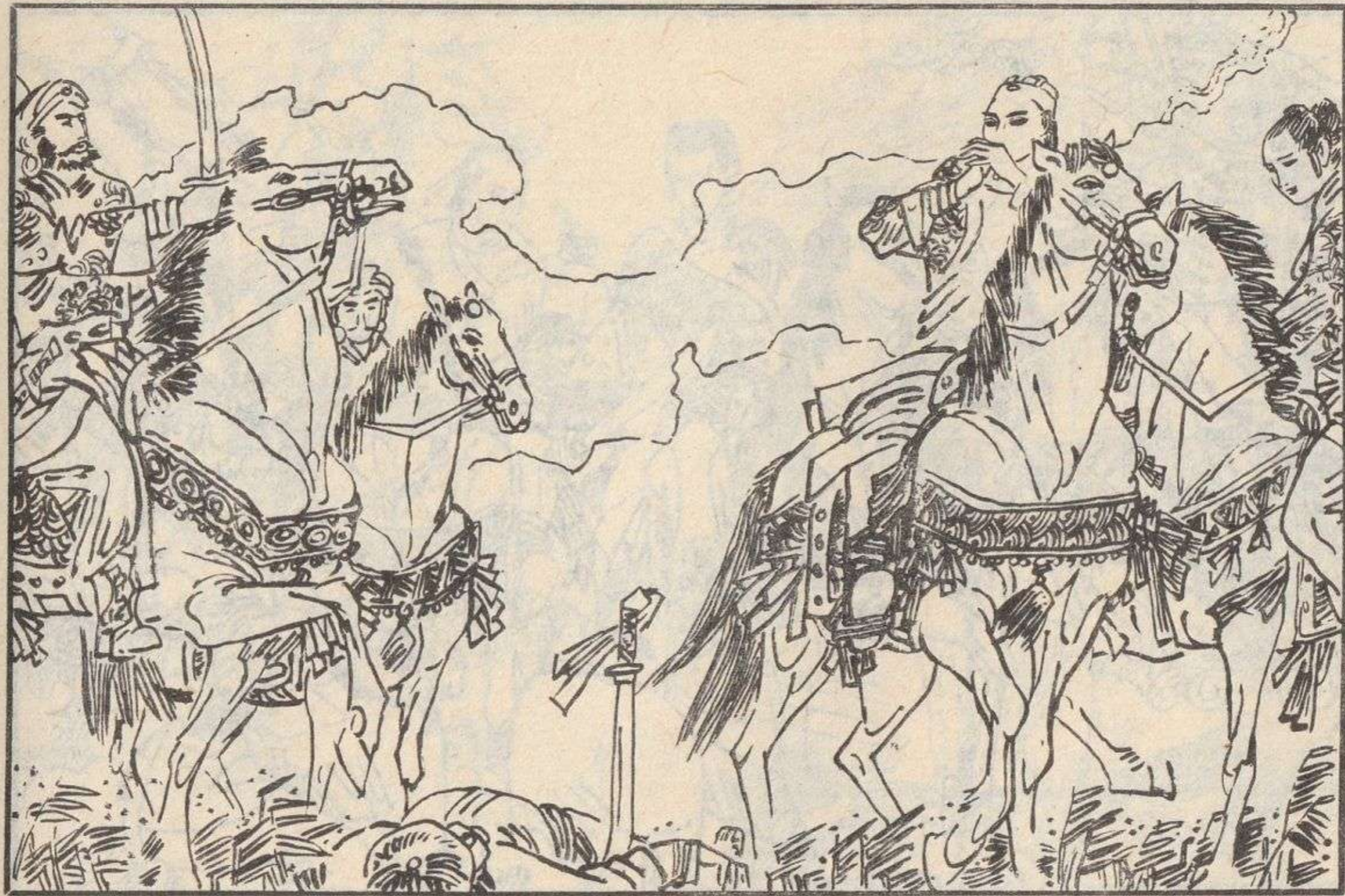
16 骆冰一惊，扑入车内，将被揭开，从车内揪出一个人来摔在地下。这时红花会群雄也都赶到，常氏双侠从东返回，西边也奔来八骑，正是周仲英和陆菲青一千人。骆冰喝问地下那人：“文四爷……在哪里？”两行泪珠流了下来。



17 此人是在客店中被文泰来打断右臂的北京捕头吴国栋。他狠狠地骂道：“张召重早押着文爷走远啦。这小子叫我坐在车上，我还当他好心让我养伤，哪知道他是用金蝉脱壳之计，要我给他顶缸，他自己却到北京请功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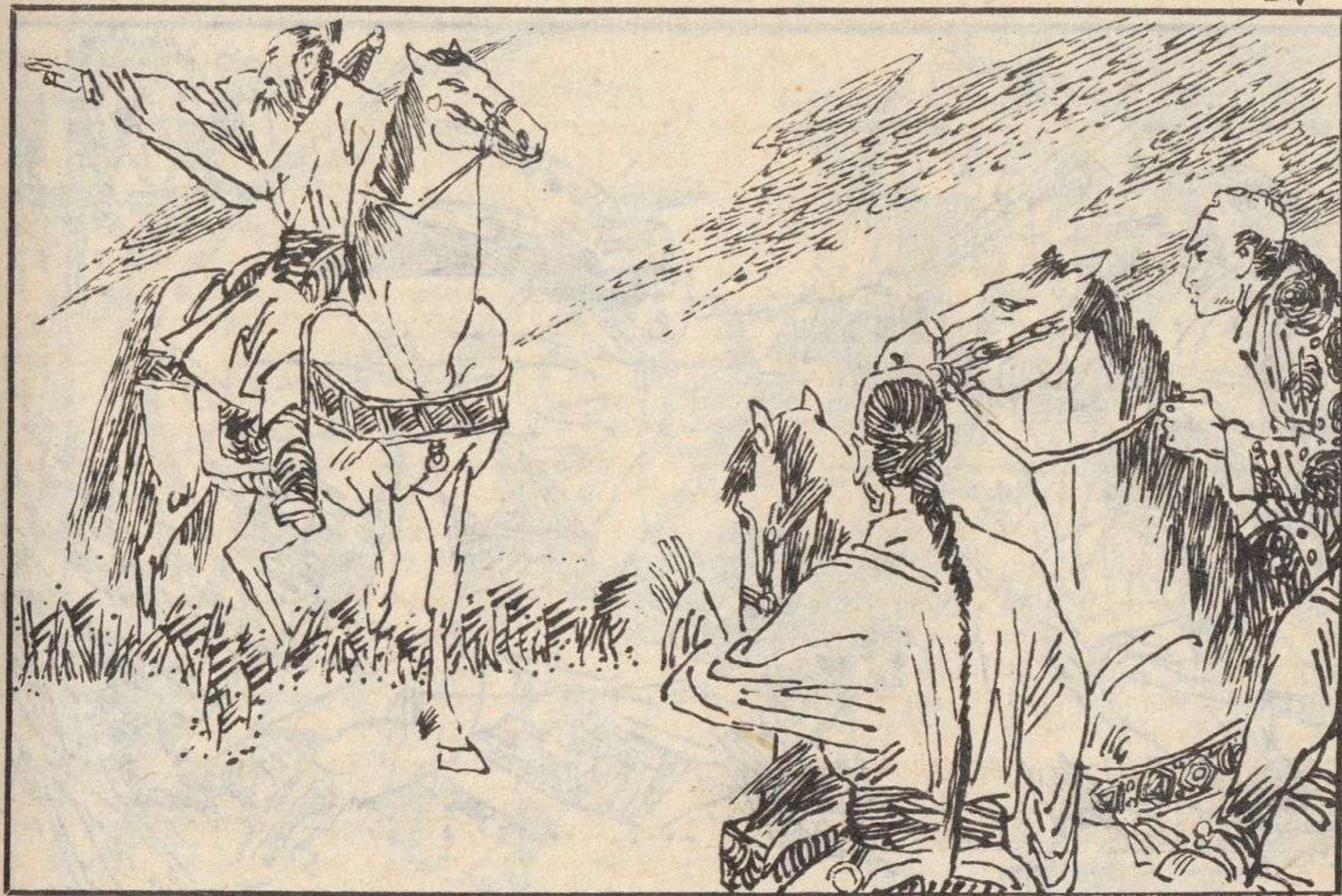
18 陈家洛叫道：“把鹰爪孙和镖行的小子们全都拿下来，别放走了一个！分南北两路包抄。”这时东西两拨人马都已赶到，当下犹如一把铁钳将官差、镖行和回人全都围在核心。众回人和公差、镖师正斗得火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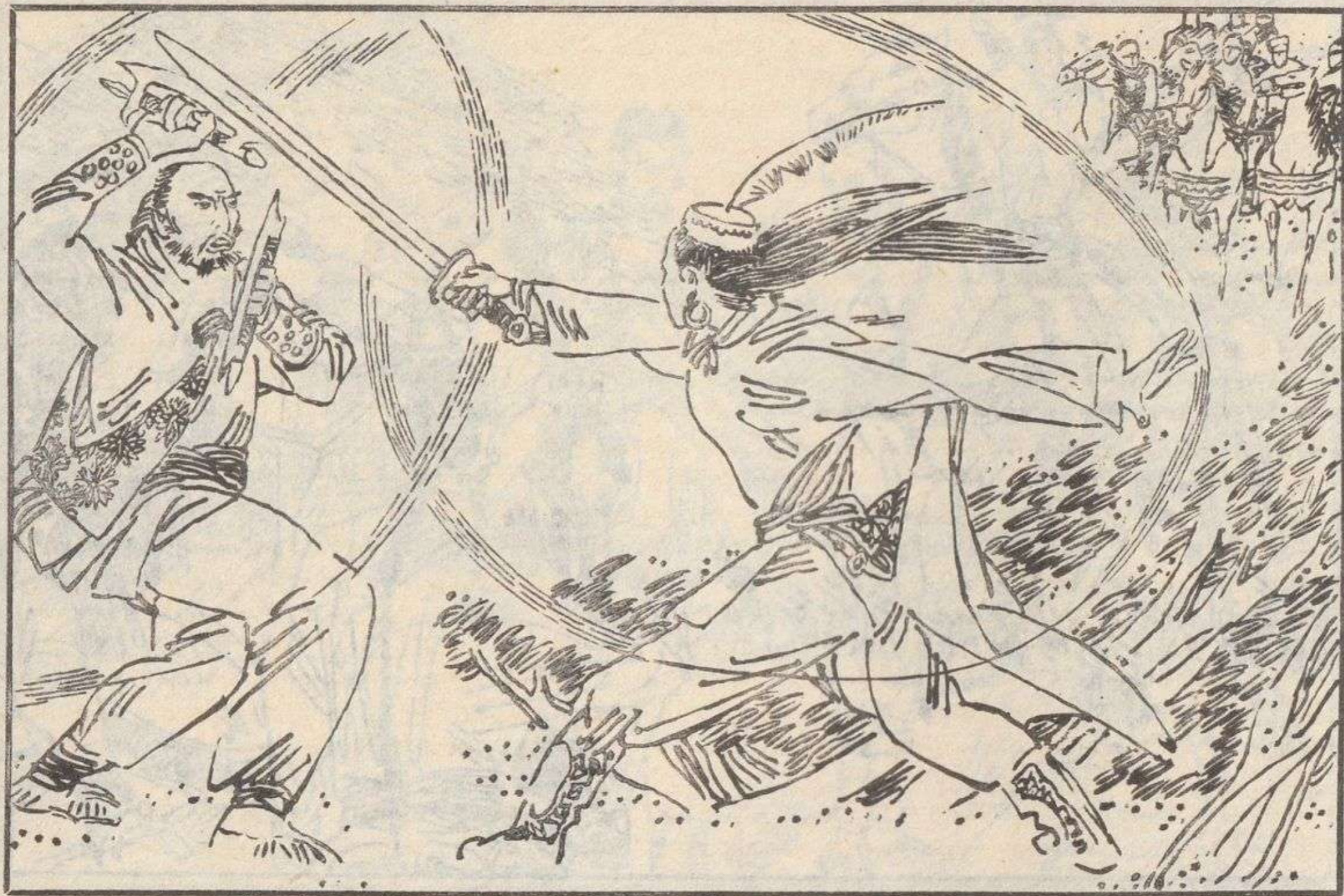
19 赵半山双手微扬，打出三件暗器，两名捕快，一名镖师翻身落马。众回人分清了敌我，欢呼大叫。那虬髯回人纵身上前，高声说道：“不知哪一路好汉拔刀相助，在下先行谢过。”说罢举刀致敬。陈家洛拱手还礼，喊道：“各位兄弟，一齐动手吧！”



20 众英雄齐声答应，刀剑并施。这时公差镖师行中的高手早已死伤殆尽，余下几名平庸之辈俱都跪地求饶，“爷爷祖宗”地乱喊。心砚高兴地向骆冰道：“果真不出你所料，他们在叫我爷爷！”骆冰心乱如麻，心砚的话全没听进耳去。



21 忽见无尘道人纵马奔出人丛：“喂，大家来瞧，这女娃娃的剑法很有几下子！”众人知道无尘的追魂夺命剑海内独步，他竟会称赞别人剑法，而且是个女子，俱都逼近观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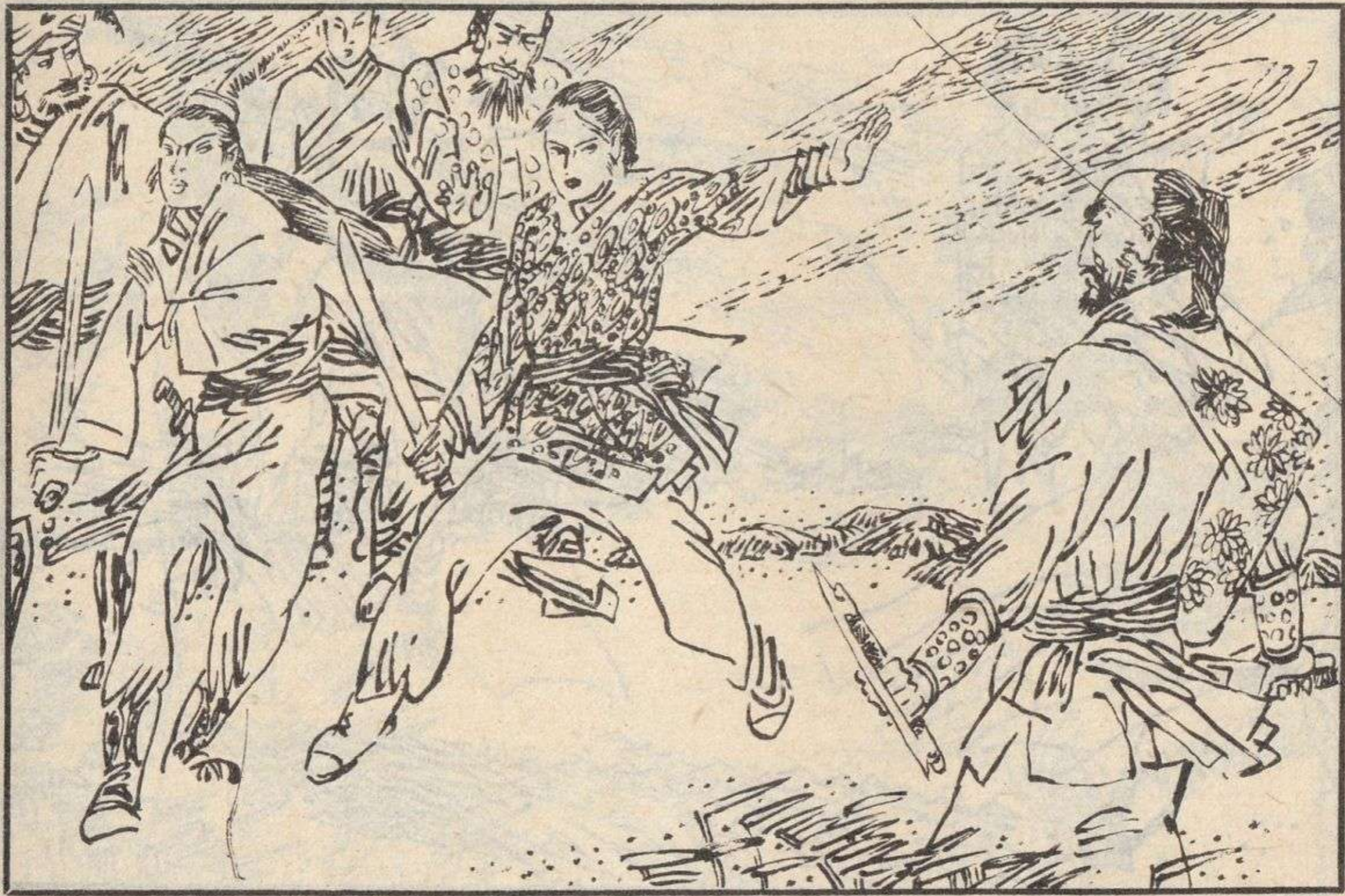
22 无尘对陈家洛道：“你瞧这使五行轮的小子，身手倒也不弱。”陈家洛向人群中看去，一个黄衫女郎与一个矫健汉子斗得正紧。陆菲青走到陈家洛面前，说道：“这姑娘名叫霍青桐，是天山双鹰的弟子；那使五行轮的是关东六魔中的阎世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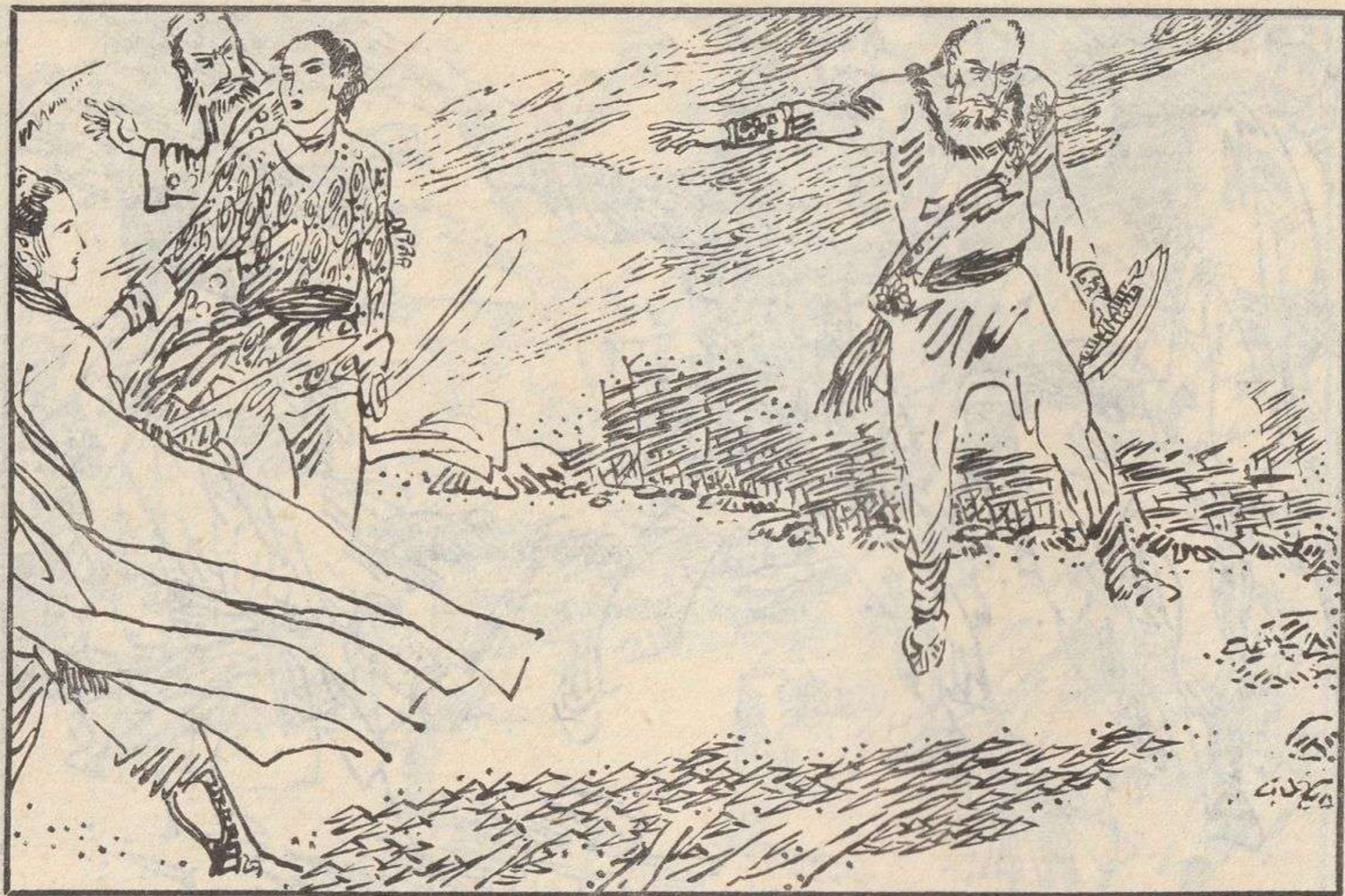
23 陈家洛心中一动，他知道天山双鹰秃鹫陈正德、雪雕关明梅是回疆武术前辈，和他师父天池怪侠素有嫌隙，他虽想避而不见，但久闻天山派“三分剑术”自成一家，倒要留心看看。凝神望去，见那黄衫女郎剑光霍霍，攻势凌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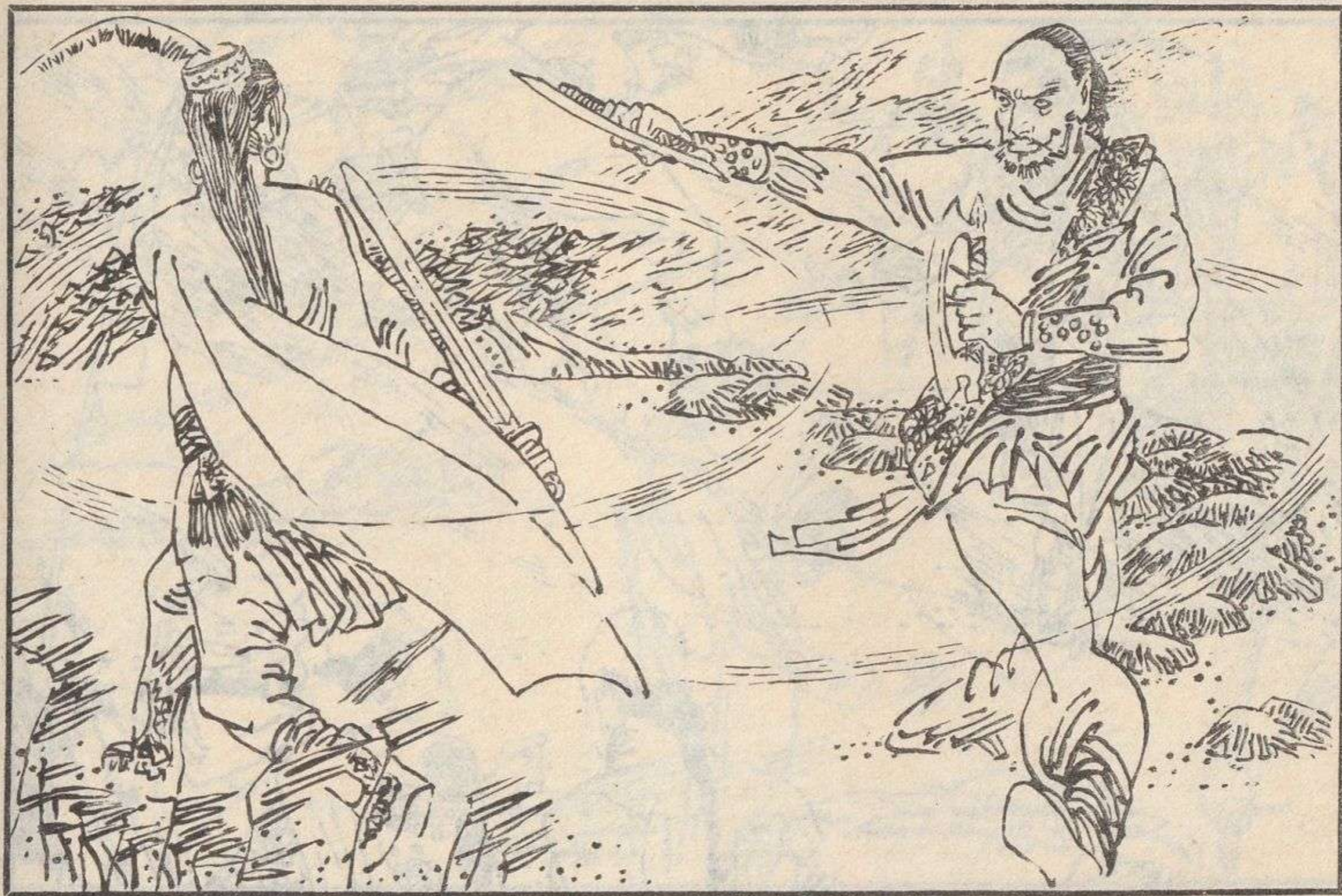
24 阎世章双轮“指天划地”一挡一攻，叫道：“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阎世章倏地将双轮交于左手，右手一扯，将背上的红布包袱拿在手中，叫道：“你们要以多取胜，我先将这包裹内可兰经砍烂。”众回人俱都大惊，退了数步。



25 阎世章叫道：“你们人多，要我性命易如反掌。但我阎六死得不服，除非单打独斗，哪一位赢我手中双轮，我自会将包裹奉上，否则我宁可与包裹同归于尽。”周绮第一个就忍不住了，跳出圈子，雁翎刀一摆，喝道：“好，咱们来比划比划。”



26 霍青桐左手向周绮一扬：“这位妹妹的盛情好意，我先谢谢。我先打头阵，要是不成，请妹妹伸手相助。”周绮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看你这人很好，一定帮你。”周仲英低声道：“傻丫头，人家武功比你强，你没看见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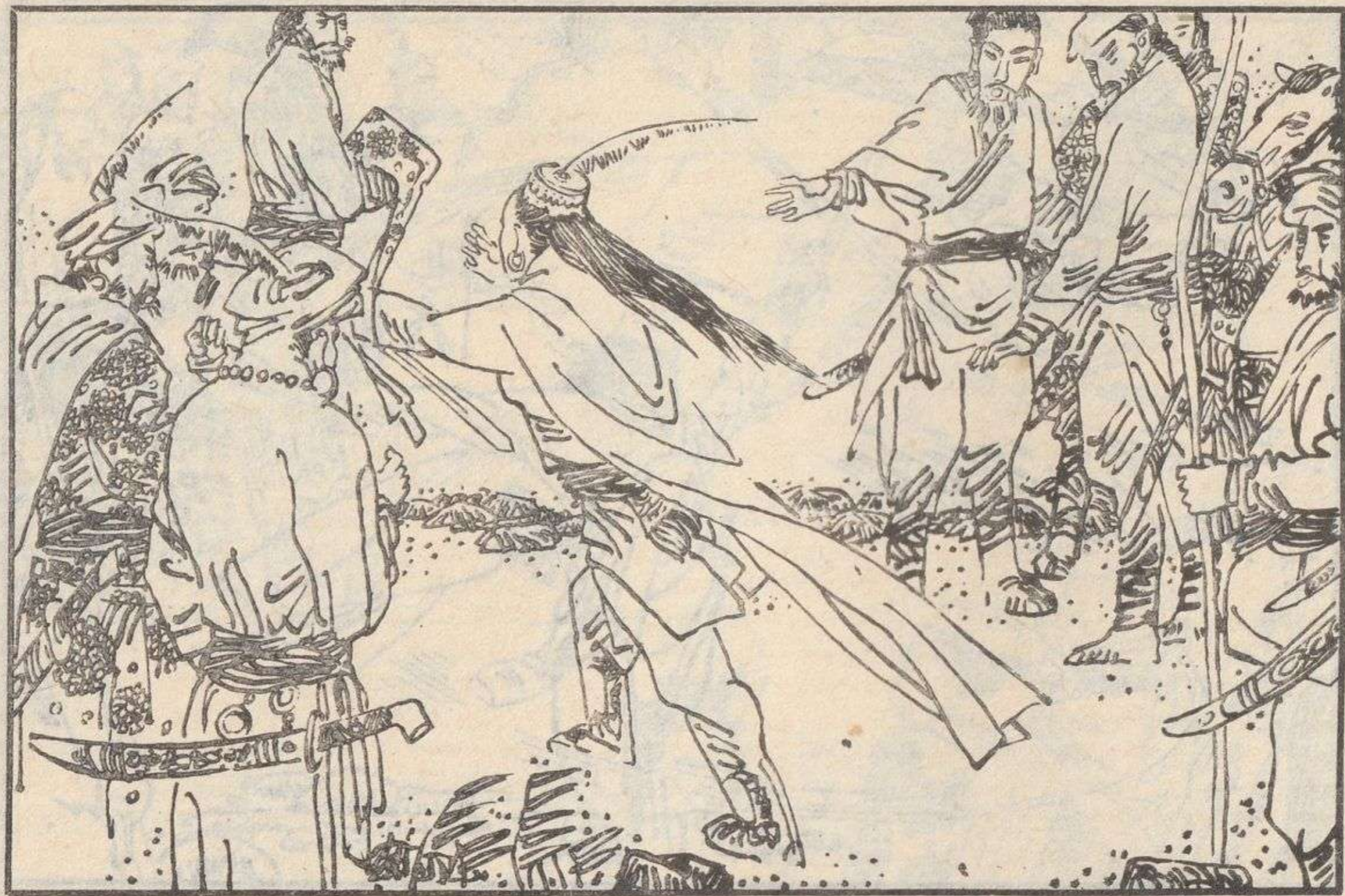
27 霍青桐转身对阎世章道：“还是我来接你五行轮的高招。不论胜负，都得把经书留下。你胜了让你走，你败了，连人留下。”说罢剑走偏锋，斜刺左肩。阎世章的双轮按五行八卦，八八六十四招，招数甚是严密。



28 陈家洛向余鱼同一招手，道：“十四弟，你赶紧去探查四哥下落，咱们随后赶到。”余鱼同答应了，退出人圈。霍青桐再度出手，剑招又快了几分，剑未刺到，已经变招。阎世章双轮想锁她宝剑，却哪里锁得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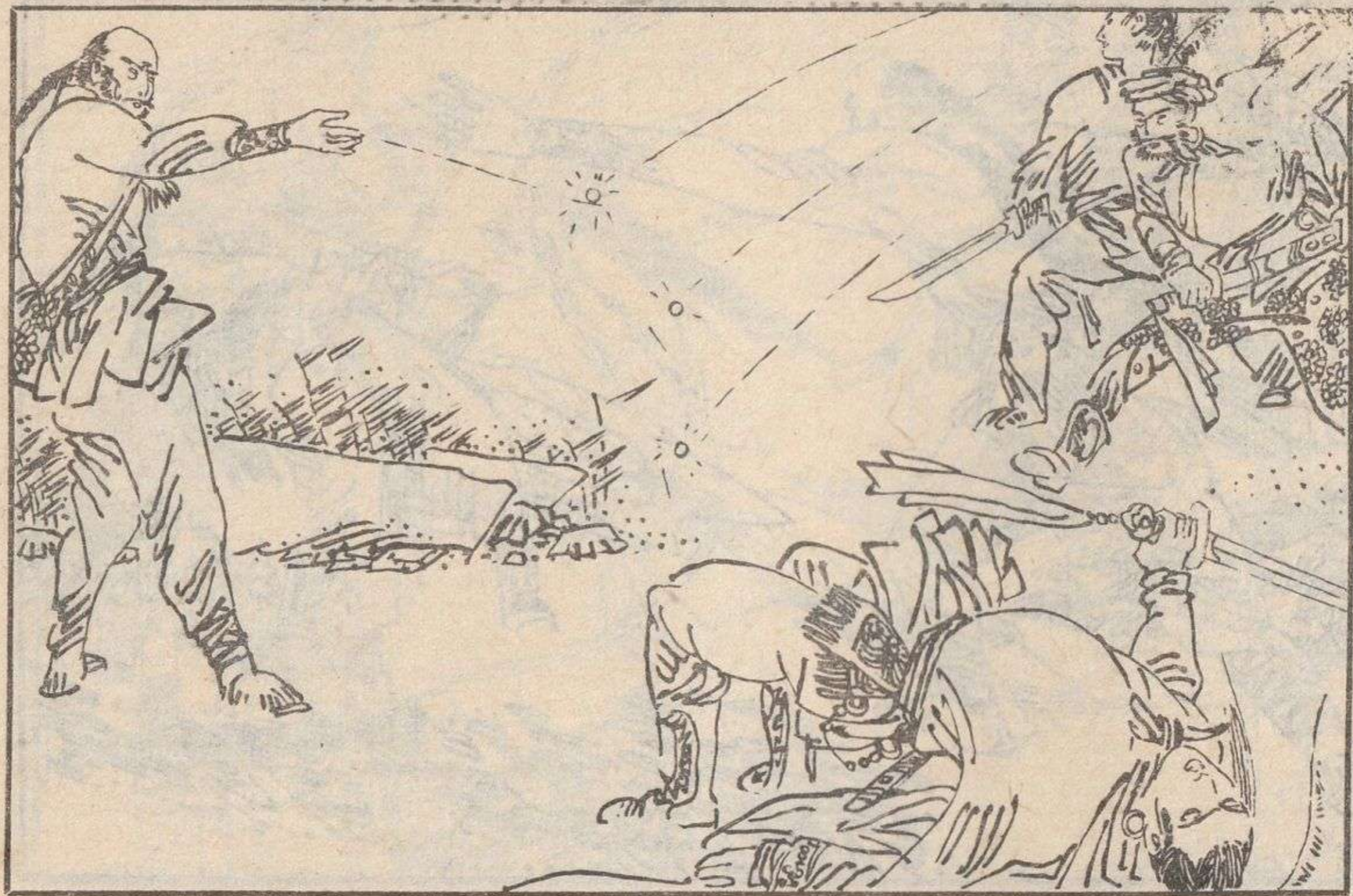
29 无尘、陆菲青、赵半山几个都是使剑的好手，在一旁指指点点地评论。陈家洛见霍青桐剑法精妙，心中也暗暗赞赏。只见霍青桐蓦地里剑法一变，天山派绝技“海市蜃楼”自剑尖涌出，阎世章右腕中剑，一声惊叫，右轮飞上半空。



30 众人不约而同，齐声喝彩。阎世章纵身退出数丈，说道：“我认输了，经书给你。”反手去解背上红布包袱。霍青桐欢容满面，抢了几步，还剑入鞘，双手去接这部他们族人奉为圣物的可兰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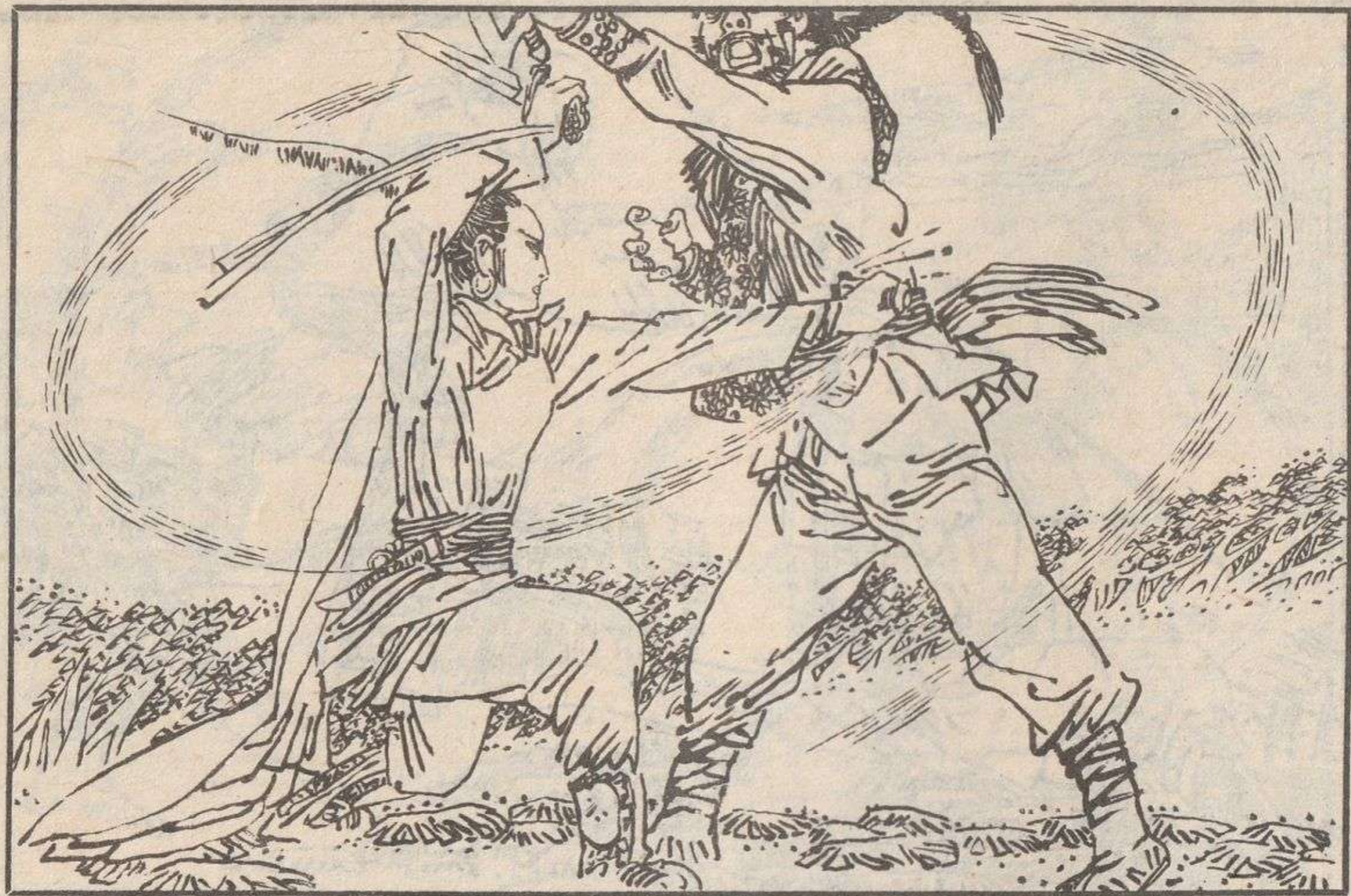
31 阎世章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拿去！”右手一扬，突然三把飞锥向她当胸疾飞而来。霍青桐难以避让，仰面一个“铁板桥”，全身笔直向后倒去，三把飞锥在她脸上掠过。



32 阎世章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三把飞锥刚脱手，紧接着又是三把飞锥掷出。这时霍青桐双眼向天，大难临身，全无知晓。旁观众人尽皆惊怒，齐齐抢出。霍青桐挺腹立起，只听得叮、叮、叮三声，三把飞锥被暗器打落地下。



33 若非有人相救，三把飞锥已经早打中她的要害，霍青桐吓出一身冷汗，忙拔剑在手。阎世章和身扑上，势若疯虎，五行轮当头砸下。霍青桐不及变招，只得举剑硬架，利轮下压，宝剑上举，一时之间僵持不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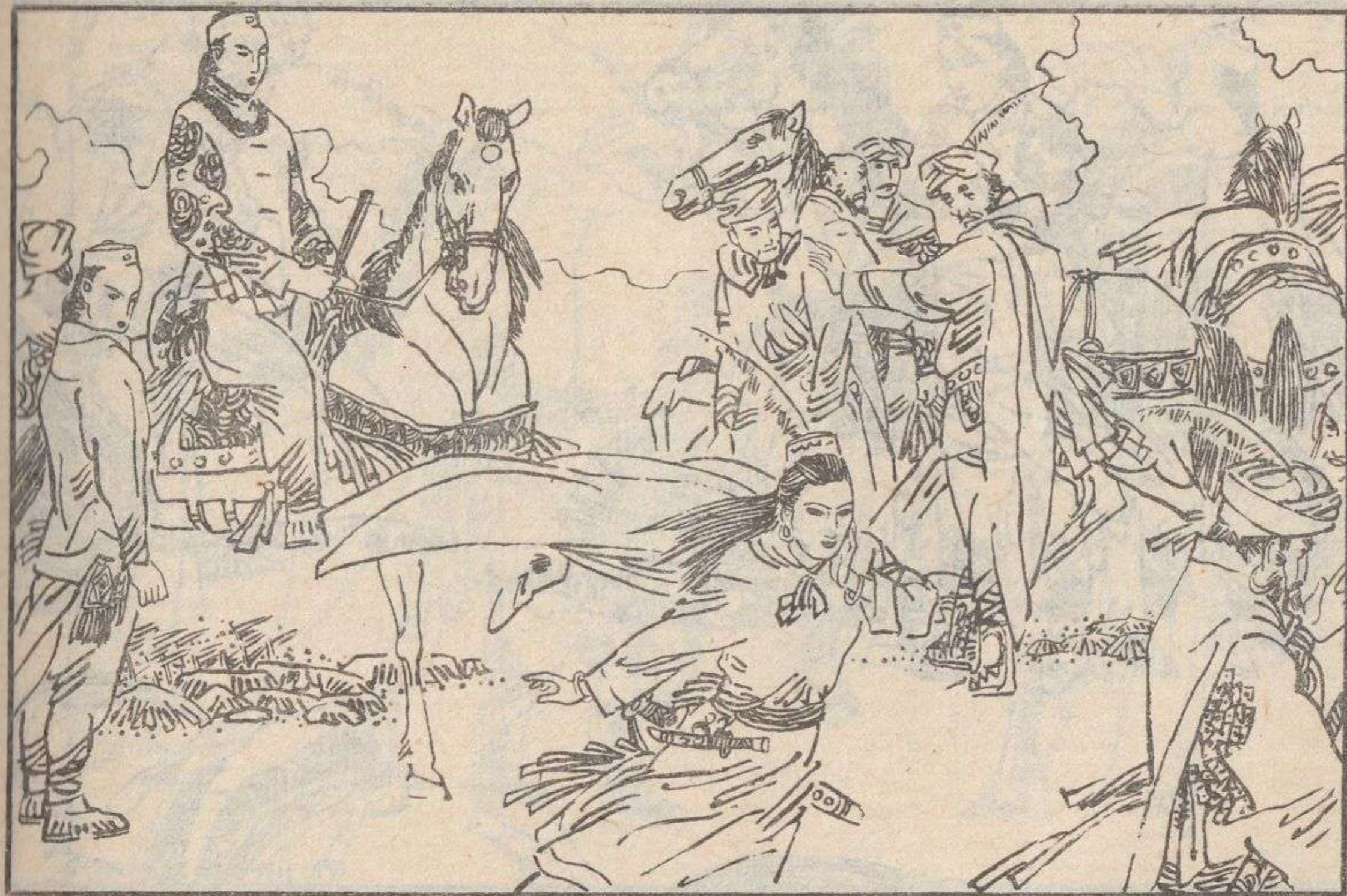
34 阎世章力大，五行轮渐渐压向她头上，轮周利刃已触及她帽上翠羽。群雄正要上前援手，忽然间青光一闪，霍青桐左手已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剑，噗的一声，插入阎世章胸腰之间。阎世章大叫一声，向后便倒。众人齐声喝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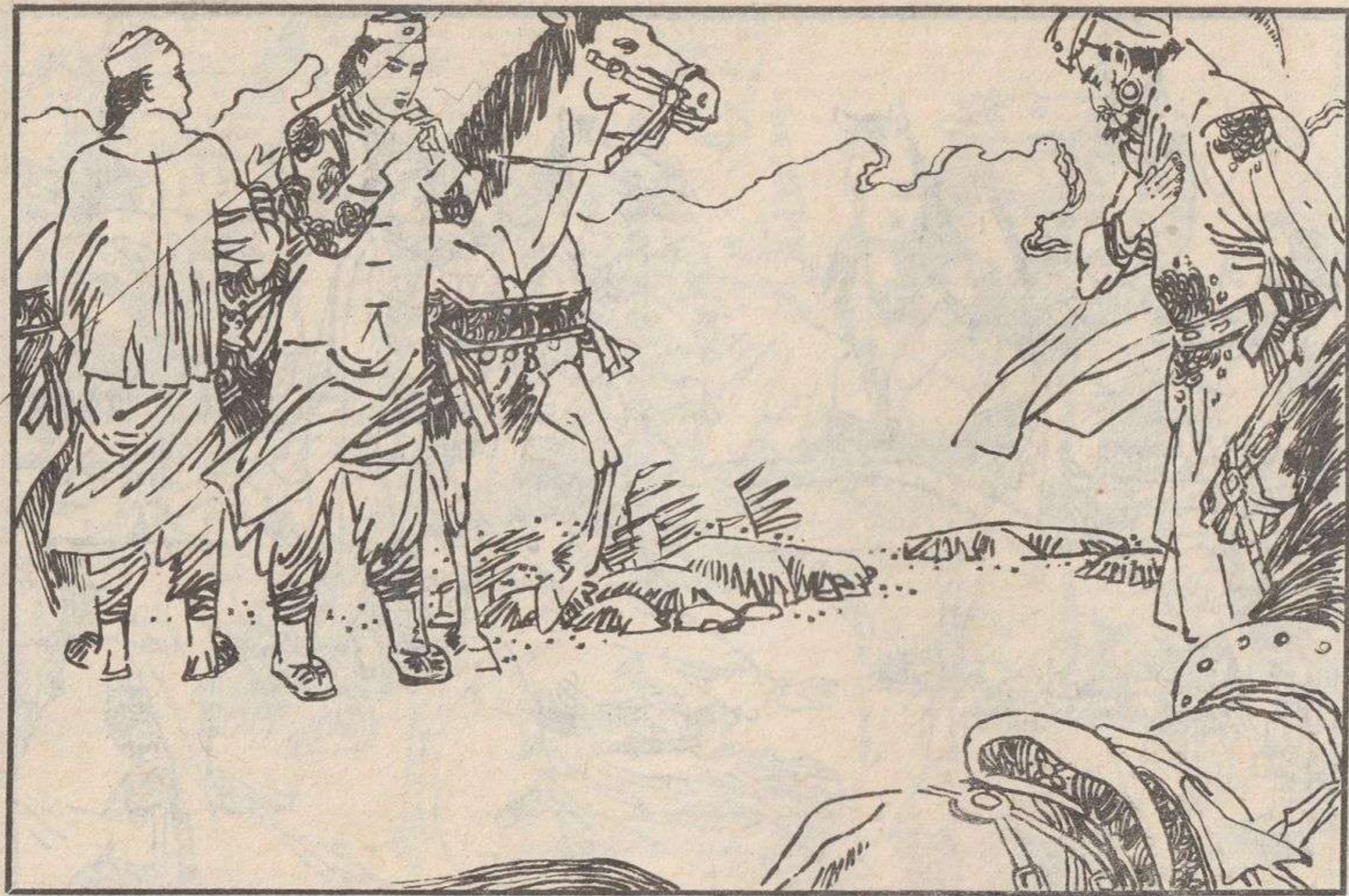
35 霍青桐解下阎世章背后的红布包袱。那虬髯回人走到跟前，连赞：“好孩子！”霍青桐双手奉上包袱，微微一笑，叫了声：“爹！”那回人正是她父亲木卓伦。他双手接过，众回人都拥了上来，欢声雷动。



36 霍青桐拔出短剑，看阎世章早已断气，忽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纵下马来，在地下捡起三枚圆圆的白色东西，走到一个青年跟前，托在手中送了上去。霍青桐心想：“刚才打落这奸贼暗器，救了我性命的原来是他。”



37 见这人丰姿如玉，目朗似星，轻袍缓带，手中拿着一柄折扇，神采飞扬，气度闲雅，不免仔细多看他两眼。两道目光相接，那人向她微微一笑，霍青桐脸一红，低下头跑到父亲跟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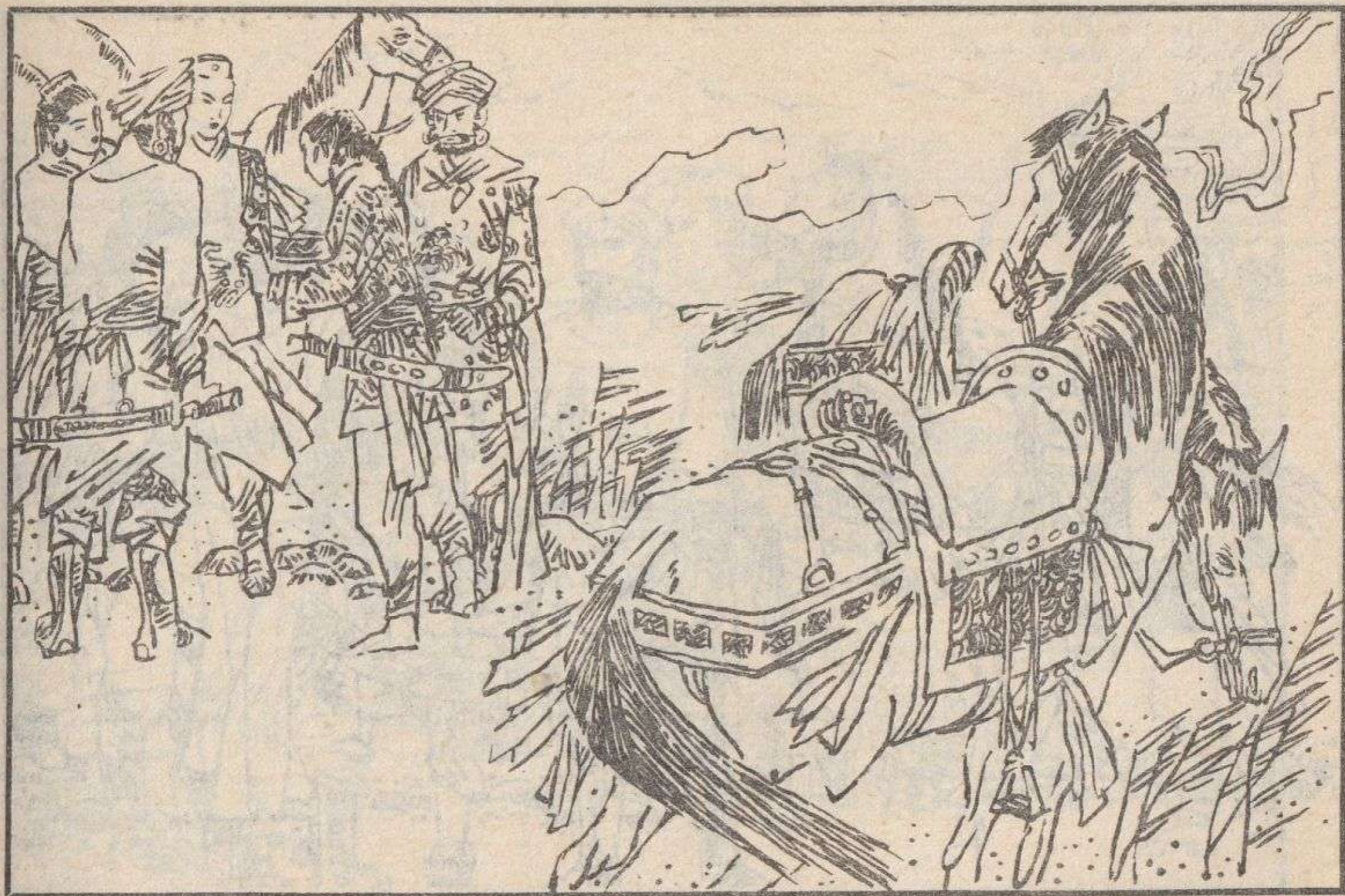
38 听了女儿低低的几句话，木卓伦走到那青年马前，躬身行礼。那青年忙下马还礼。木卓伦道：“承公子相救小女性命，在下感激万分，请问公子尊姓？”



39 那青年连声逊谢，说道：“小弟姓陈名家洛，我们有一位结义兄弟，被这批鹰爪子和镖行的小子逮去，大家赶来相救，却扑了个空。贵族圣物已经夺回，可喜可贺。”木卓伦把儿子霍阿伊和女儿叫过来，同向陈家洛拜谢。



40 陈家洛见霍阿伊方面大耳，满脸浓须，霍青桐却体态婀娜，丽如朝霞，先前专心观看她剑法，此时当面，不意人间竟有如此好女，不由得心跳加剧。霍青桐低声道：“若非陈公子仗义相救，小女子已遭暗算。大恩大德，永不敢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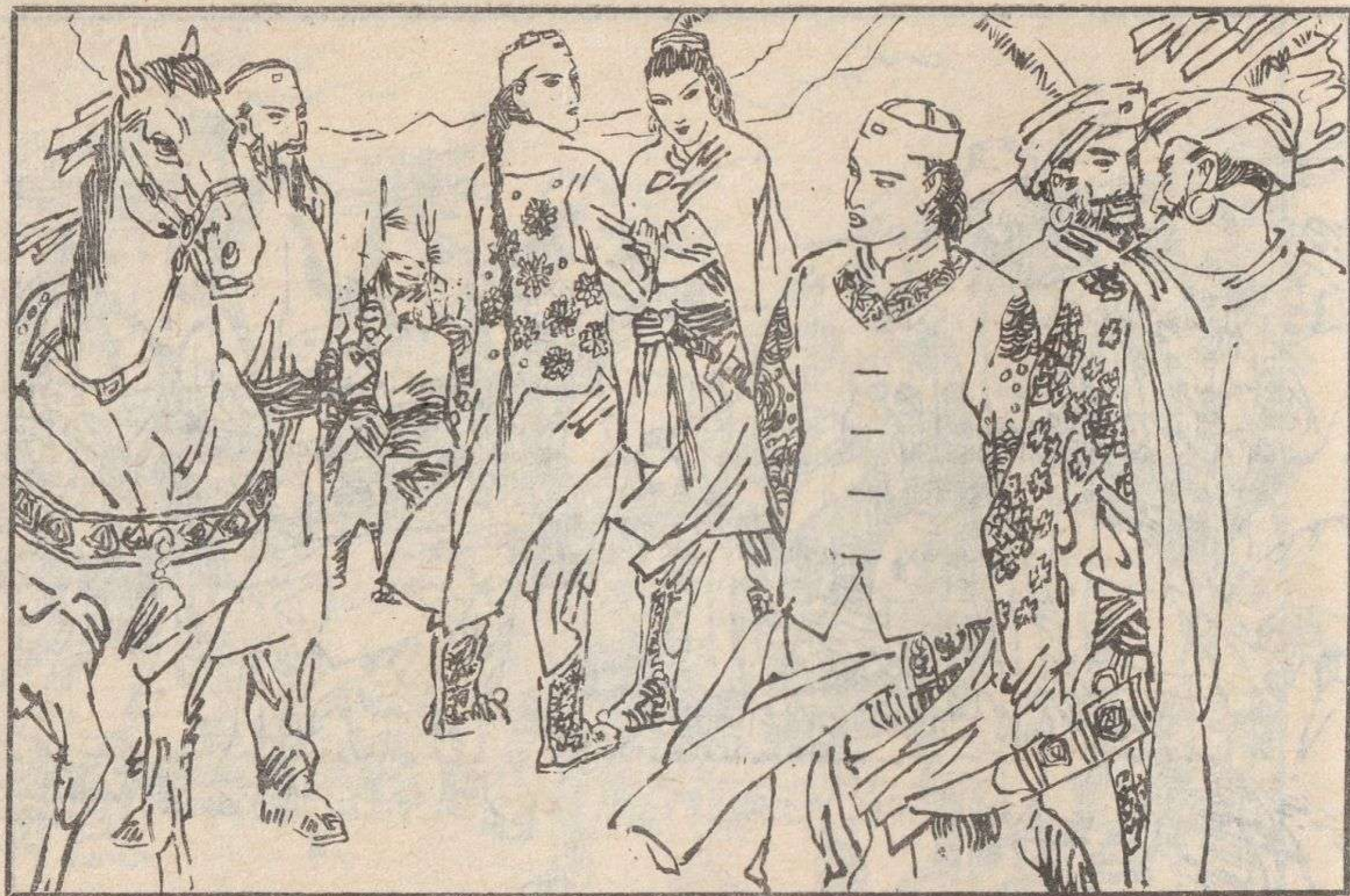
41 周绮插嘴道：“什么陈公子？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。喂，陈大哥，你刚才打飞锥的是什么暗器，给我瞧瞧。”陈家洛从囊中拿出三颗棋子，道：“只是几颗围棋子，打得不好，请姑娘别见笑。”



42 霍青桐听周绮说这位公子是什么帮会的总舵主，便低声和父亲商量。木卓伦对陈家洛说：“承蒙众英雄援手，我们大事已了，听公子说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，我想让小女子带几名同伴供公子差遣，相救这位英雄。不知公子准许么？”



43 陈家洛大喜，说道：“那是感激不尽。”当下替群雄引见了。正叙话间，忽然西边蹄声急促，只见一个人纵马奔进，翻身下马，竟是个美貌少年，那人向陆菲青叫了一声“师父”。此人正是李沅芷，仍是女扮男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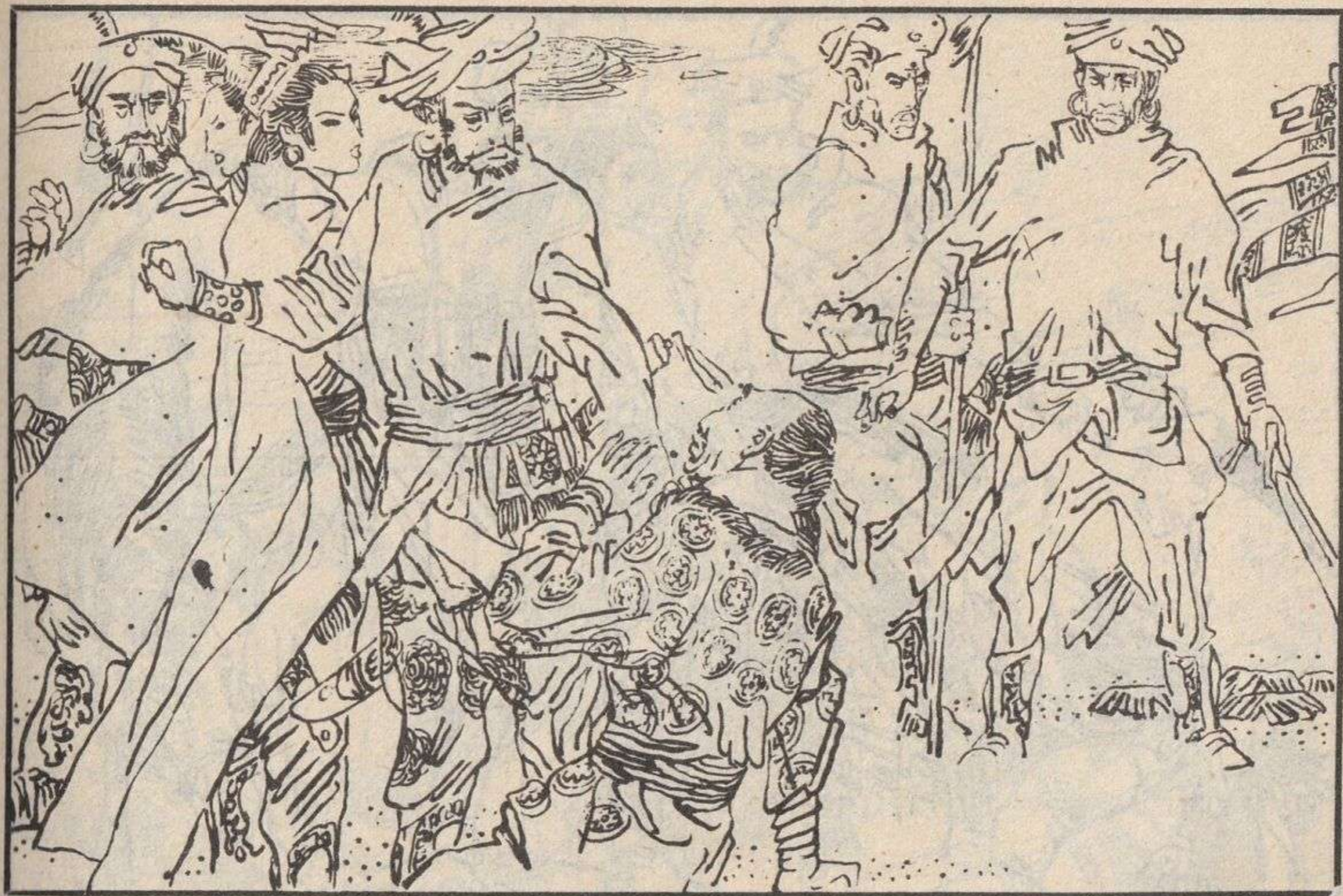
44 她四下一望，看见了霍青桐，跑过去亲亲热热地拉住她的手，说道：“那晚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可想死你啦！经书夺回来没有？”霍青桐欣然答道：“刚夺回来，你瞧！”向霍阿伊背上的红色包袱一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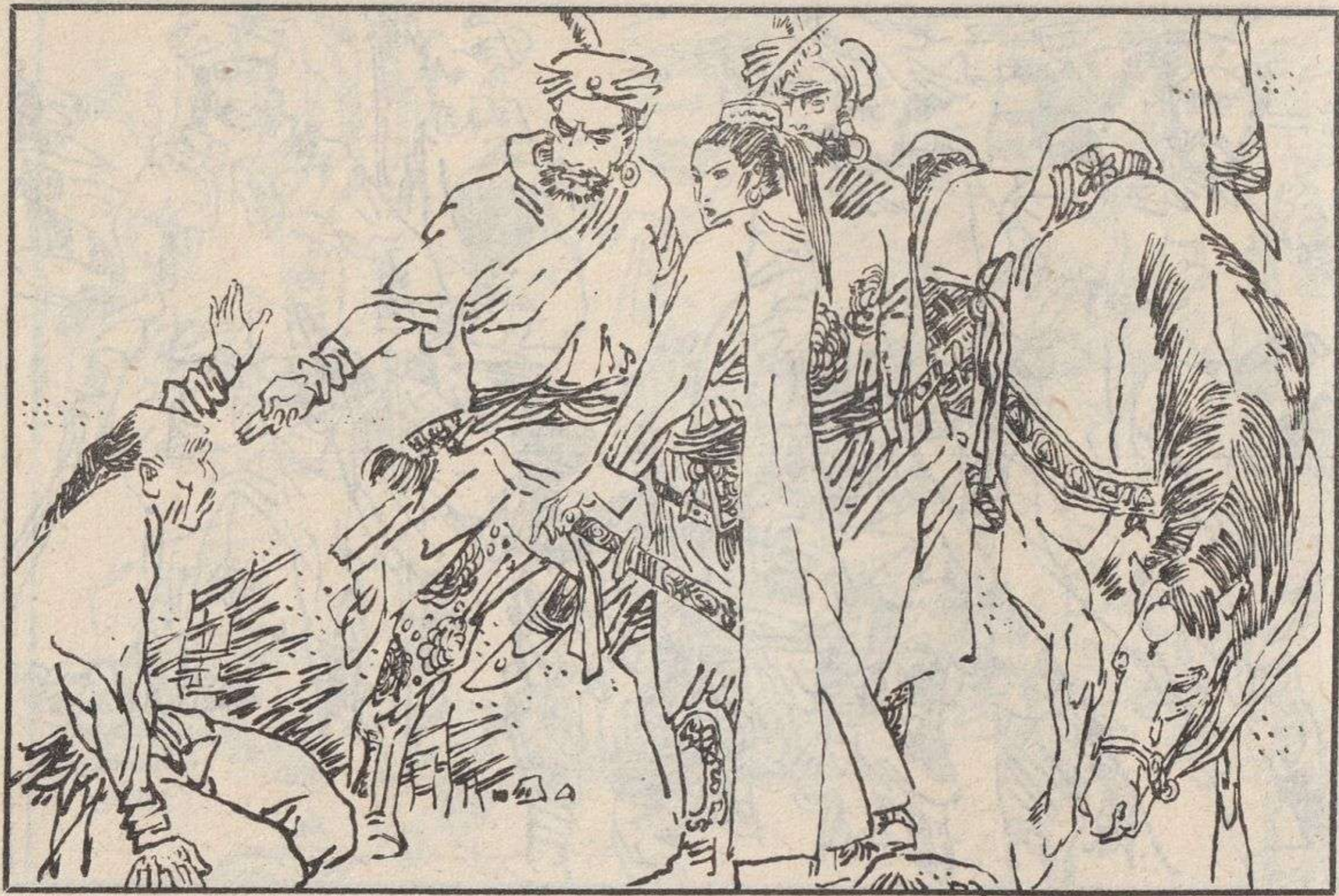
45 李沅芷曾上过当，此时微一沉吟，道：“打开看过没有？经书在不在里面？”木卓伦一听，心中惊疑，忙解开包袱，里面竟是一叠废纸，哪里是他们的圣经？众回人一见，无不气得大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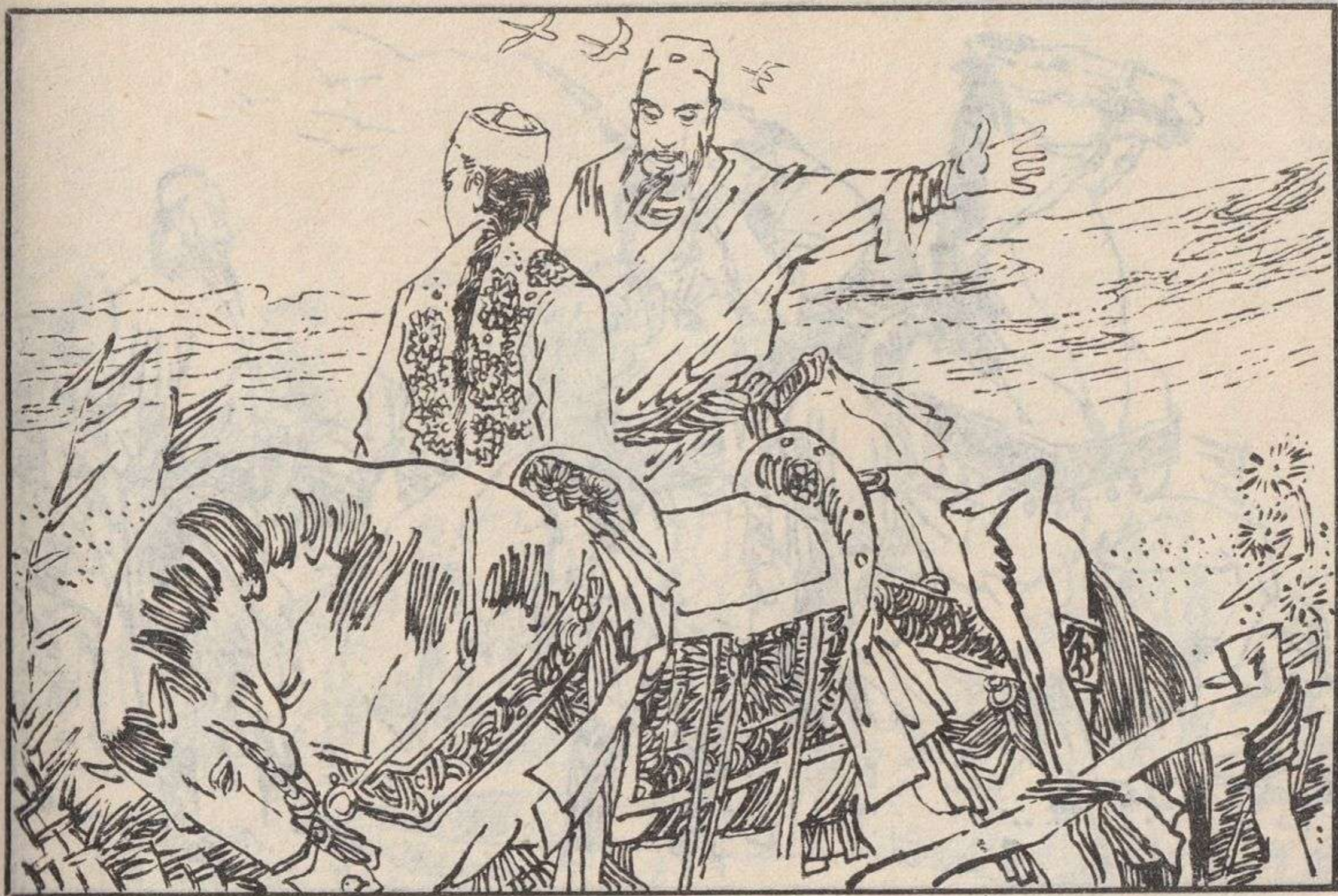
46 霍阿伊将蹲在地上的一个镖师赵子平抓起，顺手一记耳光，喝道：“经书哪里去了？”赵子平哭丧着脸，左手按住被打肿的腮帮子，说道：“他们镖头干的事，小的不知道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指着双手抱头而坐的钱正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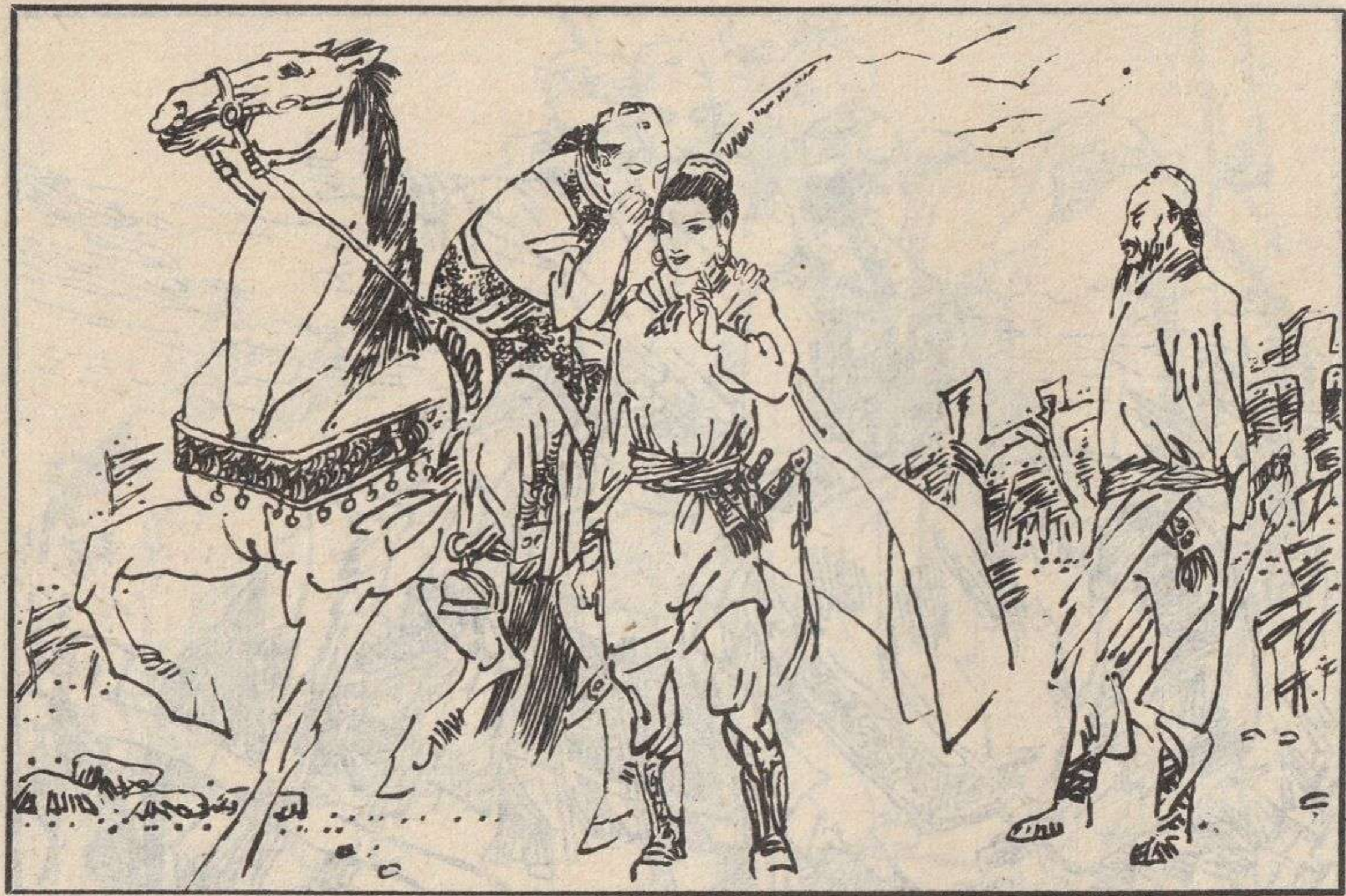
47 钱正伦在混战中受了几处轻伤，戴永明等一死，他就投降了。霍阿伊一把将他拖过，说道：“朋友，你要死还是要活？”钱正伦闭口不答，霍阿伊怒火上升，抬手又要打人。霍青桐轻轻一拉他衣角，那举起的一只手慢慢垂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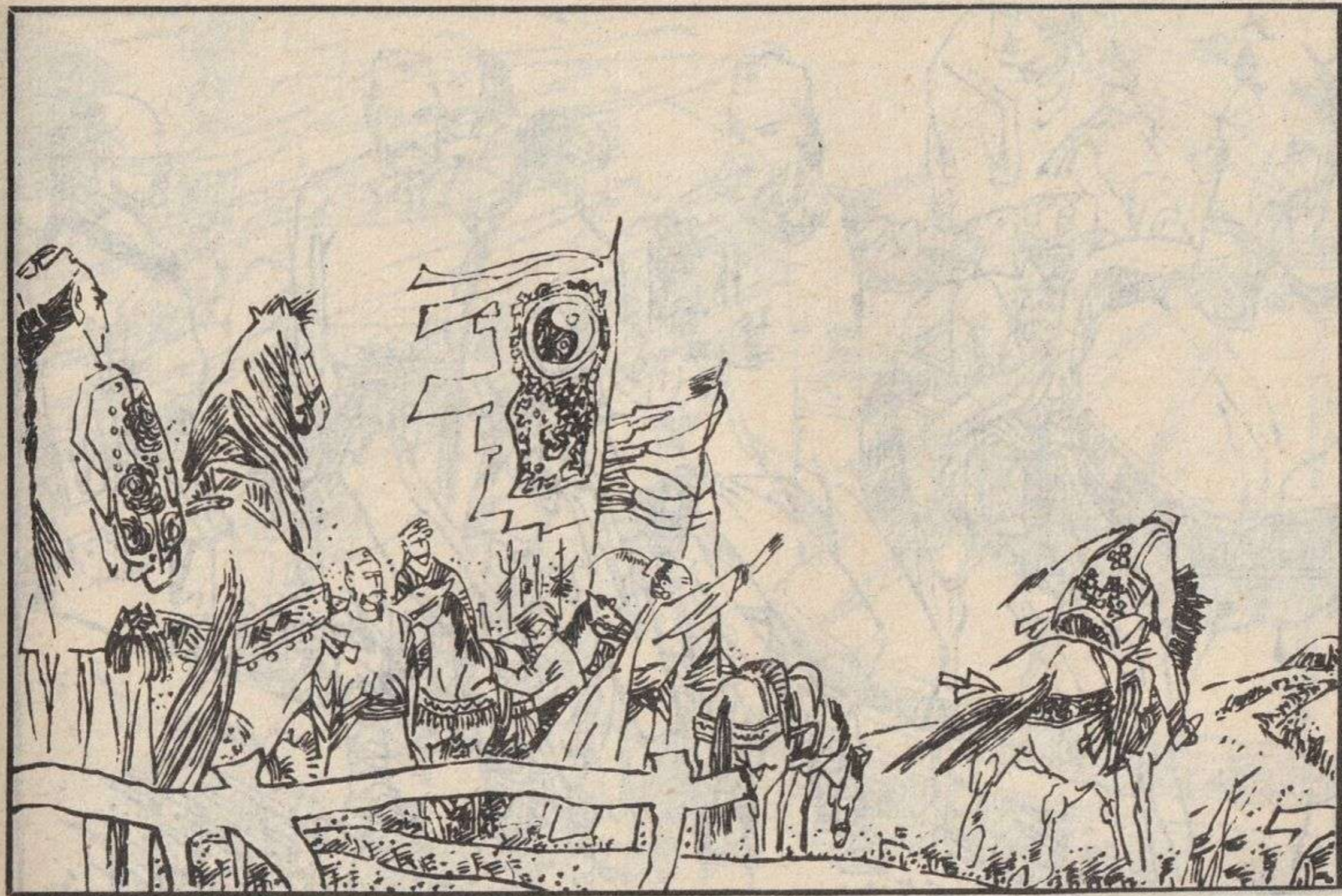
48 原来，霍阿伊生性粗暴，但对两个妹子却甚是信服疼爱。大妹子是霍青桐，不但武功较哥哥好，更兼足智多谋。小妹子喀丝丽年纪幼小，不会武功，这次没有随来。此时，木卓伦又向钱正伦喝问，他说经书已被其他镖师带走。



49 这边李沅芷正向陆菲青询问别来情况。陆菲青道：“这些事将来再说，你快回去，你妈妈又要担心啦。这里的事别向人提起。”李沅芷点点头，又催着师父给她与众人引见。陆菲青想她是提督之女，与这般草莽群豪道路不同，于是又催她快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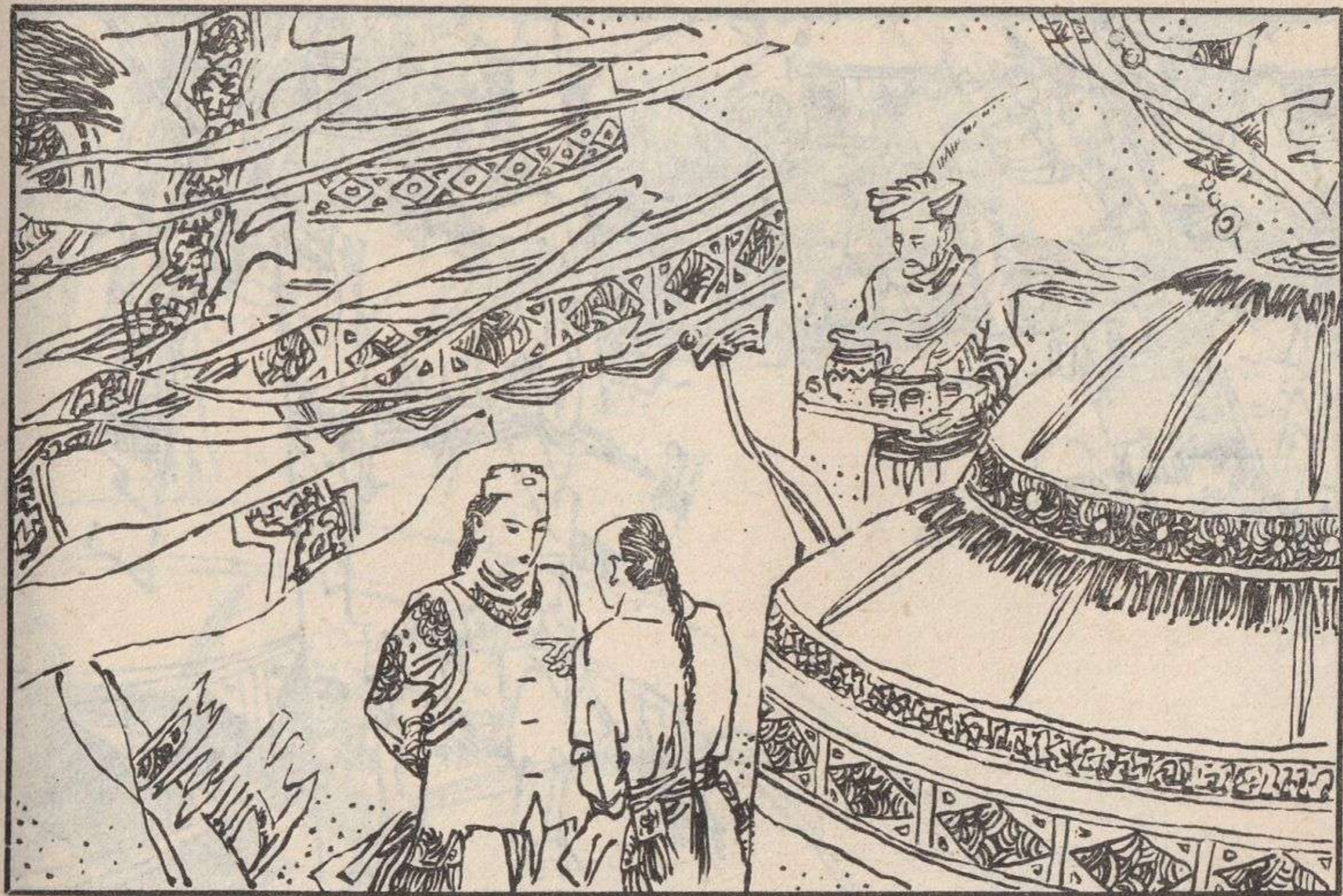
50 李沅芷小嘴一噘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疼自己徒弟，宁可去喜欢什么金笛秀才的师侄。师父，我走啦！”说罢拜了一拜，上马就走，驰到霍青桐身边，俯身搂着她肩膀，在她耳边低语几句。霍青桐哧的一声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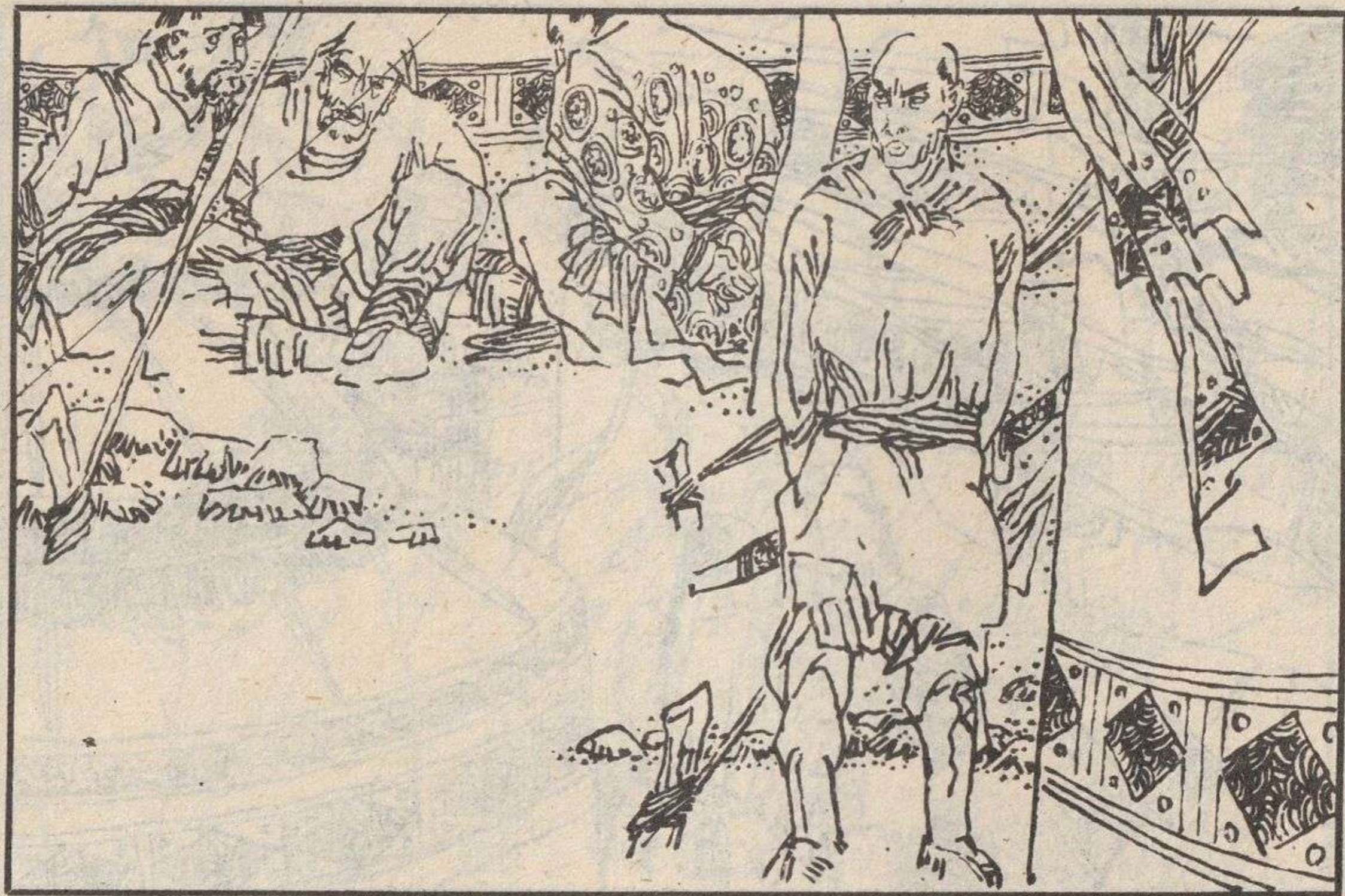
51 李沅芷马上一鞭，向西奔去。这一切陈家洛都看在眼里，见霍青桐和这美貌少年如此亲热，心中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不由得呆呆地出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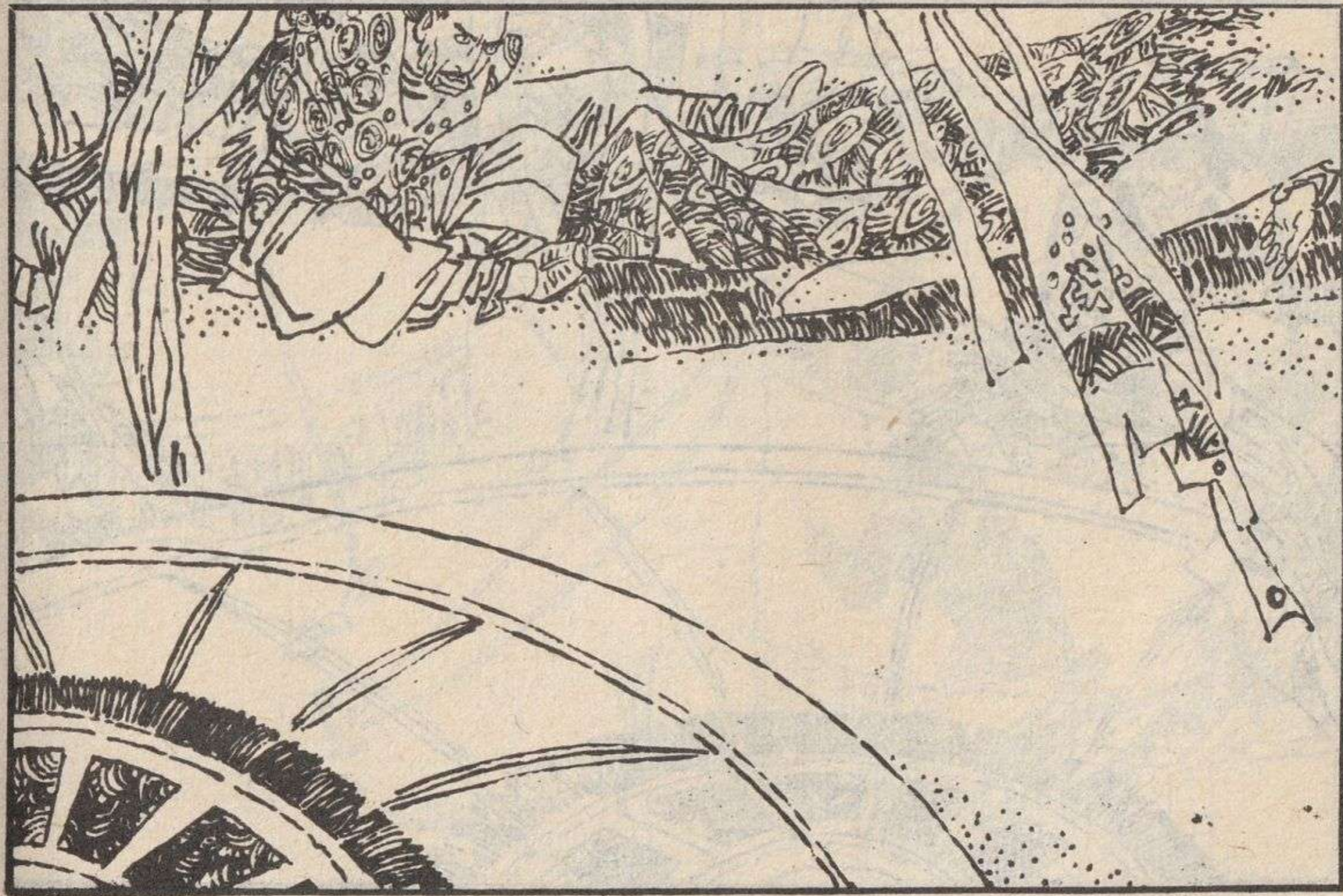
52 徐天宏走近身来，道：“总舵主，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救四哥。”陈家洛一怔，定了定神，道：“正是。”于是他吩咐心砚，去请章十爷来；吩咐卫春华到峡口会齐十二郎，去探鹰爪行踪。然后又叫大家就在这里露宿一宵，等探到消息，明早继续追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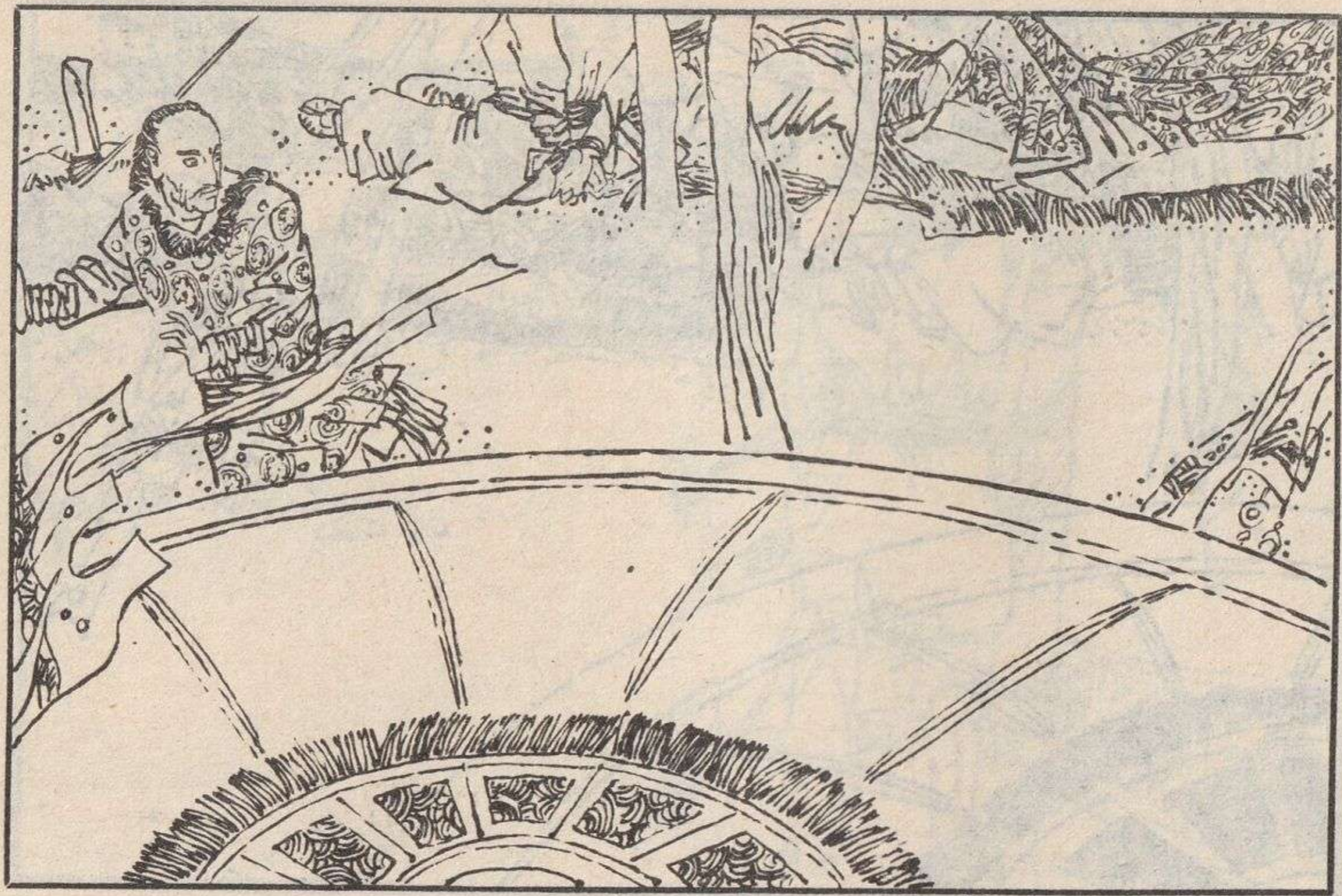
53 众人半日奔驰、半日拚杀，俱都又饥又累。木卓伦指挥回人分出几个帐篷给红花会群雄安歇，又煮了牛羊肉送来。徐天宏对陈家洛道：“总舵主，这姓钱的目光闪烁，神情狡猾，咱们试他一试。”陈家洛道：“好！”两人低声商量停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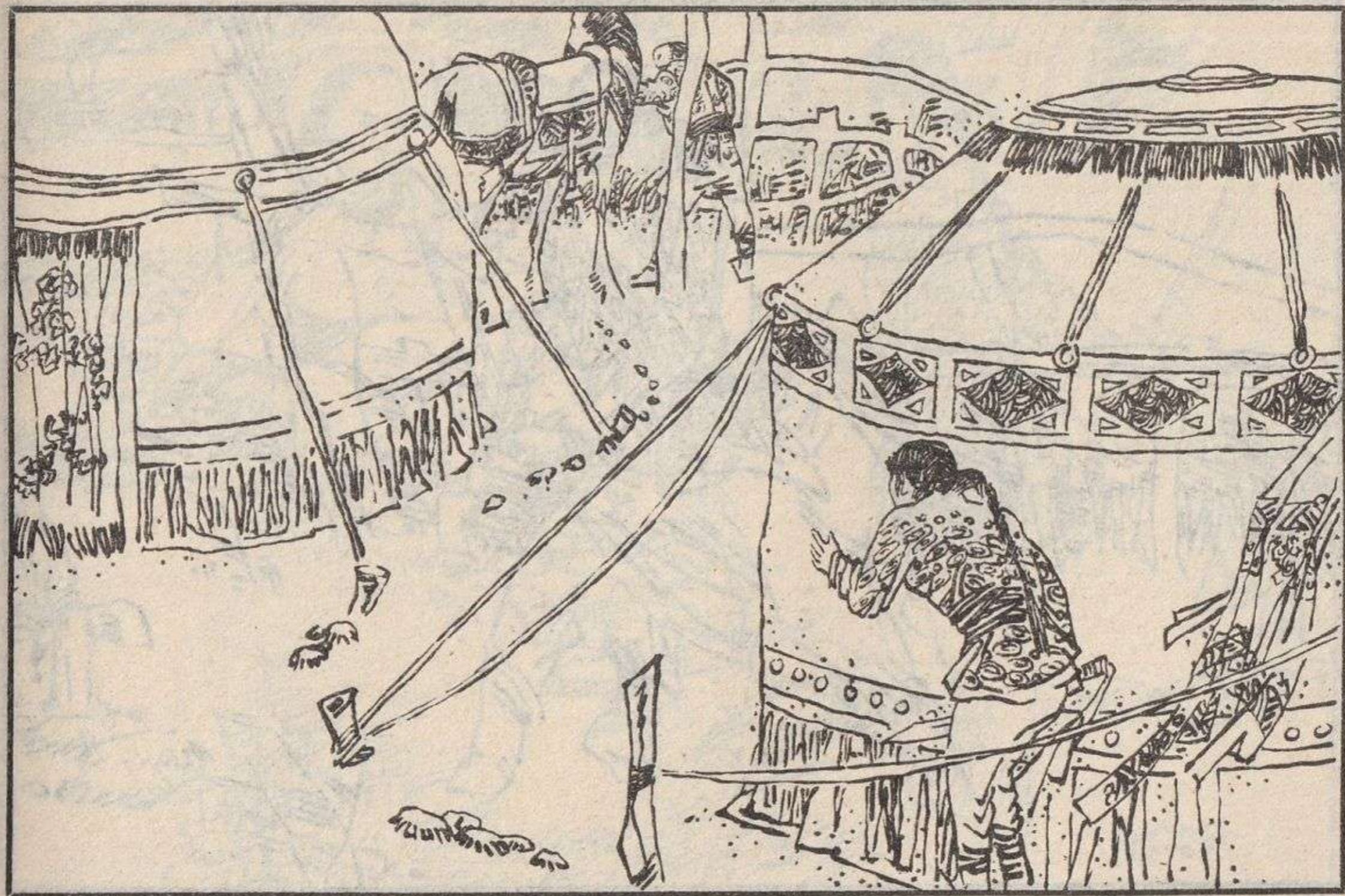
54 到得天黑，卫春华与石双英均未回来报信，众人挂念不已。徐天宏道：“他们多半发现了四哥踪迹，跟下去了。”群雄点头称是，谈了一会，便在帐篷中睡了。镖行众人 and 官差都被绳索缚了手脚，放在帐外，上半夜由蒋四根看守。



55 下半夜由徐天宏看守。他四周走了一圈，坐了下来，用毯子裹住身子。钱正伦正睡在他身旁，被他坐下来时在腿上重重踏了一脚，一痛醒了，正要再睡，忽听徐天宏发出微微鼾声。



56 钱正伦心中大喜，双手一挣，腕上绳索竟未缚紧，挣扎几下就挣脱了。待徐天宏鼾声更重，睡得极熟，便轻轻解开脚下绳索，慢慢起身，蹑足潜踪向外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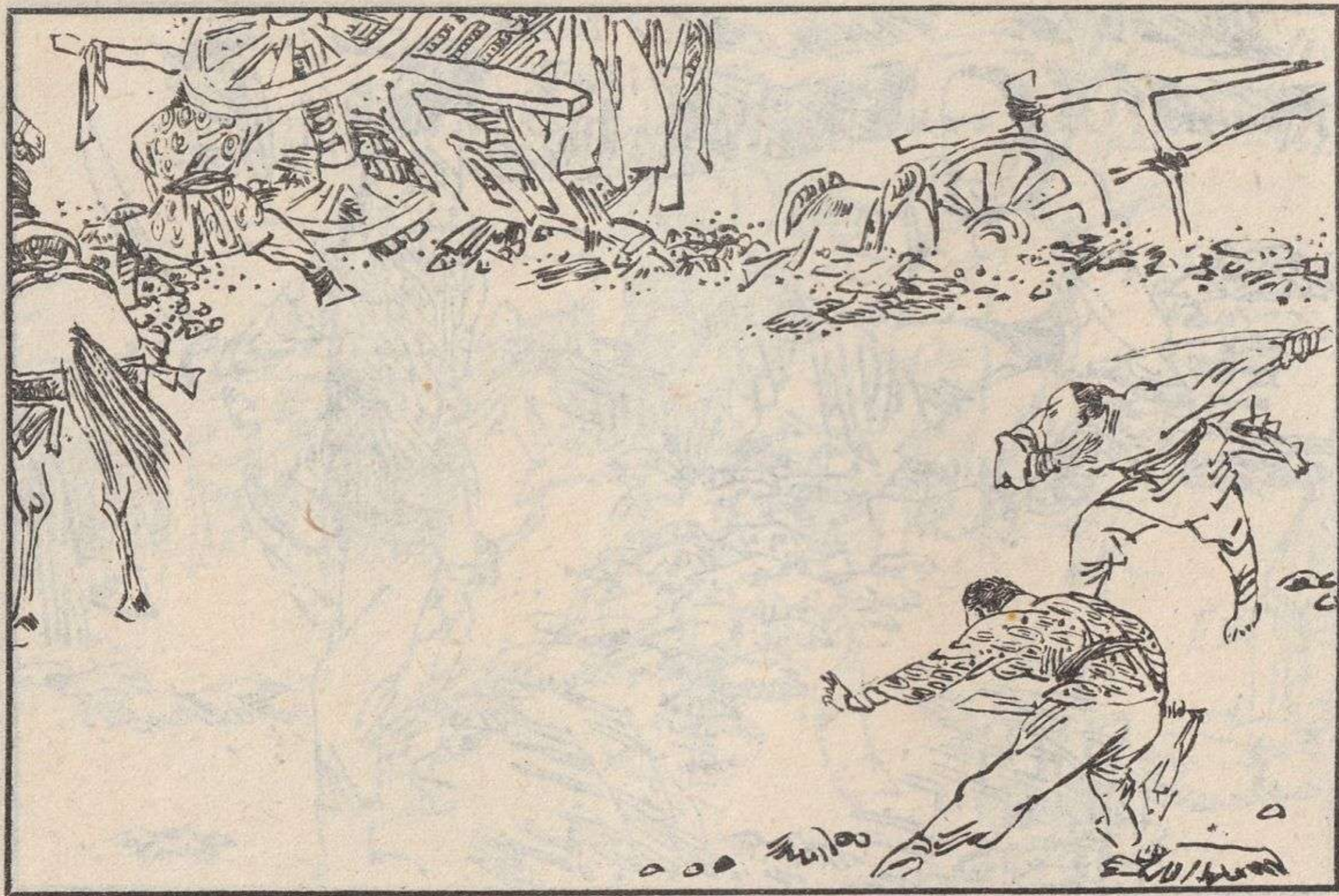
57 他走到帐篷后面，解下缚在木桩上的一匹马，一步一停，走到路旁，凝神一听，四下全无声息，心中暗喜，越走离帐篷越远，脚步渐快。西边帐篷中忽然蹿出一个人影，却是周绮。她一觉醒来，忽听帐外有声，忙提起单刀，追出帐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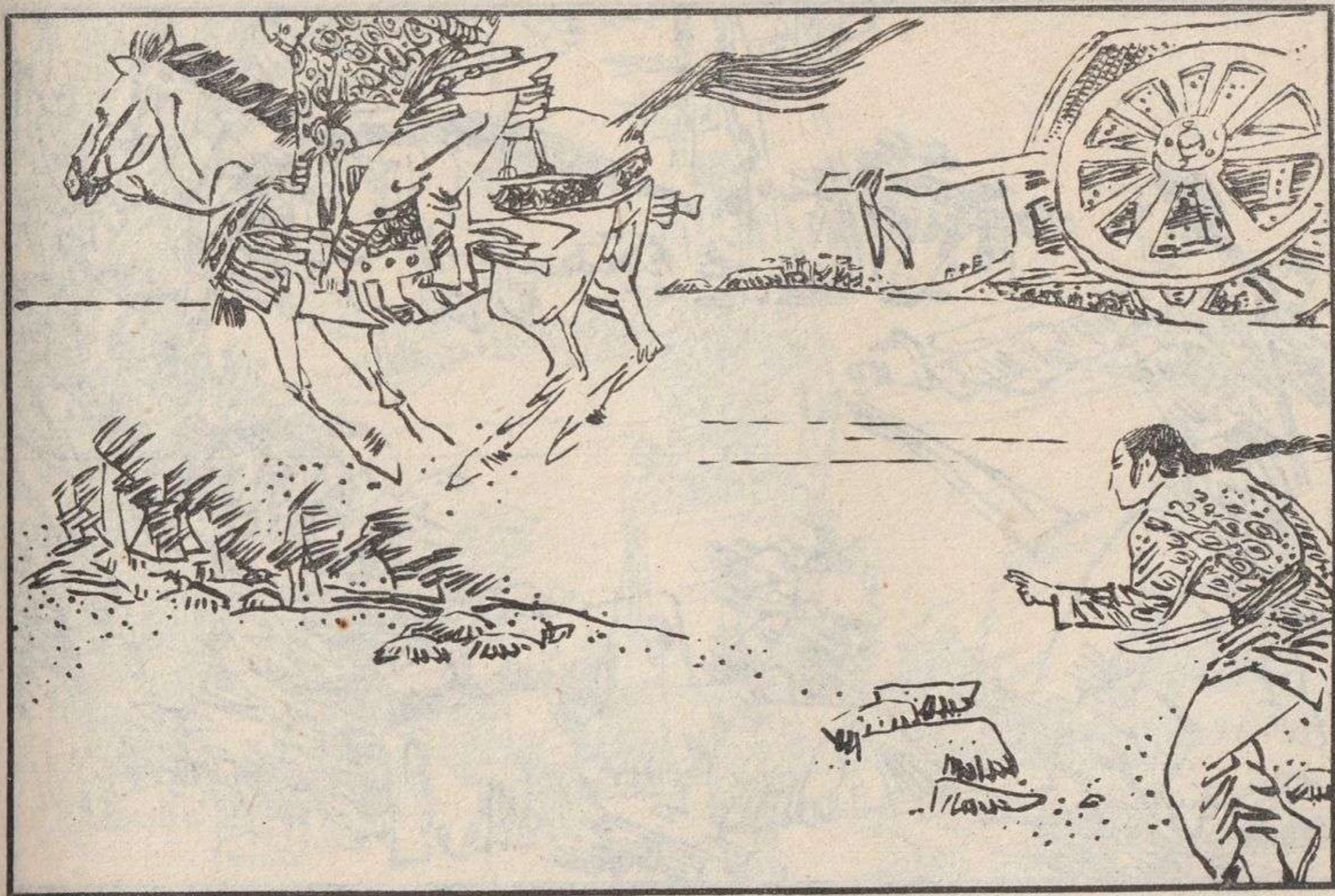
58 周绮见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大路，追了几步，张口想叫，忽然背后一人悄悄地扑了上来，按住她嘴。周绮一惊，反手一刀，那人手脚敏捷，伸手抓住她的手腕，将刀荡了开去，低声道：“别嚷，周姑娘，是我。”



59 周绮一听是徐天宏，刀是不砍了，左手一拳打出，结结实实，正中他右胸。徐天宏半真半假地哼了一声，向后便倒。周绮吓了一跳，低声说道：“谁叫你按住我嘴，有人要逃，你瞧见吗？”徐天宏低声道：“别作声，咱们钉住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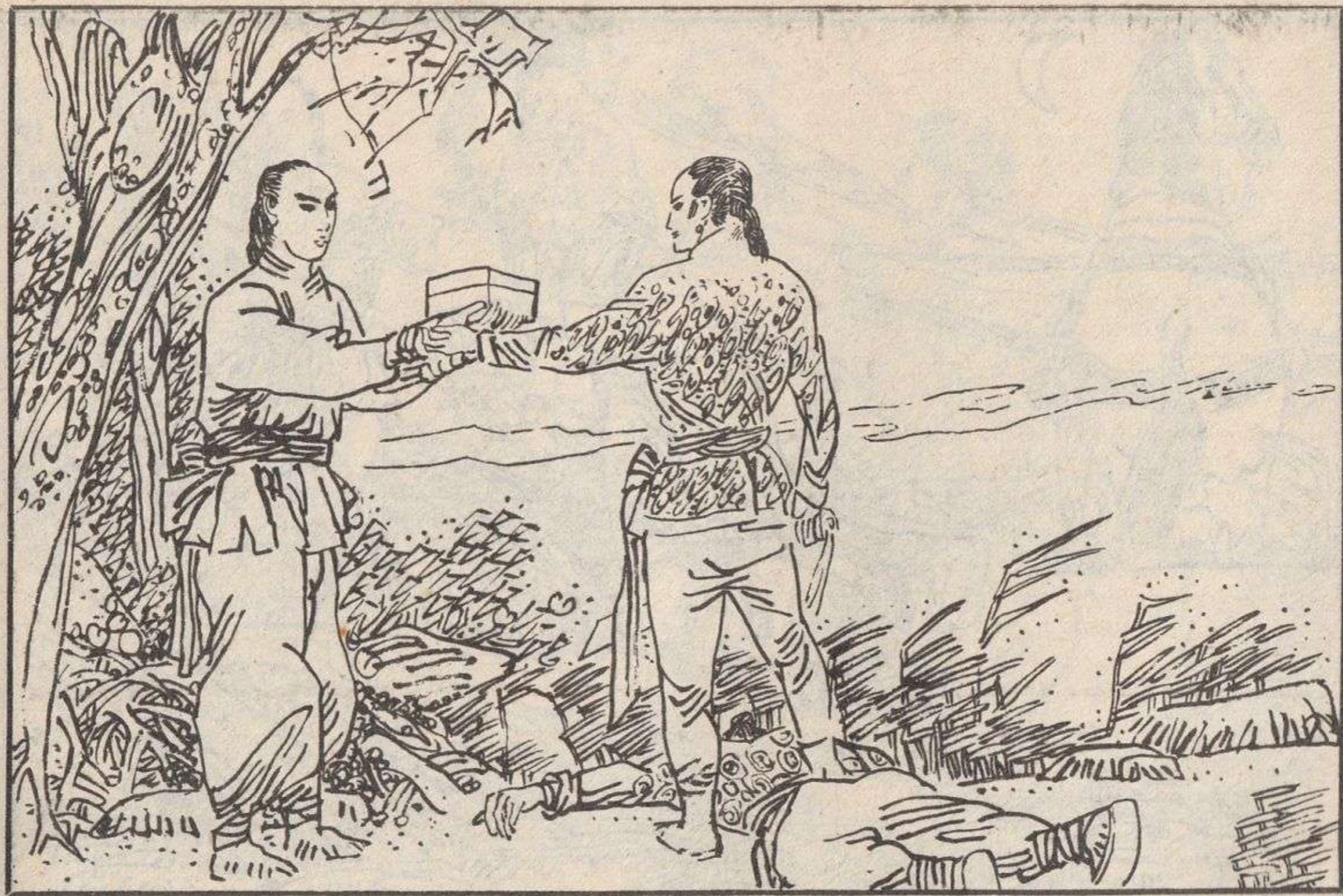
60 两人伏在地上，慢慢爬过去，见钱正伦来到那辆吴国栋坐过的大车之旁，掀起大车的垫子，格格两声，似是撬开了一块木板，拿出一只盒子，塞在怀里。



61 钱正伦正要上马，徐天宏在周绮背后急推一把，叫道：“拦住他！”周绮纵身直蹿出去。钱正伦听得人声，左足刚踏上马蹬，右足即在马臀上猛踢一脚。那马受痛，奔出数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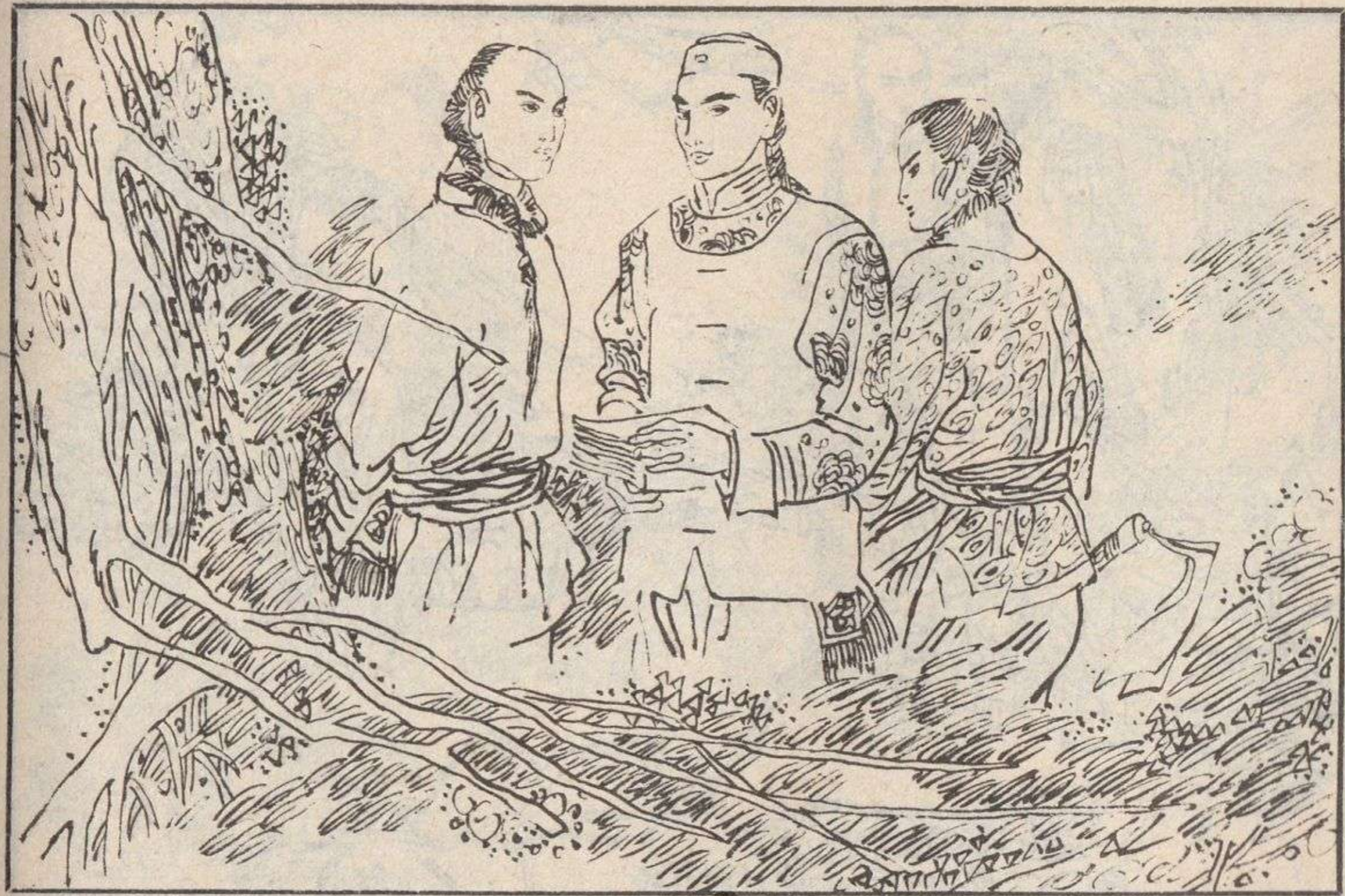
62 周绮提气急追，钱正伦翻身上马，右手一扬：“照镖！”周绮急忙停步，闪身避镖，哪知道这是吓人的虚招，他身边兵刃暗器在受缚时早给搜去了。周绮这一呆，那马向前一蹿，相距更远。见周绮已追赶不上，钱正伦哈哈大笑。



63 笑声未毕，钱正伦忽然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。周绮又惊又喜，奔上前去，伸脚踏住他的脊背，刀尖对准他后心。徐天宏赶上前来，叫周绮从他怀里将木盒掏出来，打开一看，盒里厚厚一叠羊皮，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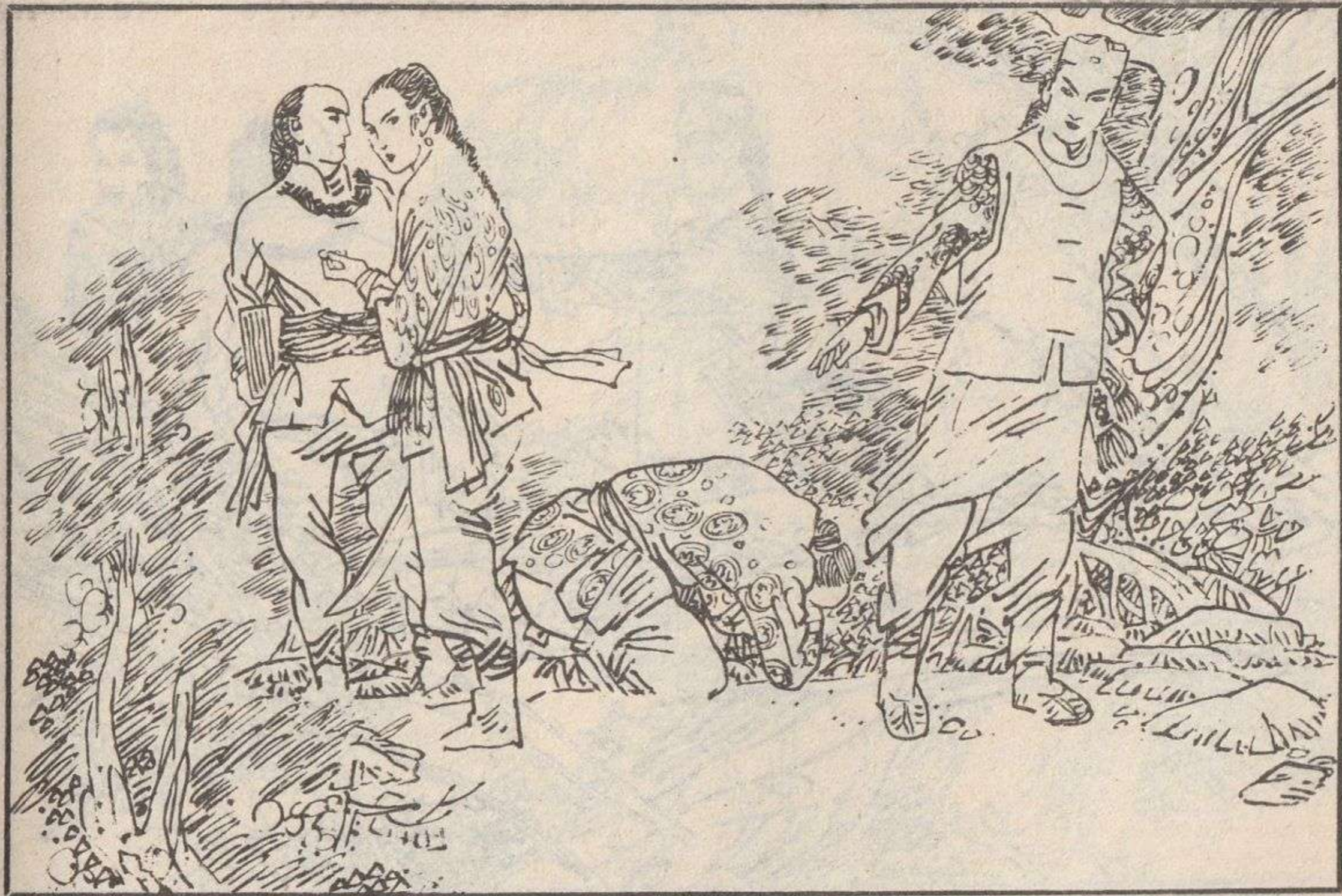
64 月光下翻开看去，都是古怪的文字，周绮一个也不认识，随手向徐天宏一丢。徐天宏接来一看，喜道：“周姑娘，你这功劳不小啊！这多半是他们回人的经书，咱们快找总舵主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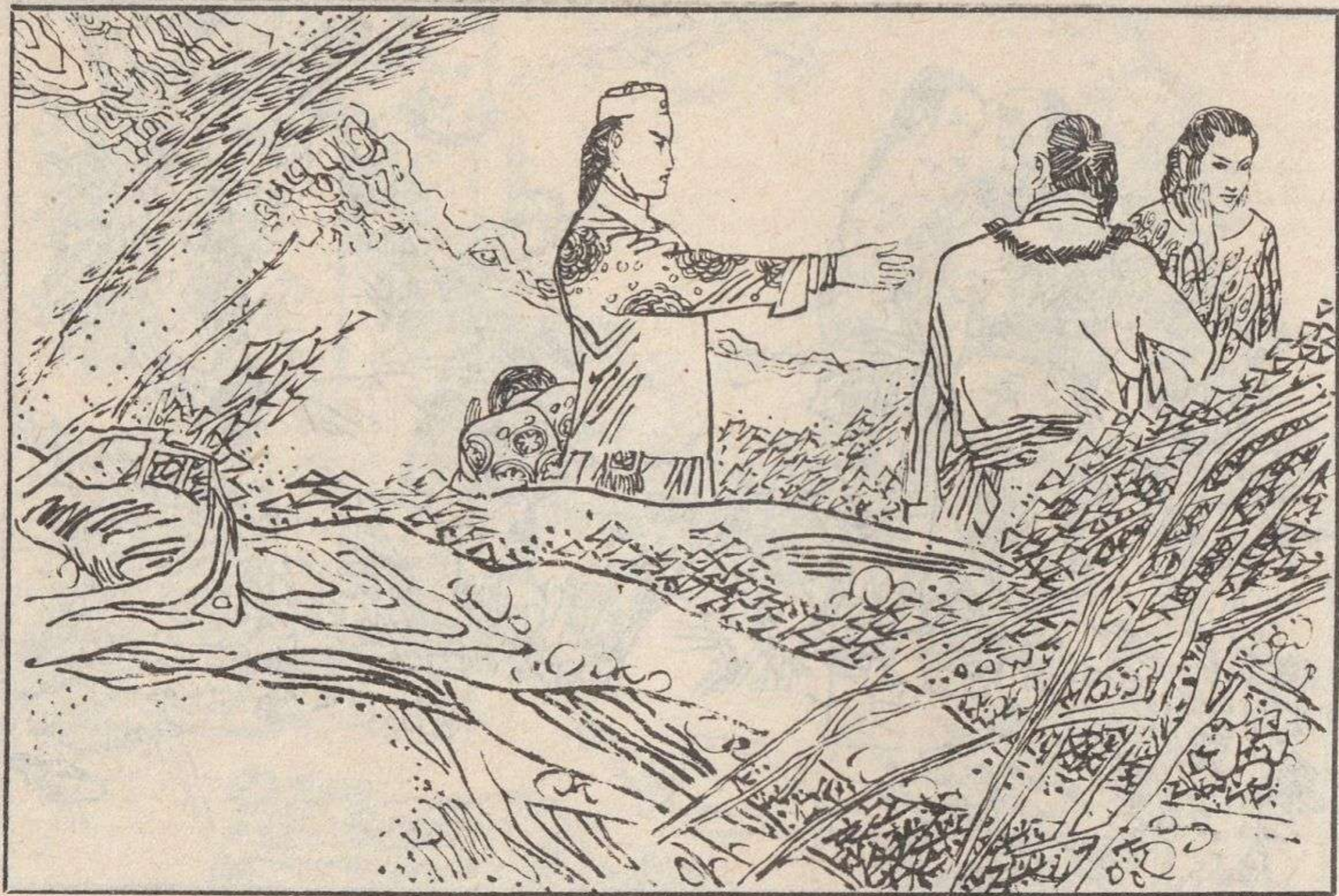
65 只见陈家洛已迎了上来，周绮奇道：“咦！陈大哥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你瞧这是什么东西。”陈家洛接来一看，说道：“这九成便是那部经书。幸亏你拦住了这家伙，咱们几十个男人都不及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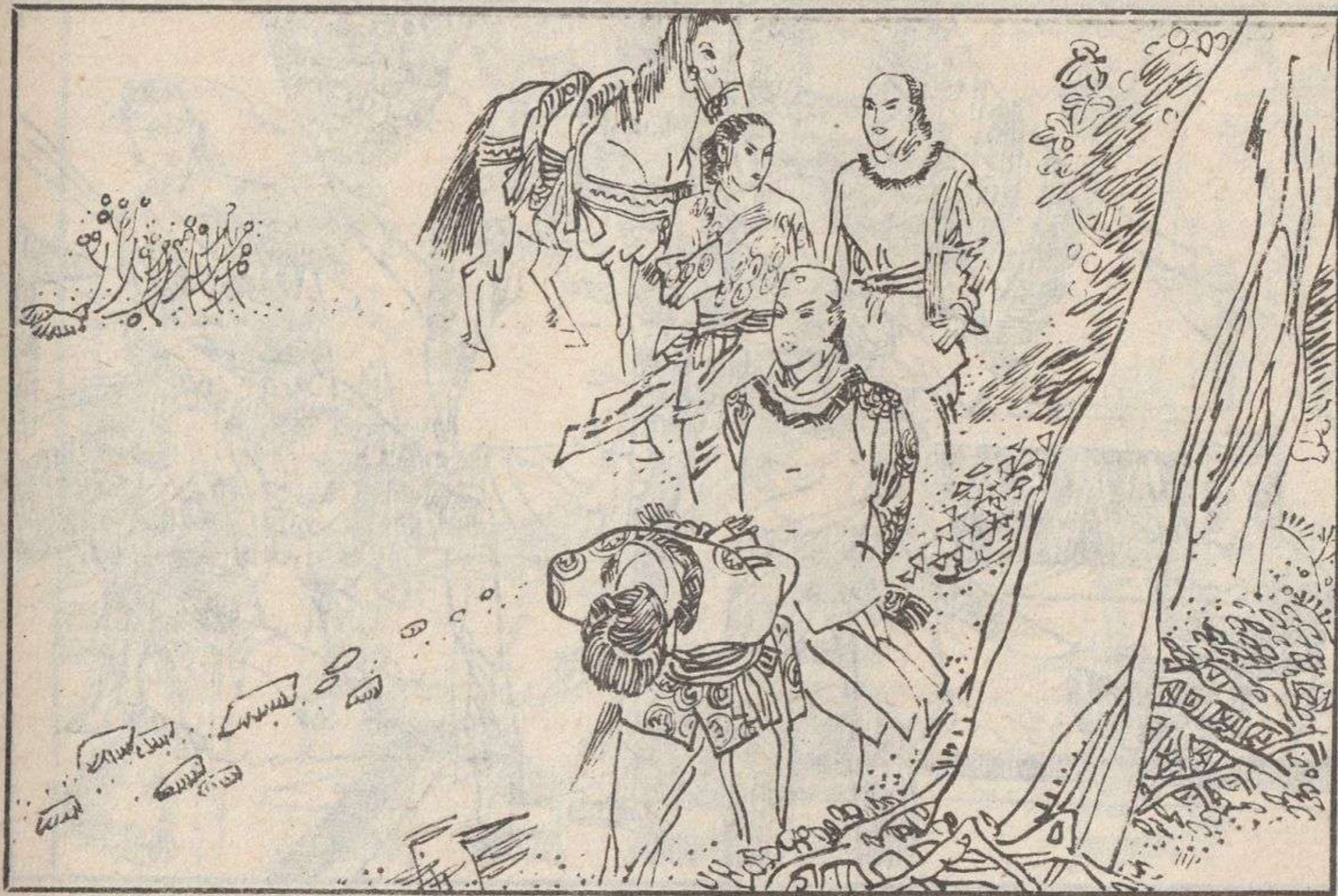
66 周绮听他两人都称赞自己，十分高兴，想谦虚几句，可是不知说什么好，转声对钱正伦道：“站起来，回去。”松开了脚，将刀收起，钱正伦却并不起身。周绮踢了他一脚，骂道：“装什么死？”钱正伦仍是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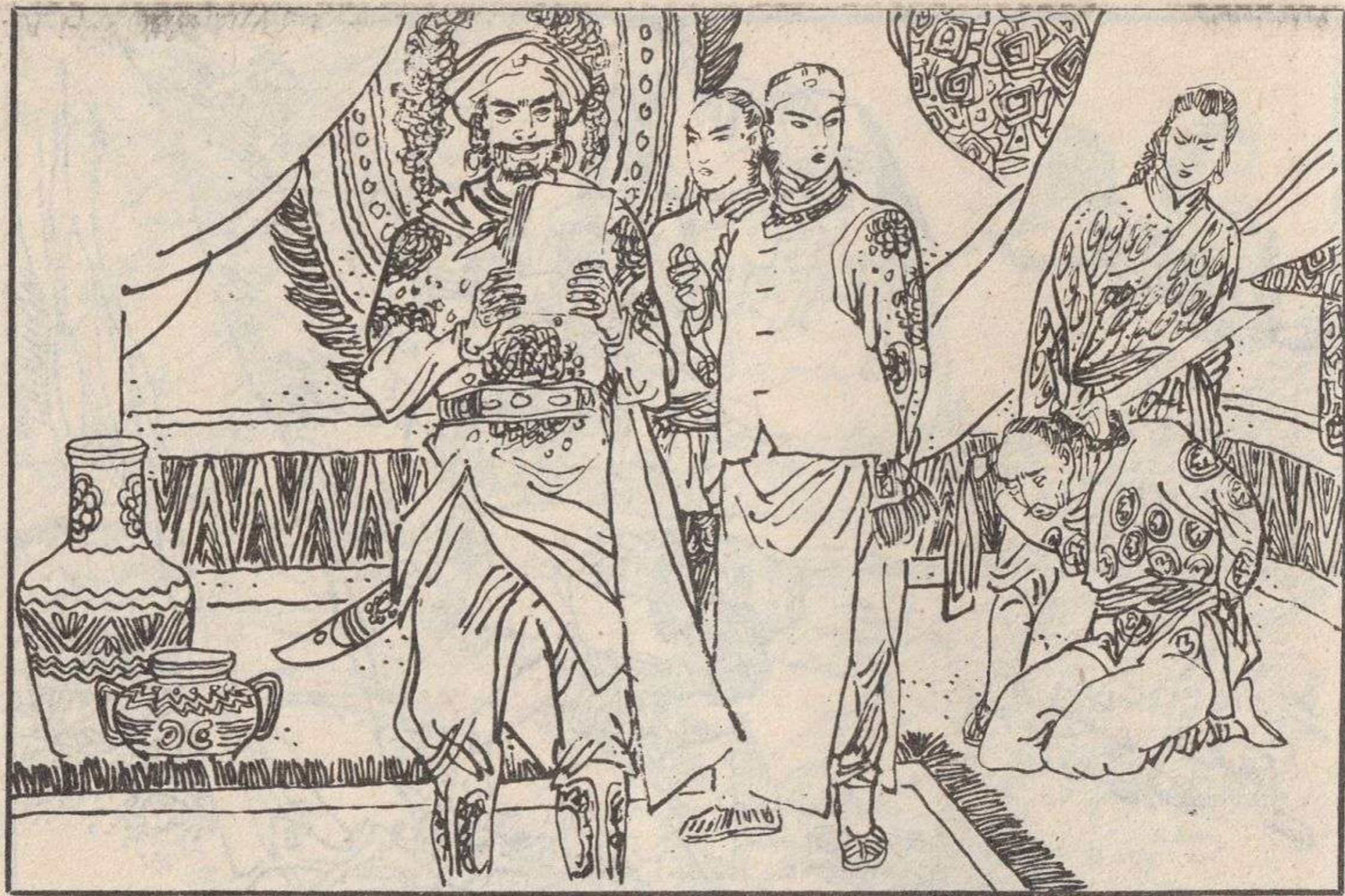
67 陈家洛在他肋下一捏一按，喝道：“站起来！”钱正伦哼了两声，慢慢爬起。周绮一愣，恍然大悟，四下一看，拾起一颗白色棋子，交给陈家洛道：“你的围棋子！你们串通了来哄我，哼，我早知你们不是好人。”



68 陈家洛微笑道：“怎么是串通了哄你？是你自己听见声音才追出来的。要不是你这么一拦，他心不慌，自然躲开了我的棋子。他骑了马，咱们怎追得上？”周绮听他说得理由充足，又高兴起来：“那么咱们三人都有功劳。”徐天宏道：“你功劳最大。”



69 回来路上，周绮低声道：“你别告诉爹爹，说我打你一拳。”徐天宏笑道：“说了也不要紧啊！”周绮怒道：“你若说了我永远不理你。”徐天宏笑而不答。原来此计先已告知群雄，否则以无尘、赵半山等人之能，岂有闻蹄声而不惊觉之理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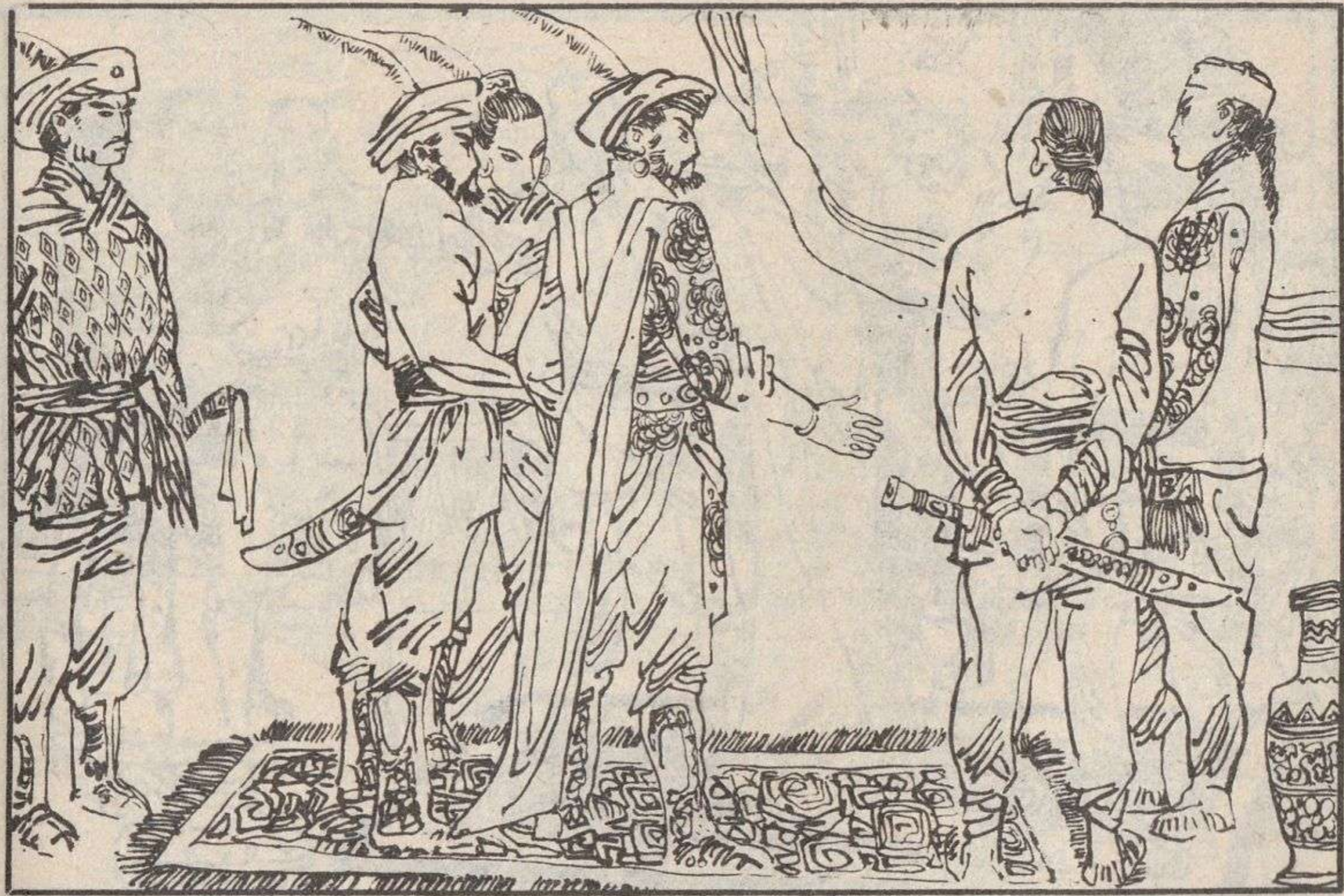
70 三人押着钱正伦，拿了经书，来到木卓伦帐前。陈家洛说了经过，交了经书，木卓伦喜出望外，双手接过，果是回族奉为圣物的那部手抄可兰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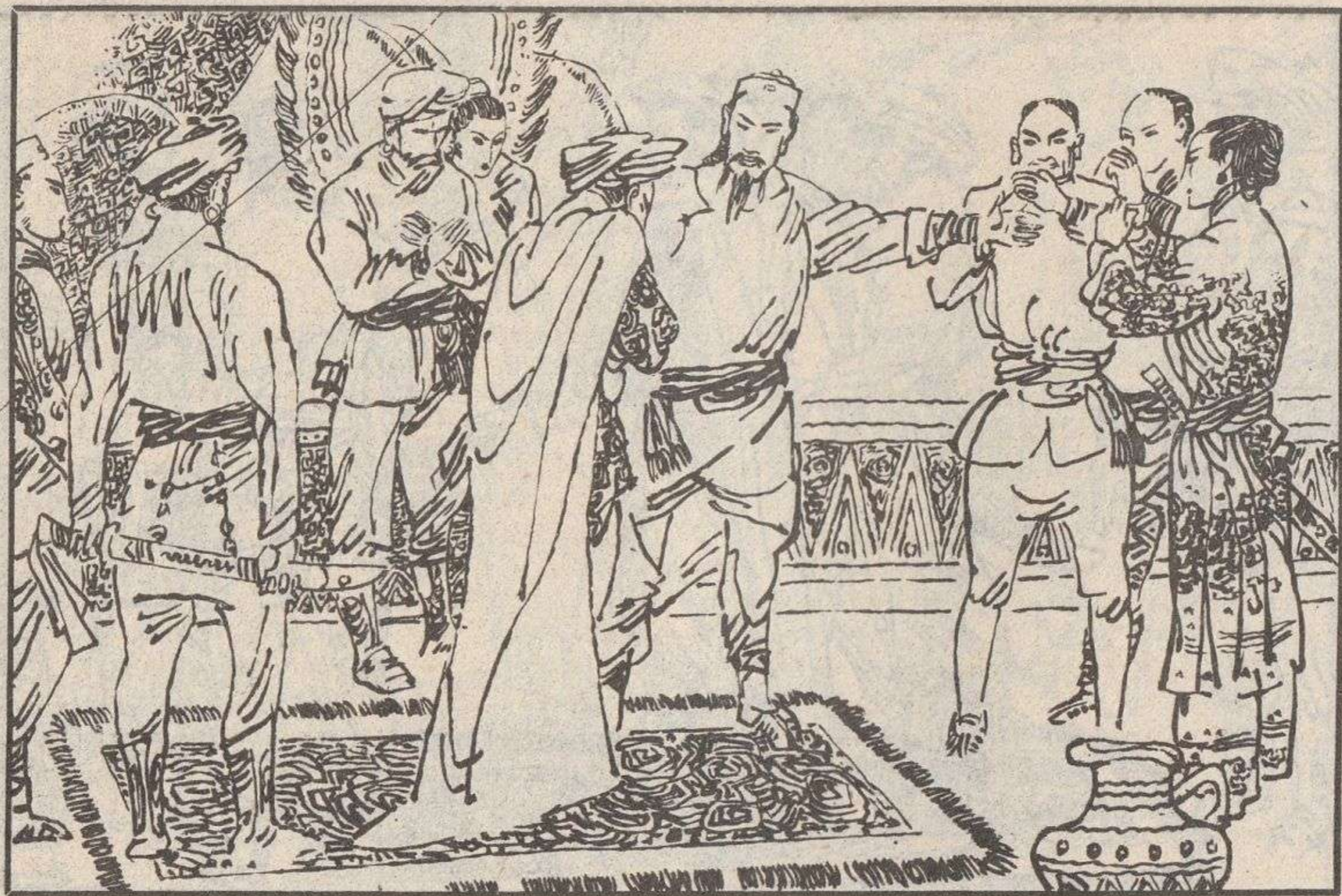
71 帐中回人报出喜讯，不一会霍阿伊、霍青桐和众回人全都拥进帐来，纷纷对徐陈周三人右手抚胸，俯首致敬。木卓伦打开经书，高声诵读，众回人虔诚祈祷，感谢真主安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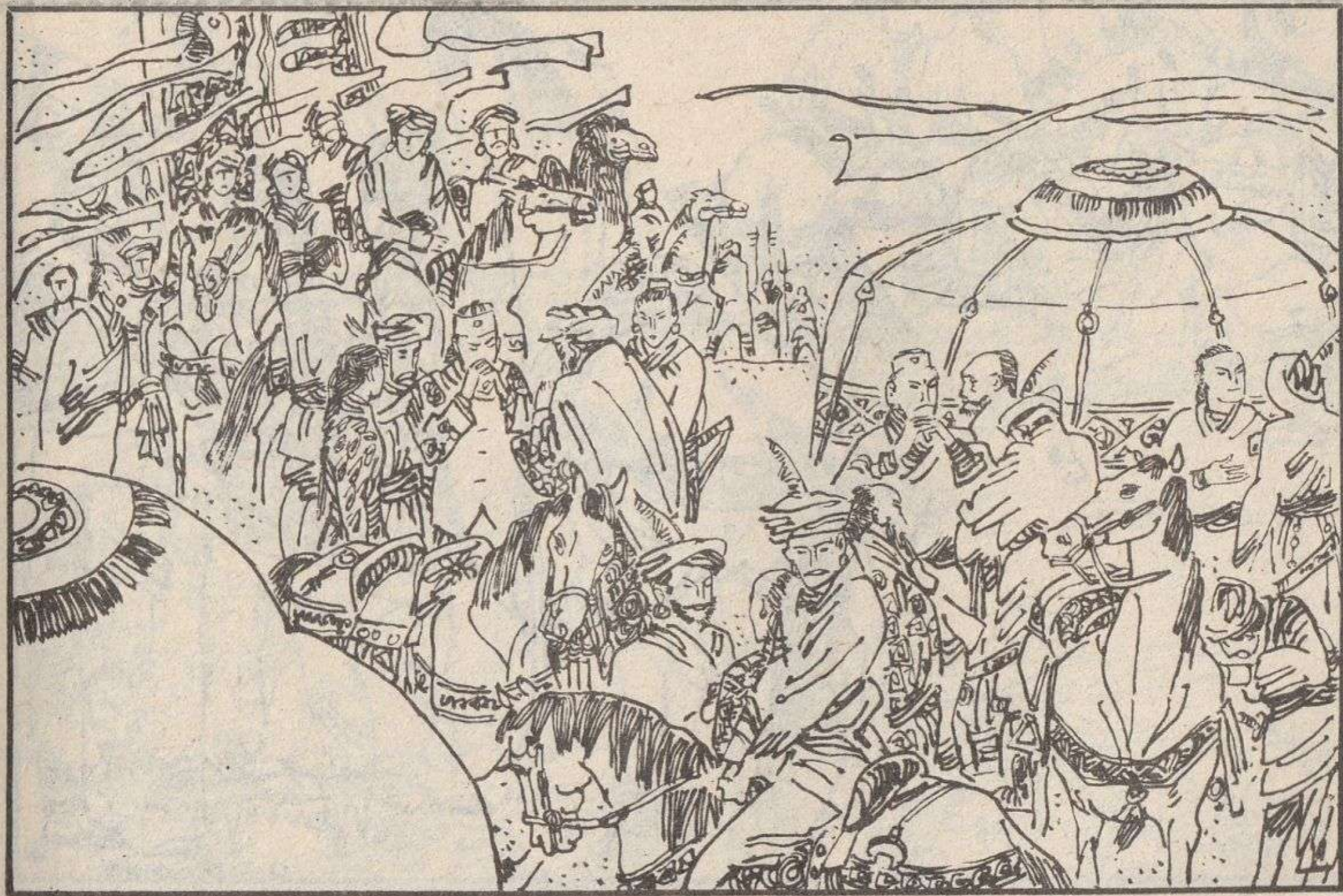
72 祷告已毕，木卓伦对陈家洛道：“你将敝族圣物从奸人手中夺回，我们也不敢言谢。以后陈总舵主但有所使，只要捎一言来，虽是千山万水，亦必赶到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明日兄弟奉圣经回去，小儿小女就请陈总舵主指挥教导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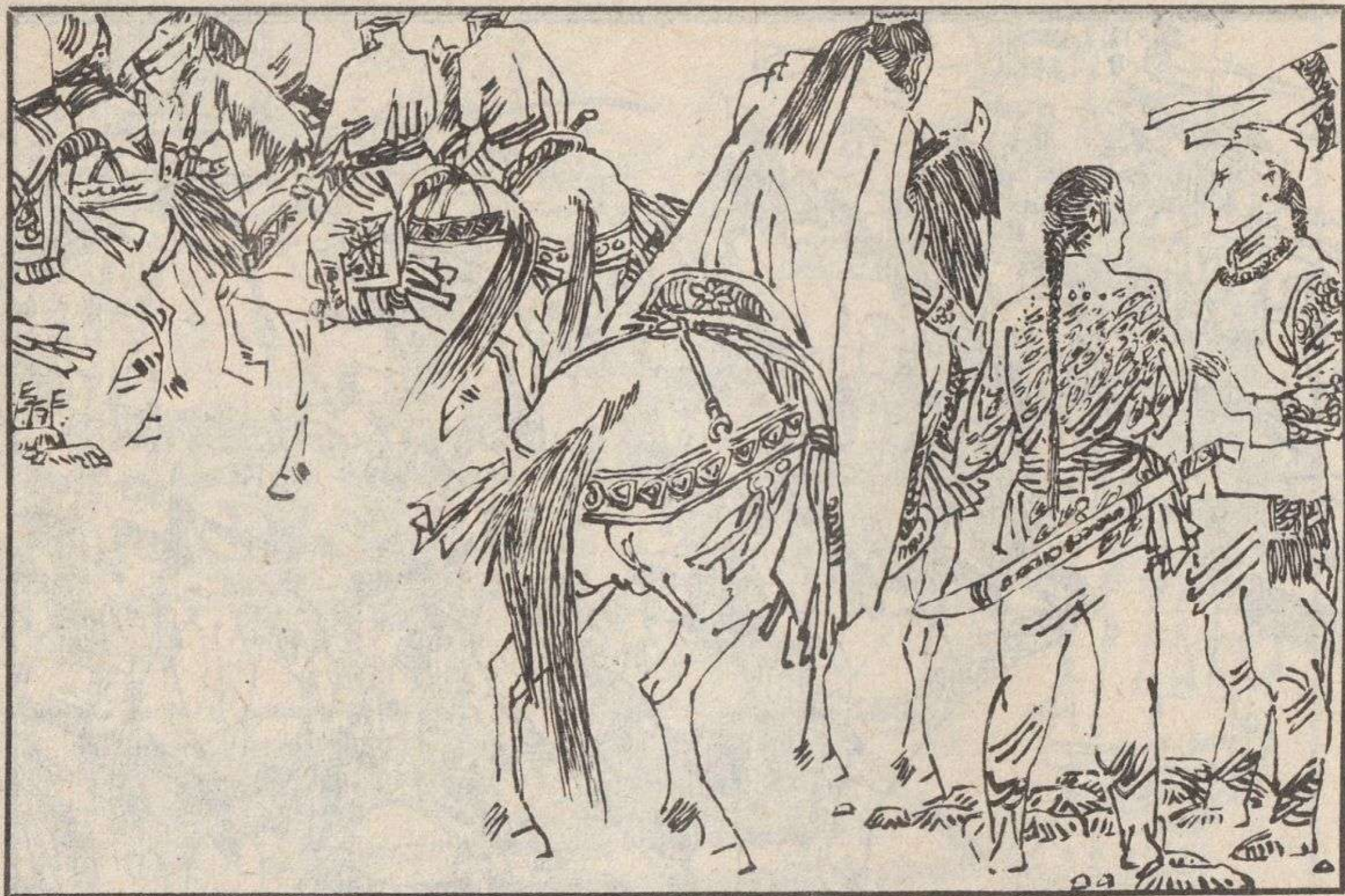
73 陈家洛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圣经物归原主，乃贵族真神庇护、老英雄洪福，不过被周姑娘和我们侥幸遇上，岂敢居功享德？惊动令郎令爱大驾，实不敢当，还是请老英雄携同回乡。”陈家洛此言一出，木卓伦父子三人俱感意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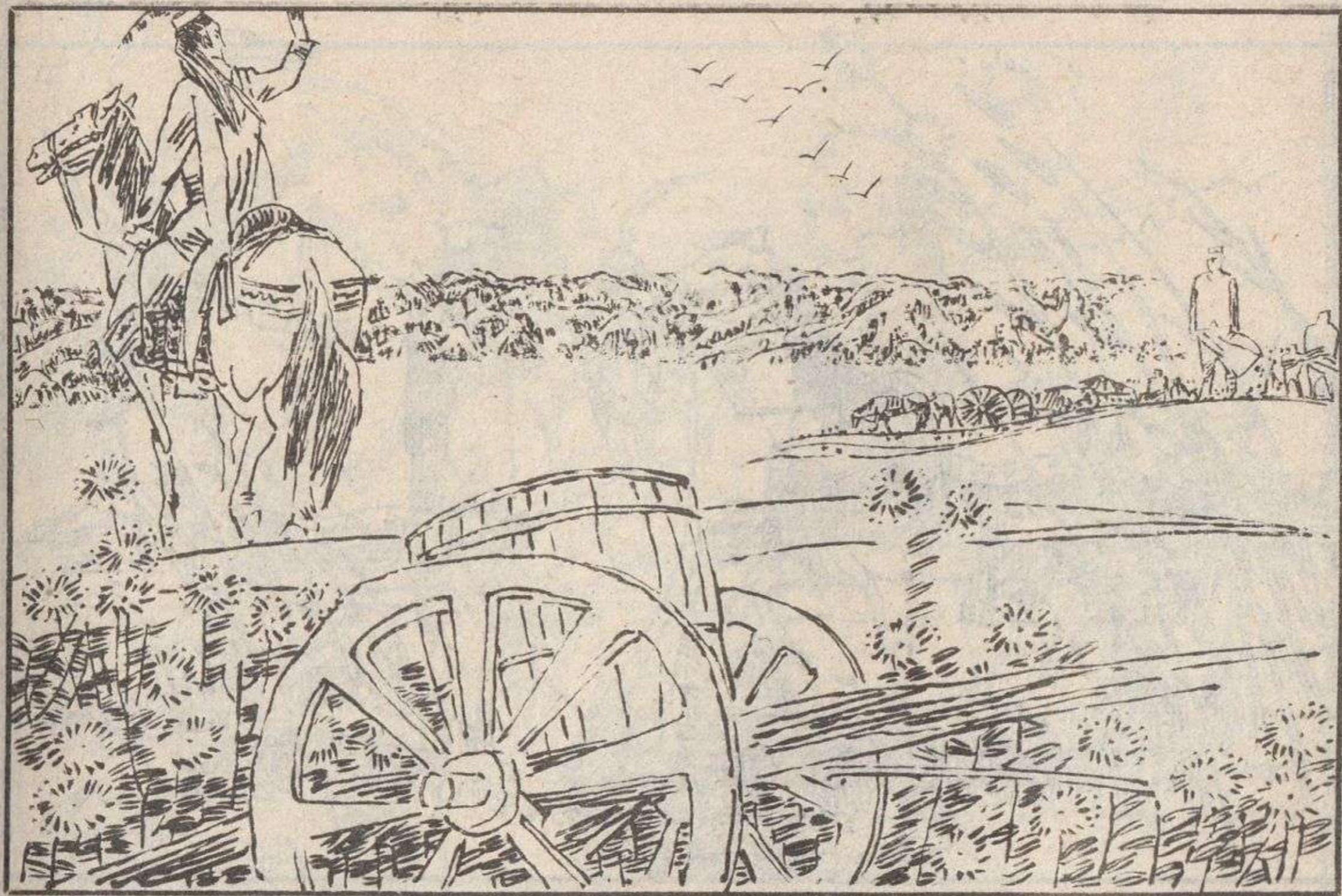
74 木卓伦又说了几遍，陈家洛只是辞谢。霍青桐叫了声“爹爹”，微微摇头，示意不必再说了。这时红花会群雄也都进帐，向木卓伦道喜。帐篷内洋溢着亲密、欢乐的气氛。



75 次日清晨，木卓伦率领众回人与群雄道别。双方相聚虽只半日，但敌忾同仇，肝胆相照，感情至深，别时互相殷殷致意，真有些难舍难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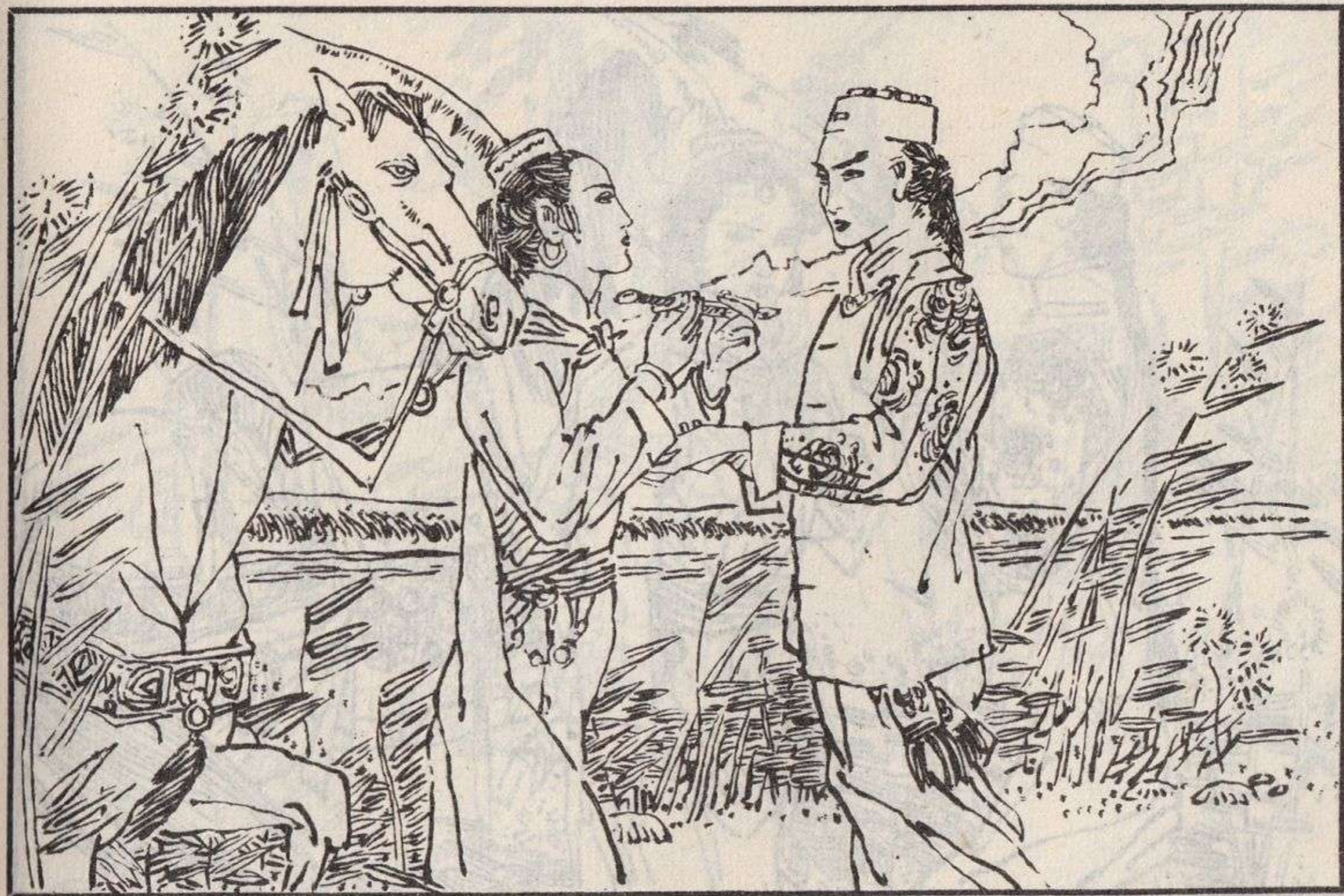
76 周绮牵着霍青桐的手对陈家洛道：“这位姊姊人又好，武功又强，要帮咱们救文四爷，你干什么不答应啊？”陈家洛一时语塞。霍青桐道：“陈公子不肯让我冒险，那是他的美意。我离家已久，真想念妈妈和妹子，很想早点回去。周妹妹，咱们再见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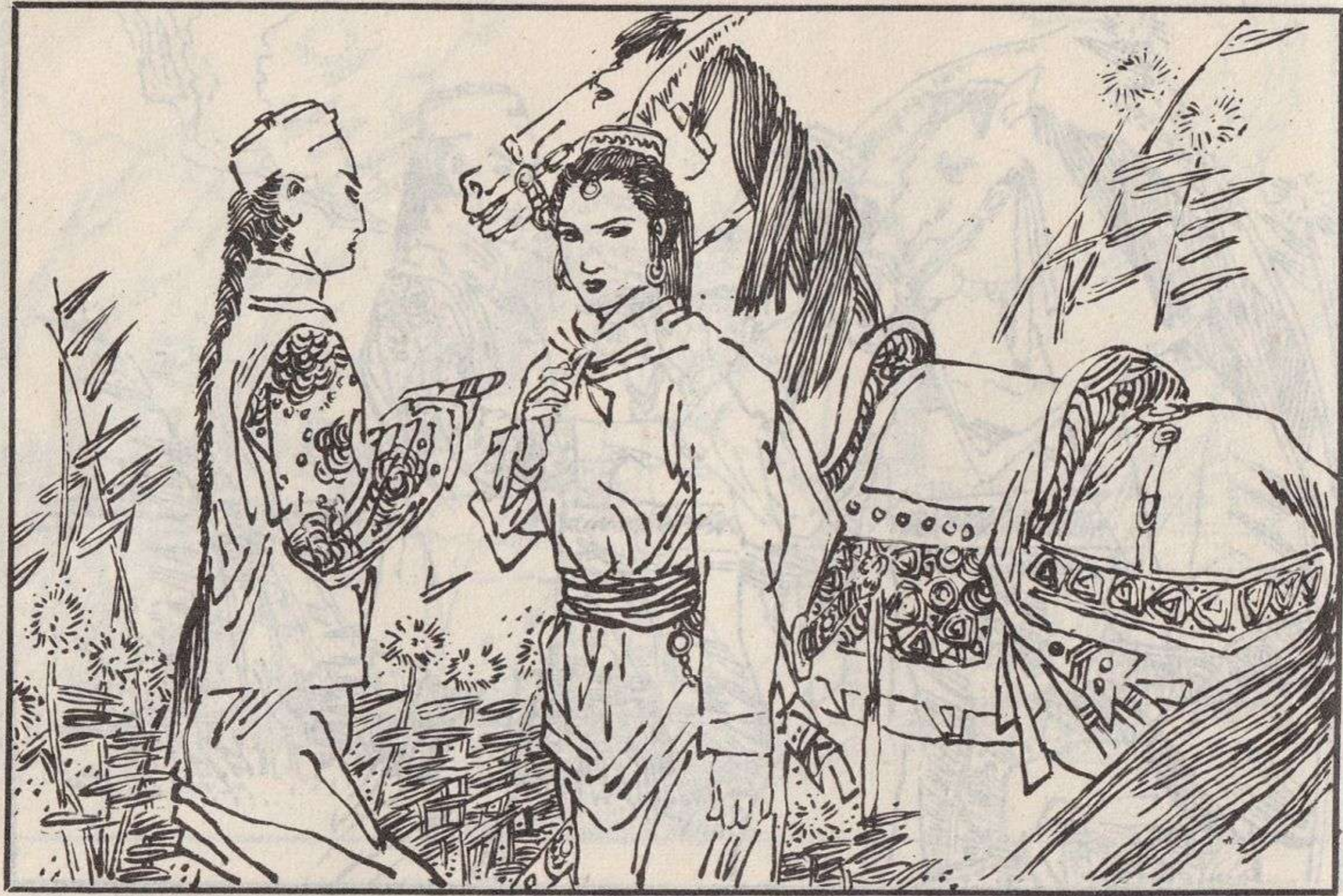
77 霍青桐说罢一举手，拨转马头就走。陈家洛望着她的背影，一声不响。霍青桐奔了一段路，忽然勒马回身，见陈家洛正自呆呆相望，一咬嘴唇，向他招了招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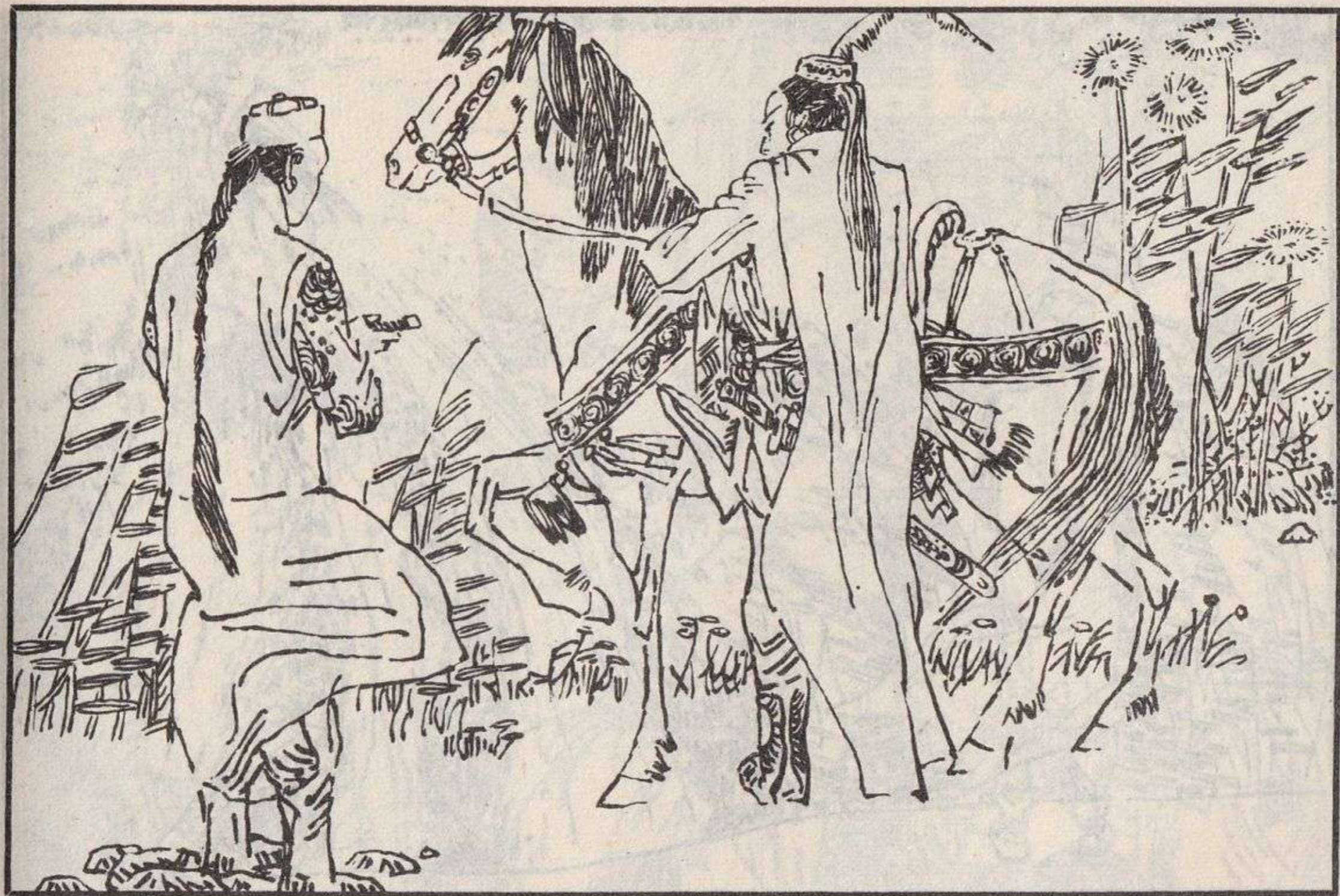
78 陈家洛见她招手，不由得一阵迷乱，走了过去。霍青桐跳下马来，两人面对面地呆了半晌。霍青桐一定神说道：“我性命承公子相救，族中圣物，又蒙公子夺回。不论公子如何待我，我都决无怨言。”



79 说到这里，霍青桐解下腰间短剑，说道：“这短剑是爹爹所赐，据说剑里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，几百年来辗转相传，始终无人得知。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，此剑请公子收下。公子慧人，或许能解得剑中奥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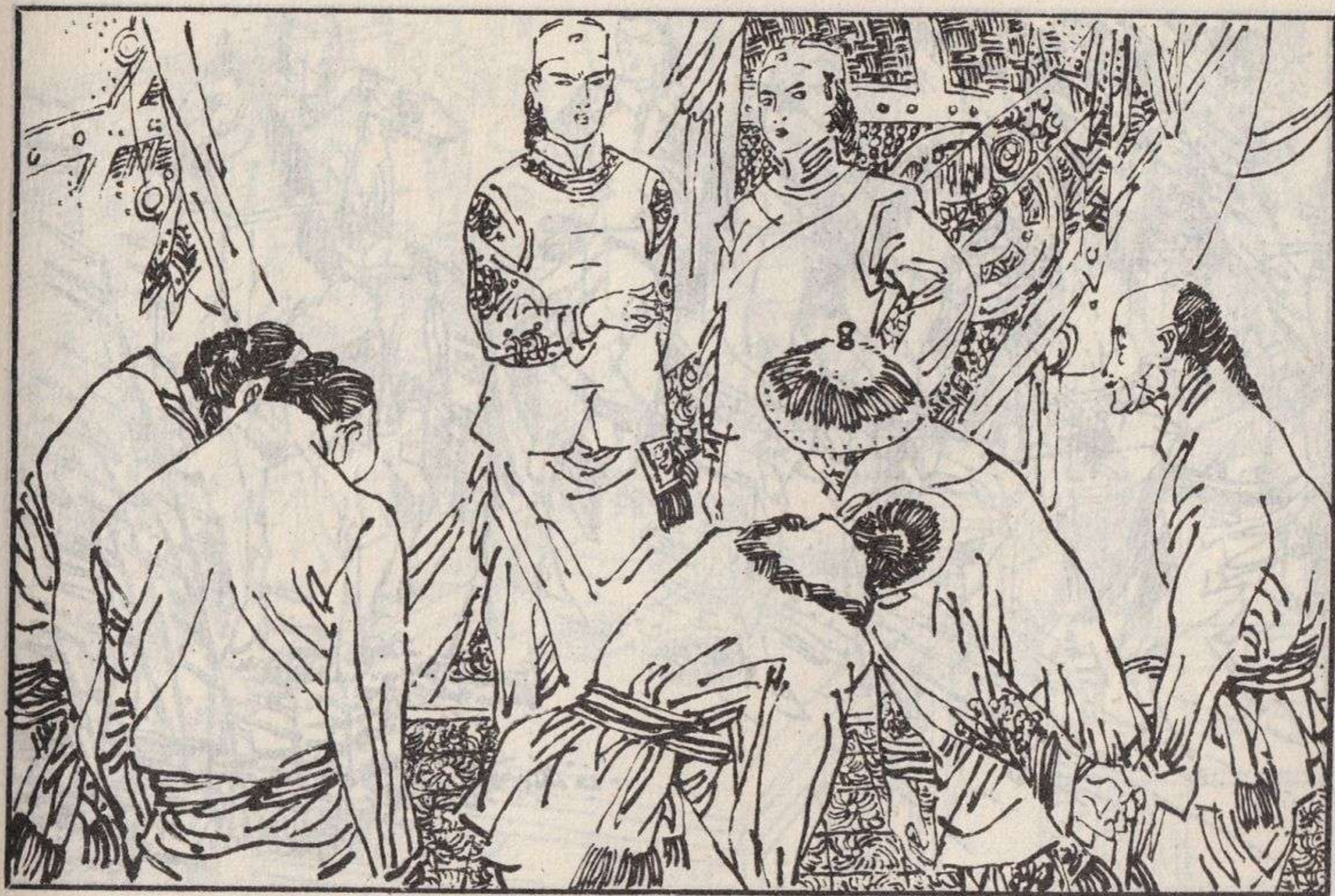
80 说罢把短剑双手奉上。陈家洛也伸双手接过，说道：“此剑既是珍物，本不敢受。但因姑娘所赠，却之不恭，只好收下。”霍青桐见他神情冷漠，心中不觉难受。



81 她微微踌躇，说道：“你不要我跟你去救文四爷，为了什么，我心中明白。你昨日见了那少年对待我的模样，便瞧不起我。这人是陆老前辈的徒弟，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可以去问陆老前辈，瞧我是不是不知自重的女子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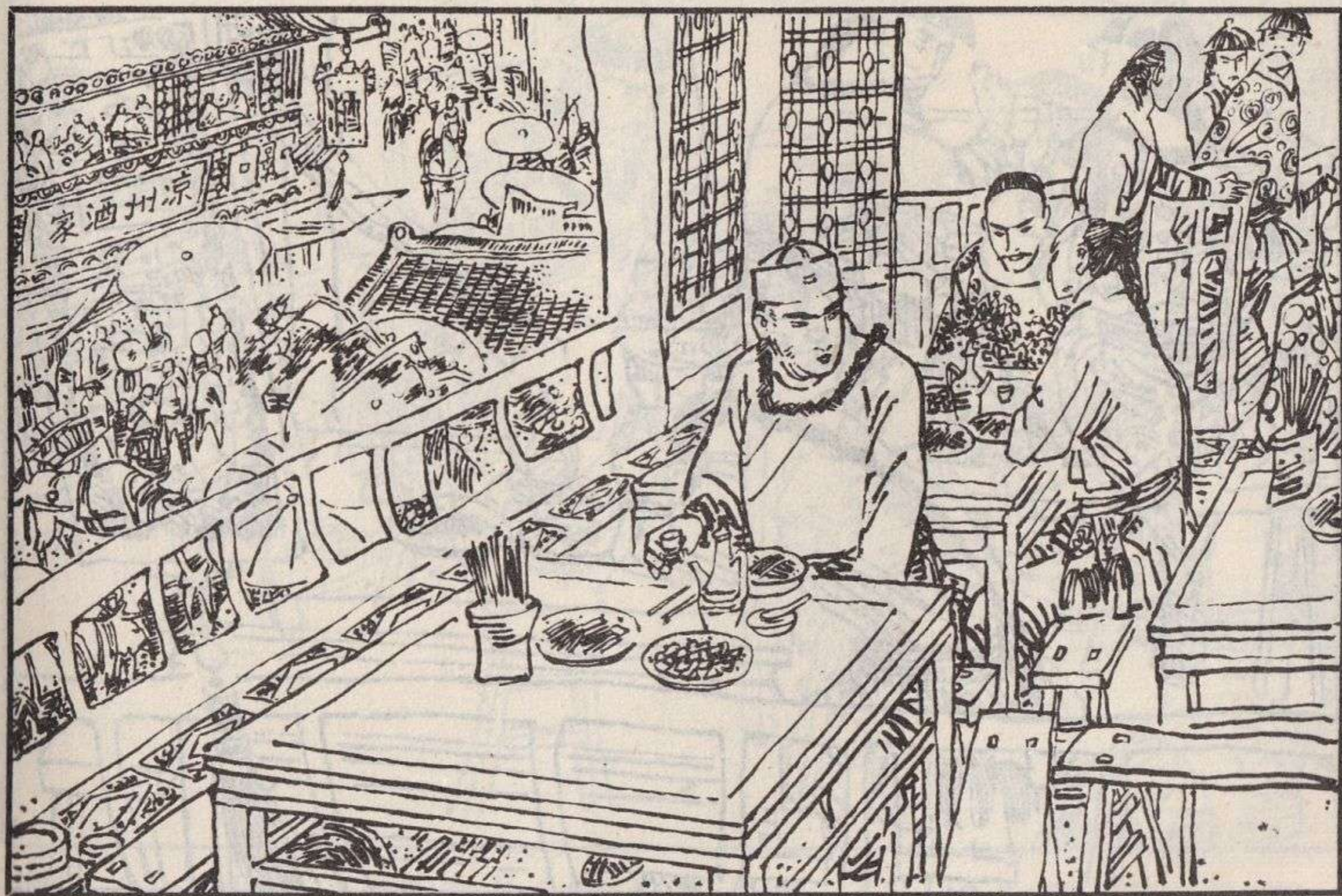
82 说罢，霍青桐纵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陈家洛手托短剑，呆呆地出神，望着霍青桐追上回人大队，渐渐隐没在远方大漠与蓝天相接之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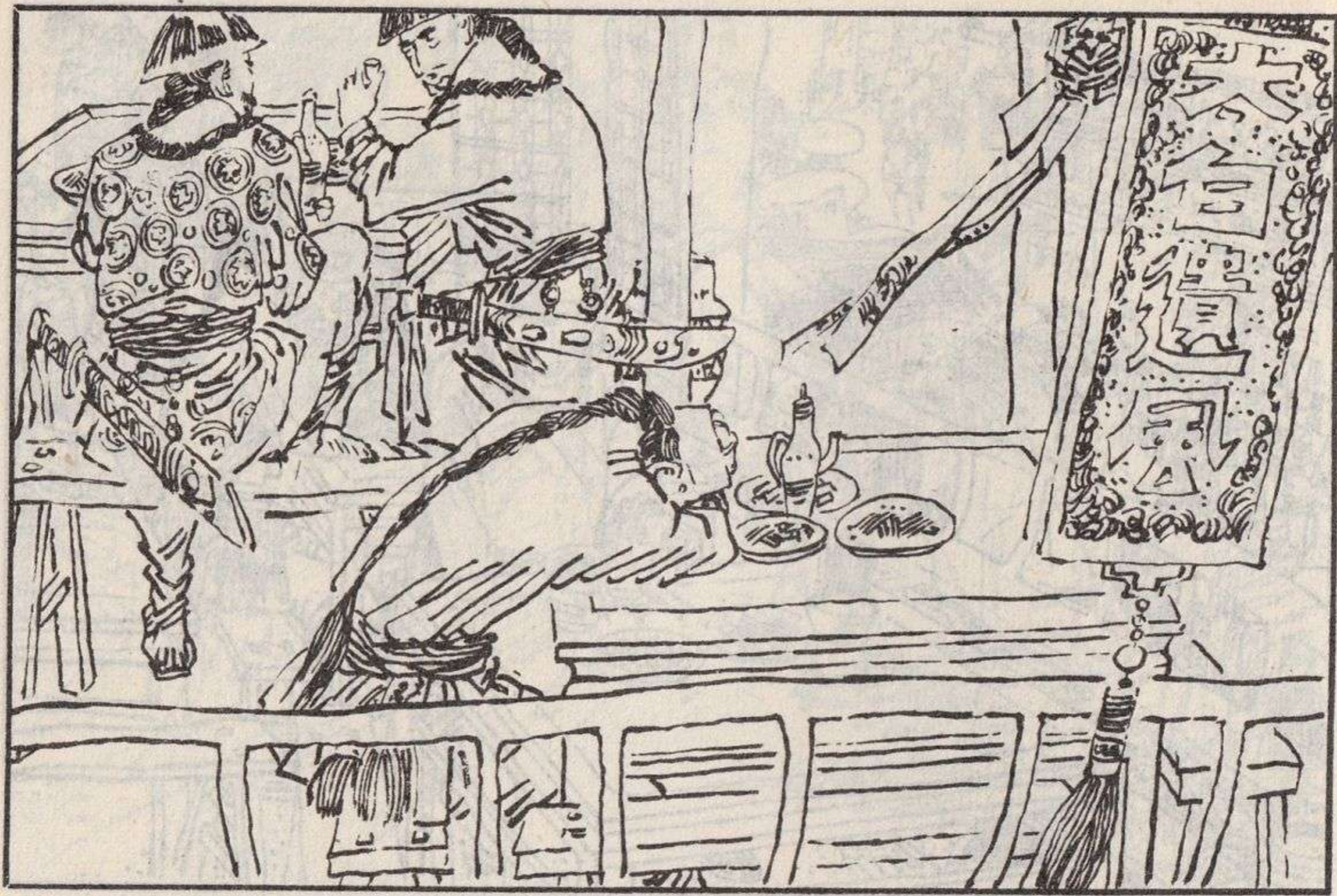
83 陈家洛回到帐中，叫心砚把镇远镖局钱正伦等一千人都带了进来。陈家洛道：“我们先行一步，各位在此休息一日，明日放你们回去。不过以后再要见到你们不干好事，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。”一千镖师官差呆在当地，作声不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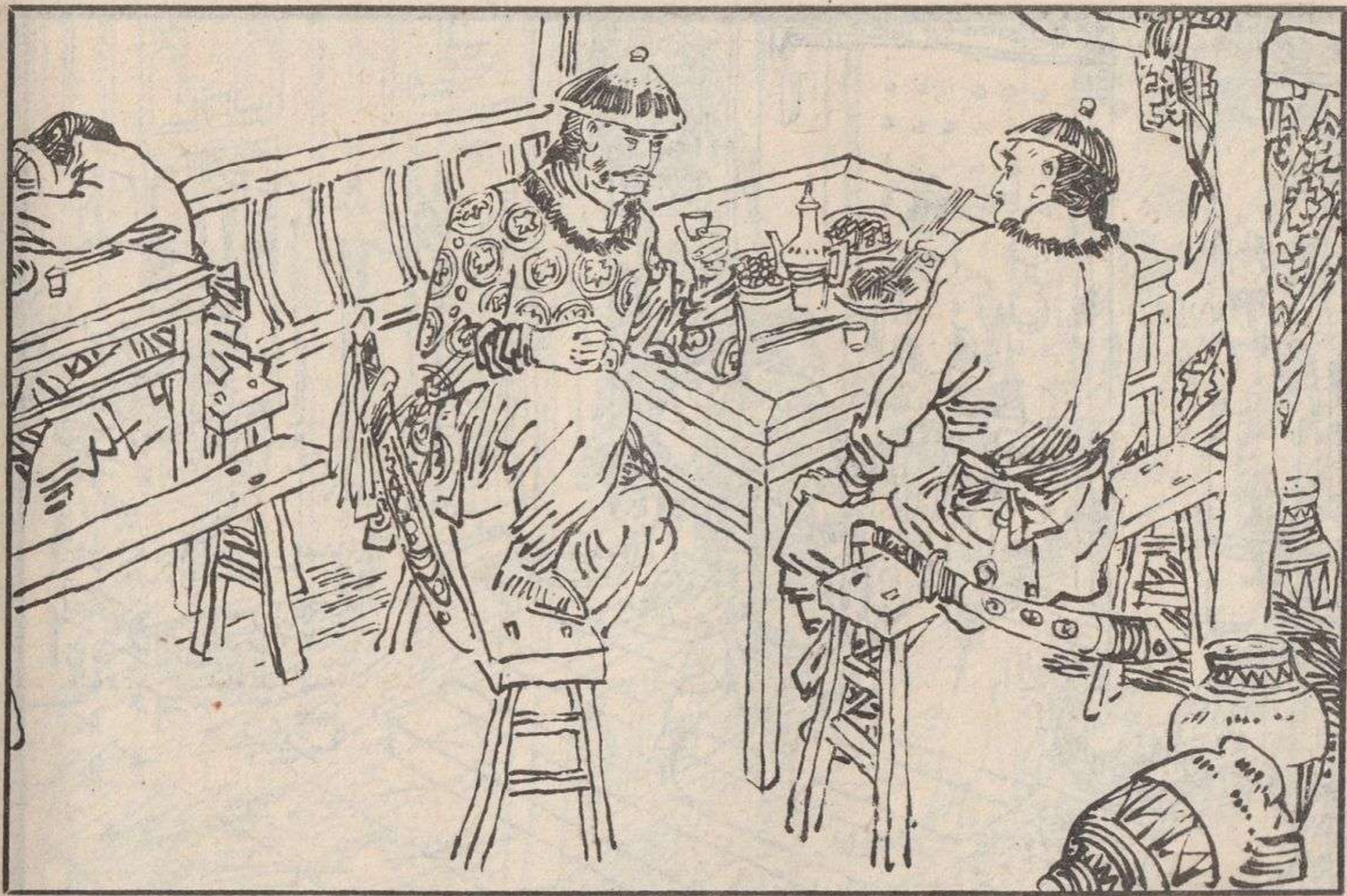
84 红花会群雄上马动身，走出一程路，陆菲青对陈家洛道：“镖行这些小子们留在后面，老朽不久就会和他们遇着。我想迟走一步，回去照应一下。”陆菲青拱了拱手，掉转马头而去。陈家洛不及向陆菲青问他徒弟之事，心中老大纳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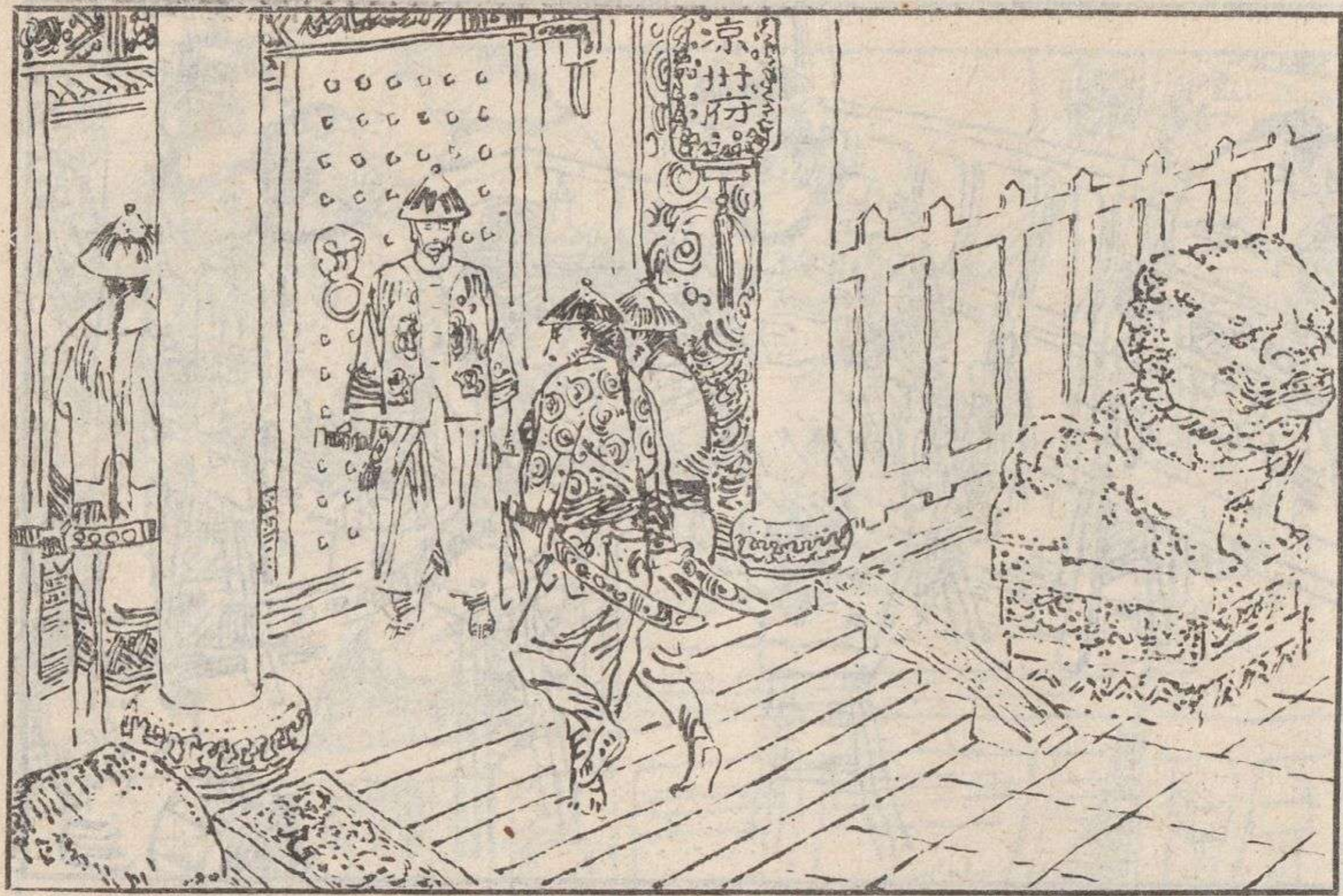
85 再说余鱼同奉命打探文泰来踪迹，沿路暗访，未得线索，不一日到得凉州。凉州是甘肃省一个大郡。他住下店后，踱到南街积翠楼上自斟自饮。忽然楼梯声响，上来了两人。余鱼同眼尖，见当先一人是在铁胆庄交过手的官差。



86 幸喜那人没瞧见他。余鱼同伏在桌上，假装酒醉，听那两人坐下后谈话。“瑞大哥，你这番拿到点子，皇上不知会赏什么给你？”“老朱，赏什么我也不想了，只求太太平平将点子送到杭州，也就罢了。我们八个御前侍卫出来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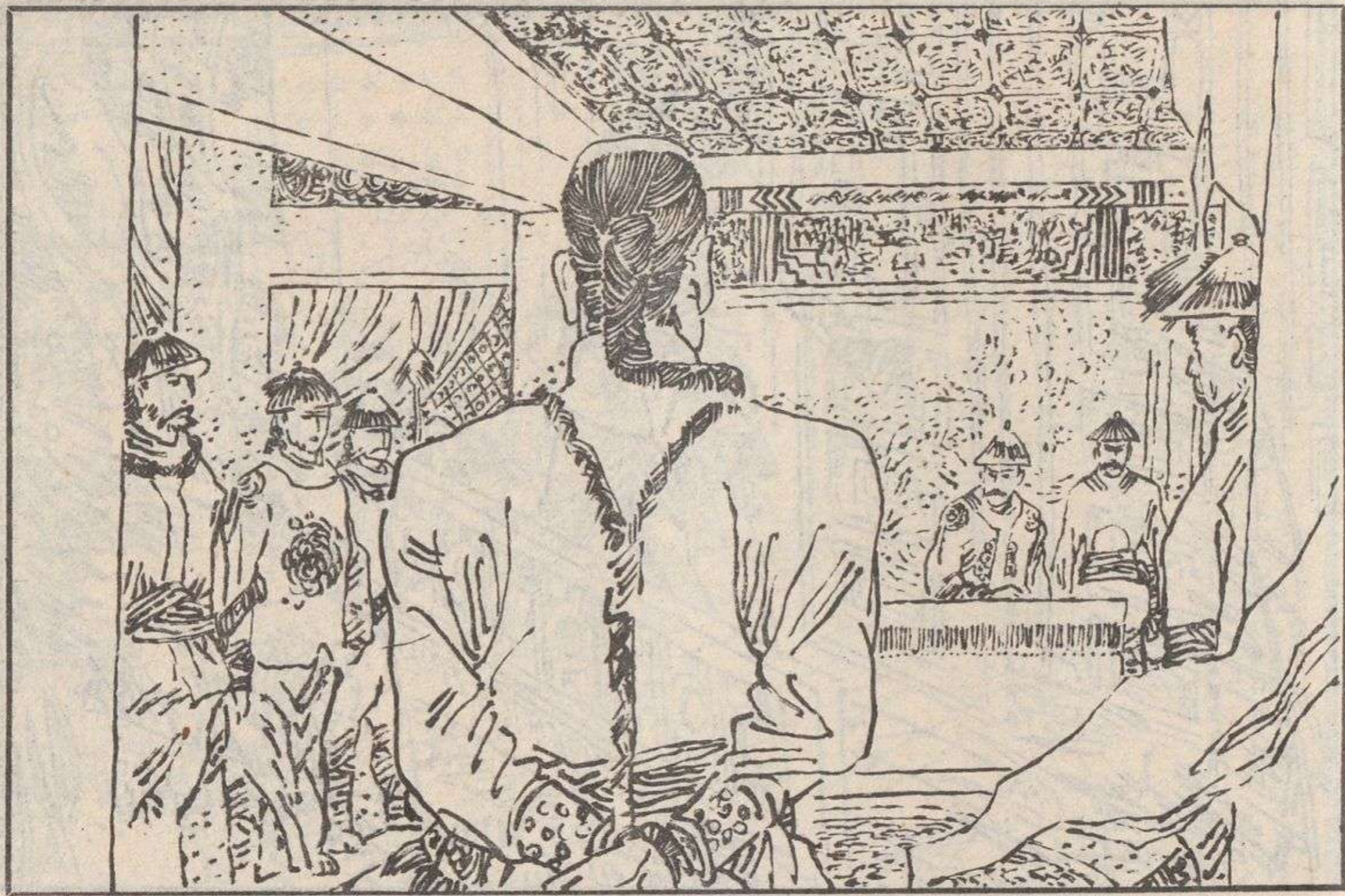
87 · 姓朱的道：“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，决失不了手。”那姓瑞的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功劳却是御林军的了。老朱，这点子干吗不送往北京，送到杭州做什么？”“听说皇上要到江南去，将点子送到杭州，看来皇上要亲自审问。”



88 余鱼同听到这里，暗叫真是侥幸，若不是碰巧听见他们把四哥改道送往江南，大伙却扑北京去救，岂非误了大事？余鱼同等他们下楼，跟了出去，远远在人丛中钉着，见两人进了凉州衙门，才回到店房。



89 天一黑，他便换上一套黑色短打，腰插金笛，绕到府衙后院，越墙而进。只见东厢厅窗中透着光亮，蹑足走近，厅中有人说话。他伸指蘸了点唾沫，轻轻在窗纸上湿了个洞，往里一张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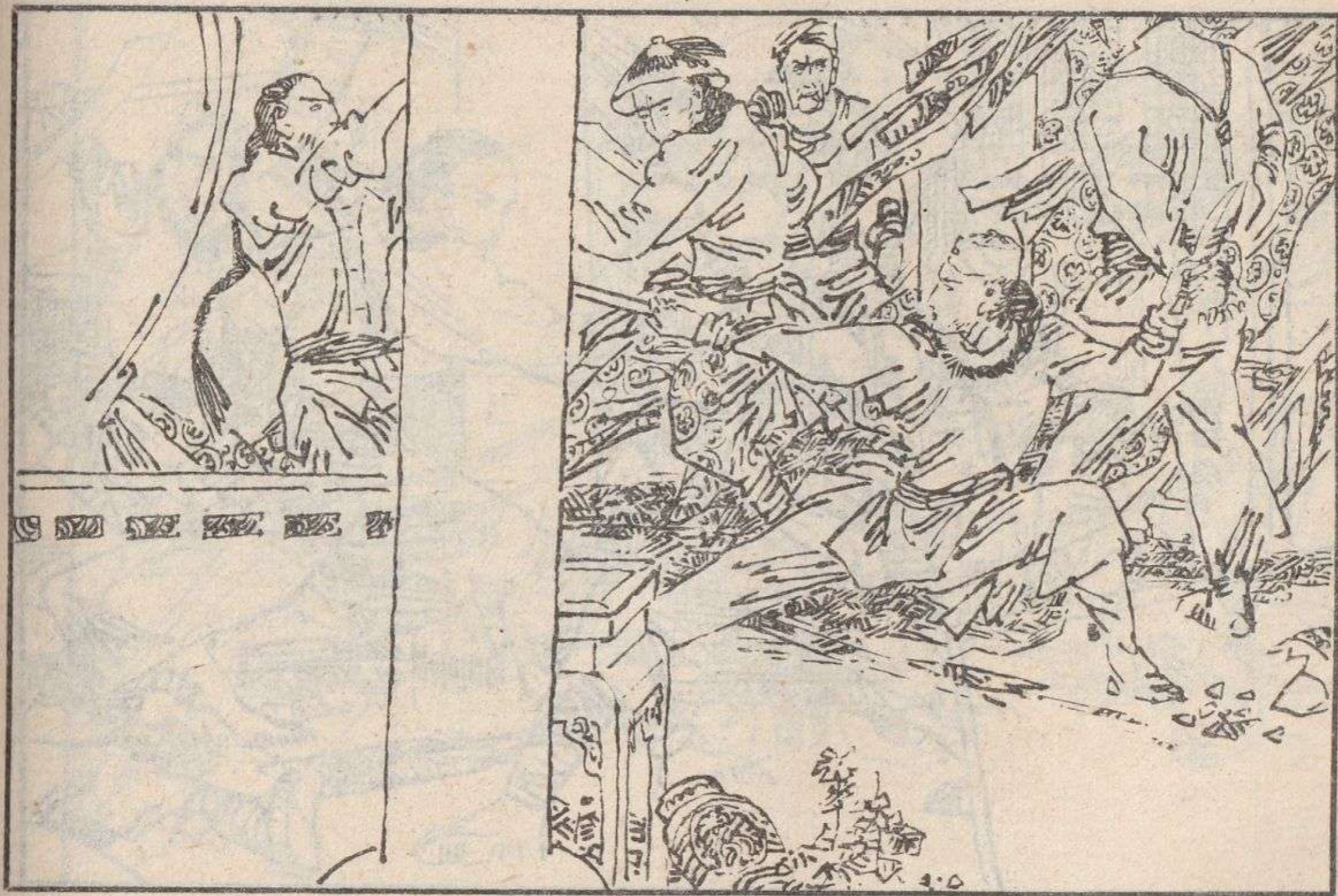
90 原来厅里坐满了人，张召重居中而坐，两旁都是侍卫公差，一个人反背站着。忽然，那人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批给清廷做走狗的奴才，文爷落在你们手中，自有人给我报仇。瞧你们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有什么下场。”听声音正是文泰来。



91 只见一个身材瘦长、穿一身青布长袍的中年男子阴森森地道：“好，你骂得痛快。今日却要你奔雷手尝尝我手掌的滋味。”举掌走向文泰来，面目狰狞，不住冷笑。文泰来双手被缚，动弹不得，急怒交作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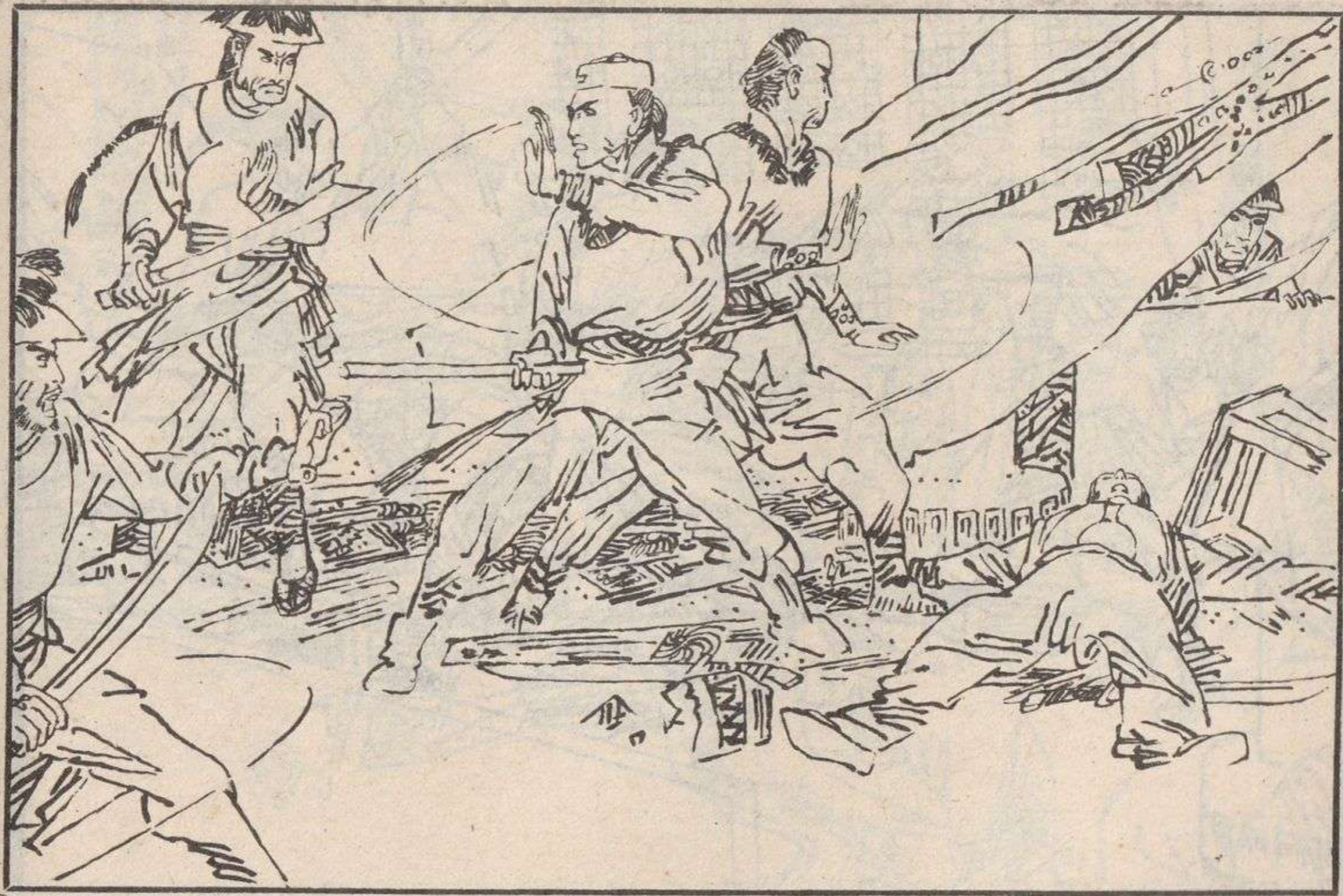
92 那人正待手掌下落，余鱼同一吐气，金笛中一枝短箭如飞而去，正插在那人左眼之中。那人乃辰州言家拳掌门人言伯乾。他眼眶中箭，剧痛倒地，厅中一阵大乱。



93 余鱼同抬腿踢开厅门，直蹿进去，喝道：“鹰爪子别动，红花会救人来了！”挺笛点中站在文泰来身旁官差的穴道，从绑腿上拔出匕首，迅速割断文泰来手脚上的绳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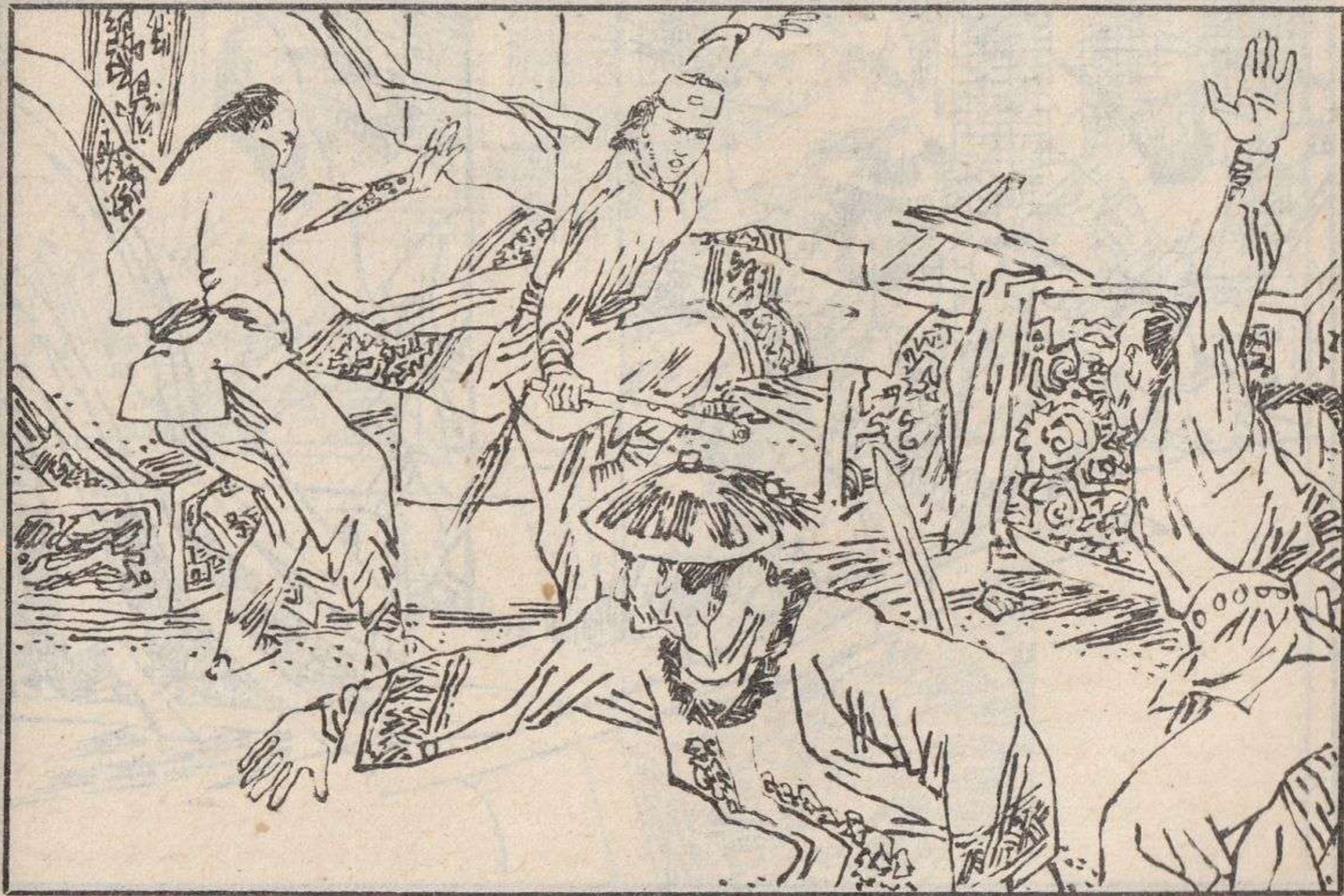
94 张召重也不理会文余二人，站起身来，拔剑在厅门一站，内阻逃犯，外挡援兵。文泰来手一松绑，精神大振，忽见一名御前侍卫和身扑上，身子一侧，右手反背一掌，正中那人右肋，喀喇一声，打断了两根肋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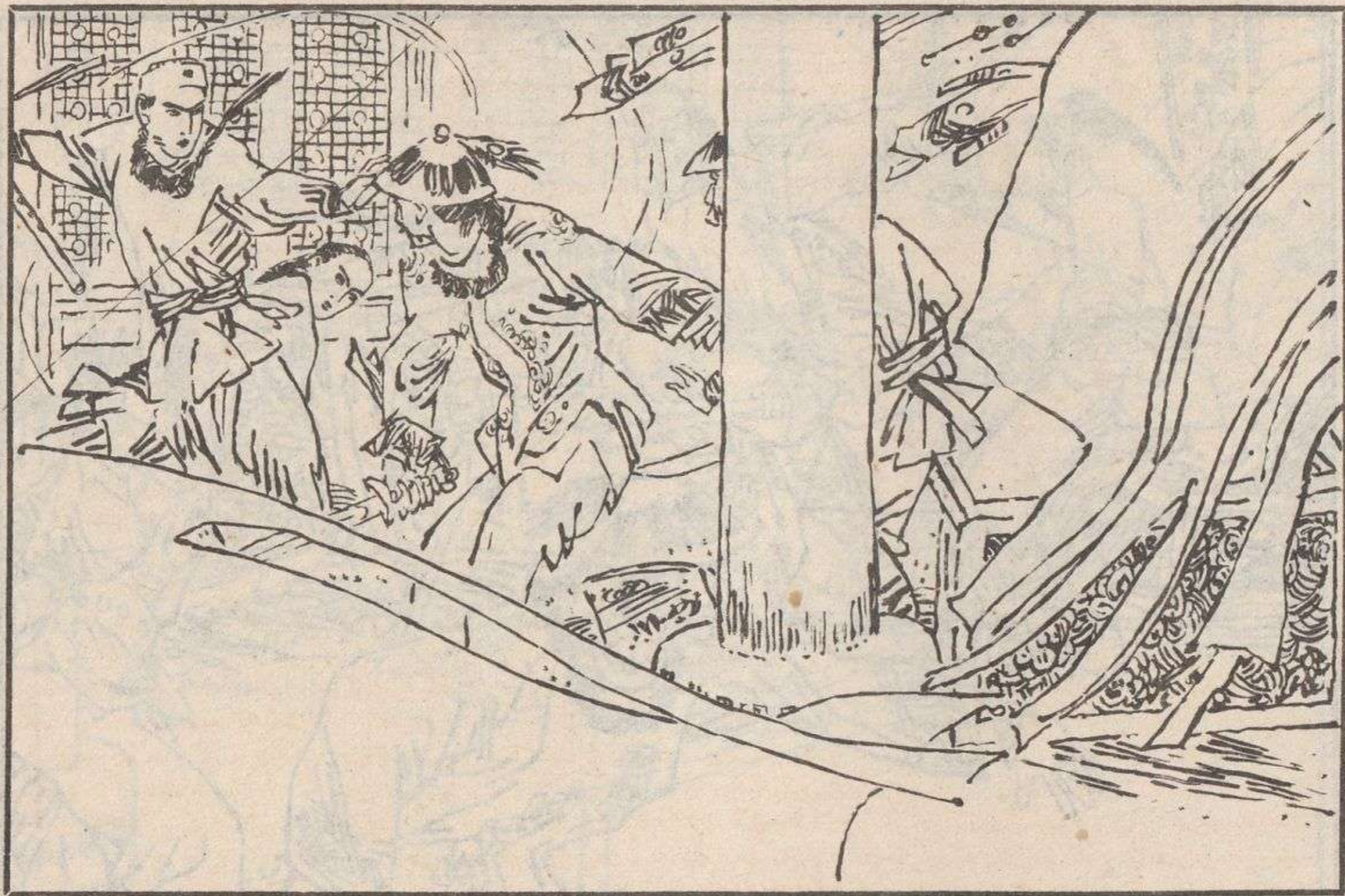
95 余人为他威势所慑，一时却不敢走拢。余鱼同低声道：“大伙还未到，就是小弟一人。四哥，咱们冲！”文泰来一点头，他右臂和腿上重伤未愈，右臂靠在余鱼同身上，并肩向厅门走去。四五名侍卫一拥而上，余鱼同挥金笛挡住。



96 两人走到厅口，张召重踏进一步，喝道：“给我留下！”长剑向文泰来小腹上刺来。文泰来脚下不便，退避不及，以攻为守，左手食中两指疾如流星，直取敌人双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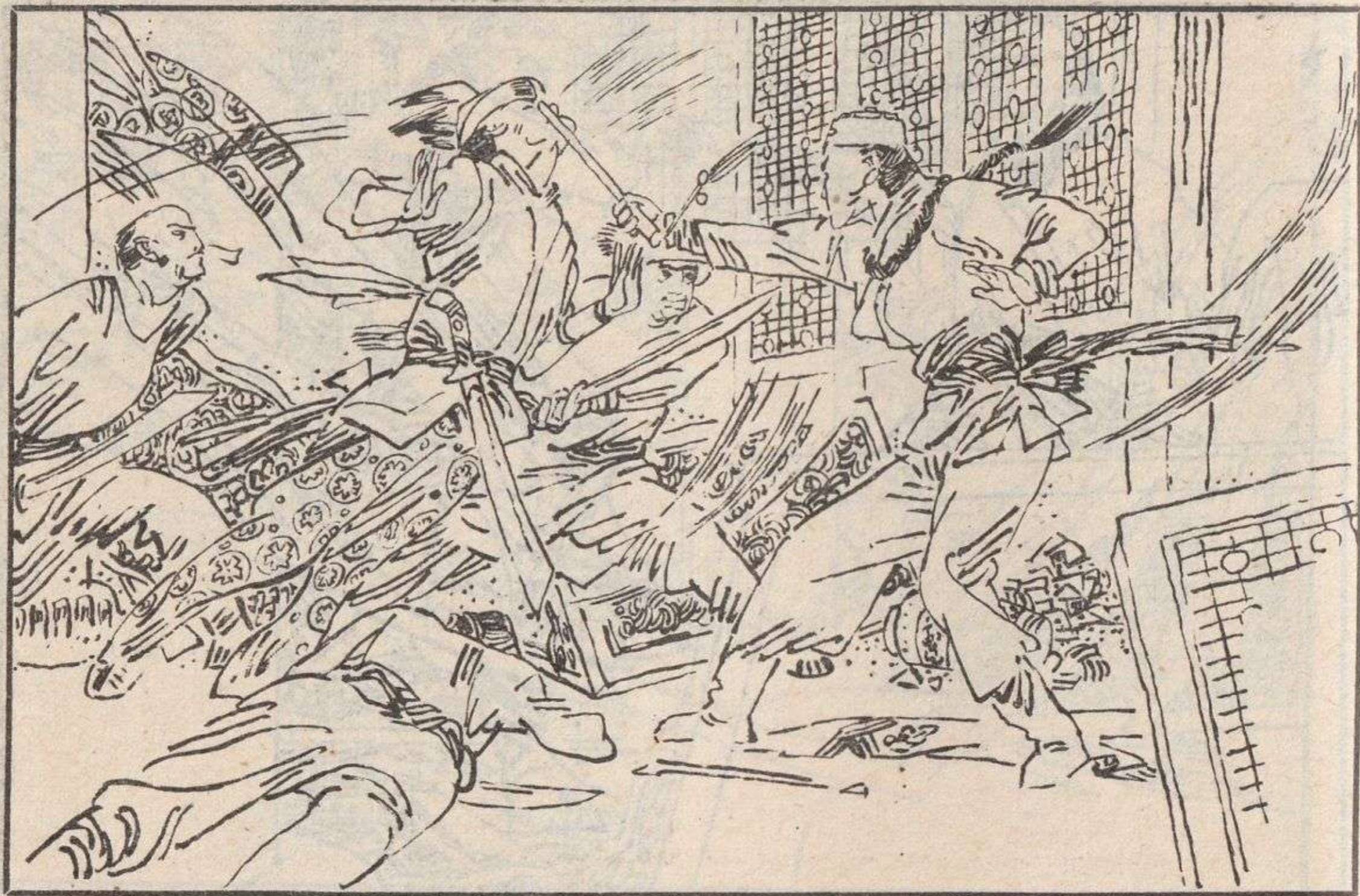
97 张召重回剑一挡，赞了一声：“好！”两人身手奇快，转瞬拆了七八招。文泰来只有一只左手，下盘又趋避不灵，被张召重在肩上一推，立脚不稳，坐倒在地。余鱼同翻身一转，狠命向张召重打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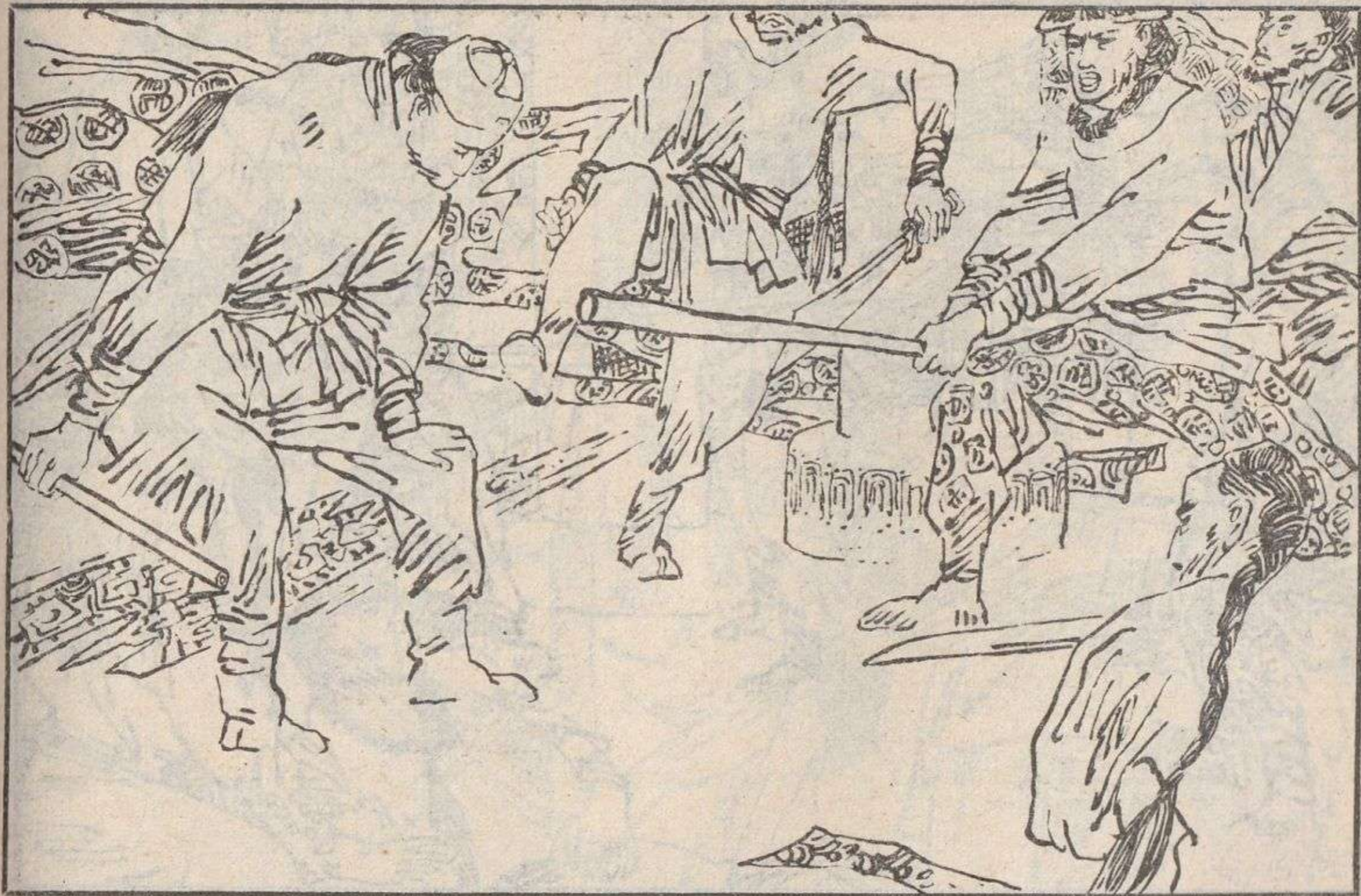
98 余鱼同边打边想：“我胡作非为，对不起四哥，今日舍了这条命把四哥救出，也好让四嫂知道，我余鱼同并非小人。”主意拿定，余鱼同叫道：“四哥，快出去！”金笛飞舞，全然不招不架，尽向对方要害攻去，那打法似是与敌同归于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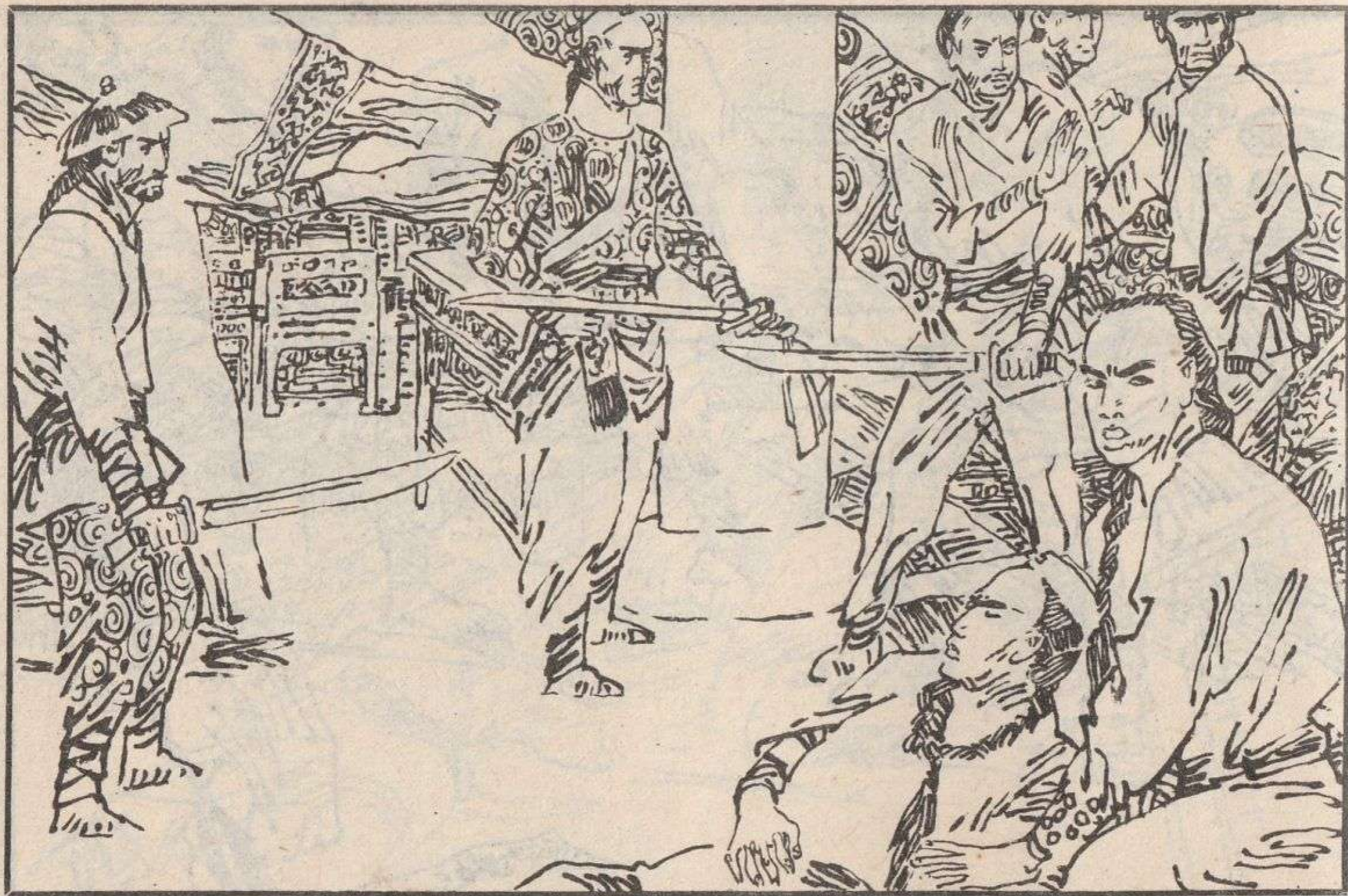
99 张召重剑法虽高，一时之间，却也给他决死狠打逼得退出数步。文泰来见露出空隙，闪身出了厅门。余鱼同挡在厅门，身上已中两剑，仍是一味凌厉进攻。张召重见他武功是武当派嫡传，未加杀手，问道：“你不要命么？这打法是谁教你的？”



100 众侍卫纷纷拥出，余鱼同狂舞金笛，呜呜声响。一名侍卫单刀砍来，余鱼同视若不见，金笛在他乳下狠点，那人顿时晕倒，自己左肩却也被刀砍中。他浑身血污，挥笛恶战，剑光笛影中啪的一声，一名侍卫的颌骨又被打碎。



101 众侍卫围拢过来，刀剑鞭棍，一时齐上。混战中余鱼同腿上被打中一棍，跌倒在地，金笛又舞动几下，晕了过去。



102 厅门外一声大喝：“住手！”文泰来慢慢走进，对别人一眼不看，直走到余鱼同身边，见他全身是血，不禁垂下泪来，伸左臂抱起，喝道：“快给他止血救伤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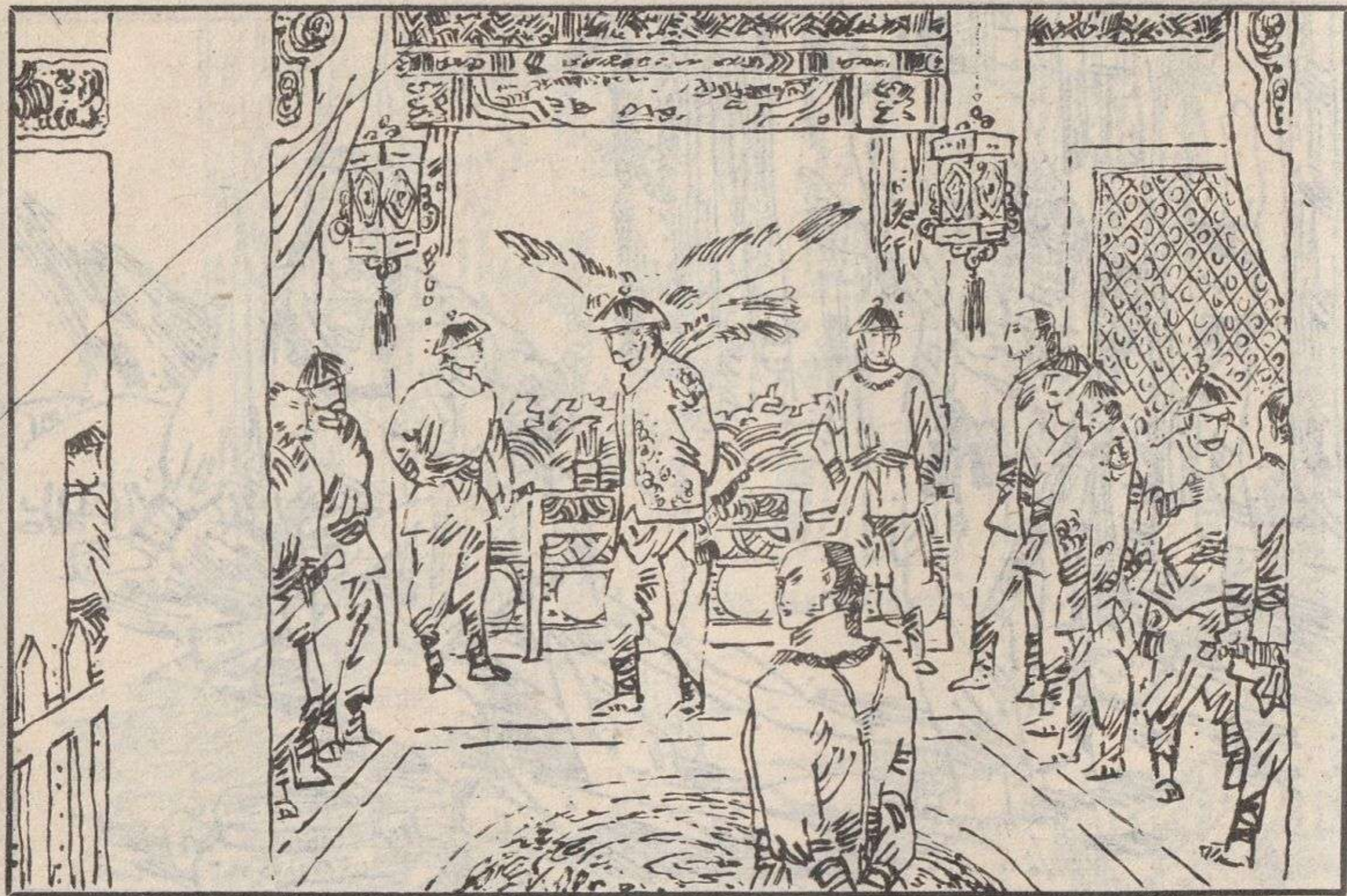
103 文泰来见众人替余鱼同裹好了伤，抬入内室，这才双手一并，说道：“绑吧！”一名侍卫看看张召重眼色，慢慢走近。文泰来说：“怕什么？我要伤你，早已动手。”那侍卫见他当真不动，这才将他绑起。



104 第二天，张召重去看余鱼同，余鱼同略见清醒。张召重问他：“你师父姓陆还是姓马？”余鱼同道：“我恩师是千里独行侠，姓马名真。”“如此说来，我是你师叔了”张召重一笑，又问，“你是红花会的吗？”余鱼同点了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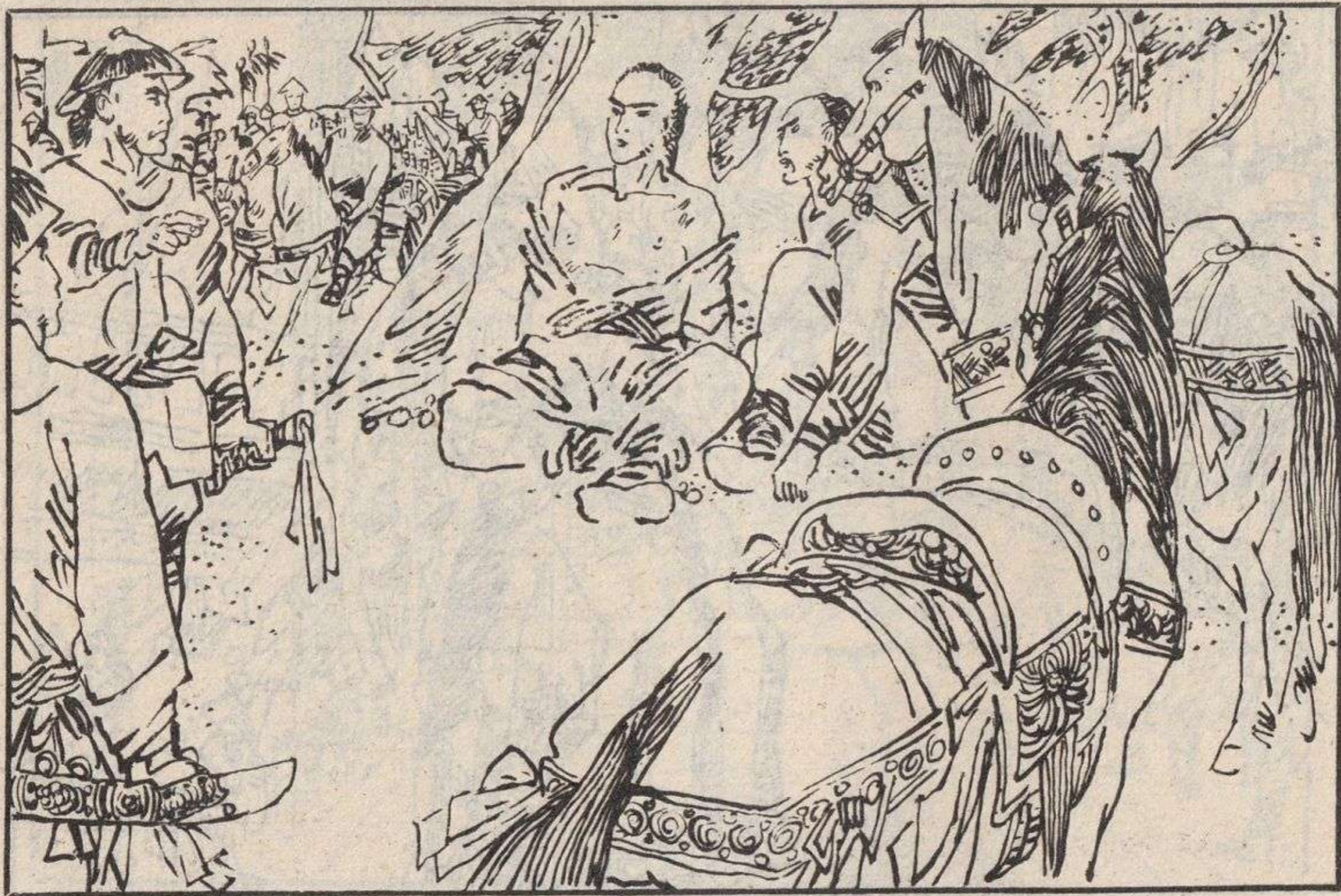
105 张召重叹道：“文泰来是你什么人？干什么这般舍命救他？”余鱼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终于将他救出，现在死也瞑目了。”张召重道：“哼，他逃得了吗？别妄想吧！”余鱼同心中难受，双目紧闭，任凭张召重再三盘问，他只是闭口不答。张召重只好离去。



106 晚饭过后，张召重将瑞大林、言伯乾、成横以及从京里来的六名御前侍卫朱祖荫等人请来，又将文泰来由狱中提出，在东厢厅中假装审问。四周布下伏兵，安排强弓硬弩，只待捉拿红花会救兵。哪知空等一夜，连耗子也没有见到一只。



107 第二天一早，探马报道黄河水猛涨，渡口水势汹涌。张召重下令立刻动身，将文泰来和余鱼同放入两辆大车。驻守凉州的总兵见事关重大，又派副将曹能、参将平旺先两人领四百精兵，协同押解钦犯。一行人马浩浩荡荡离开凉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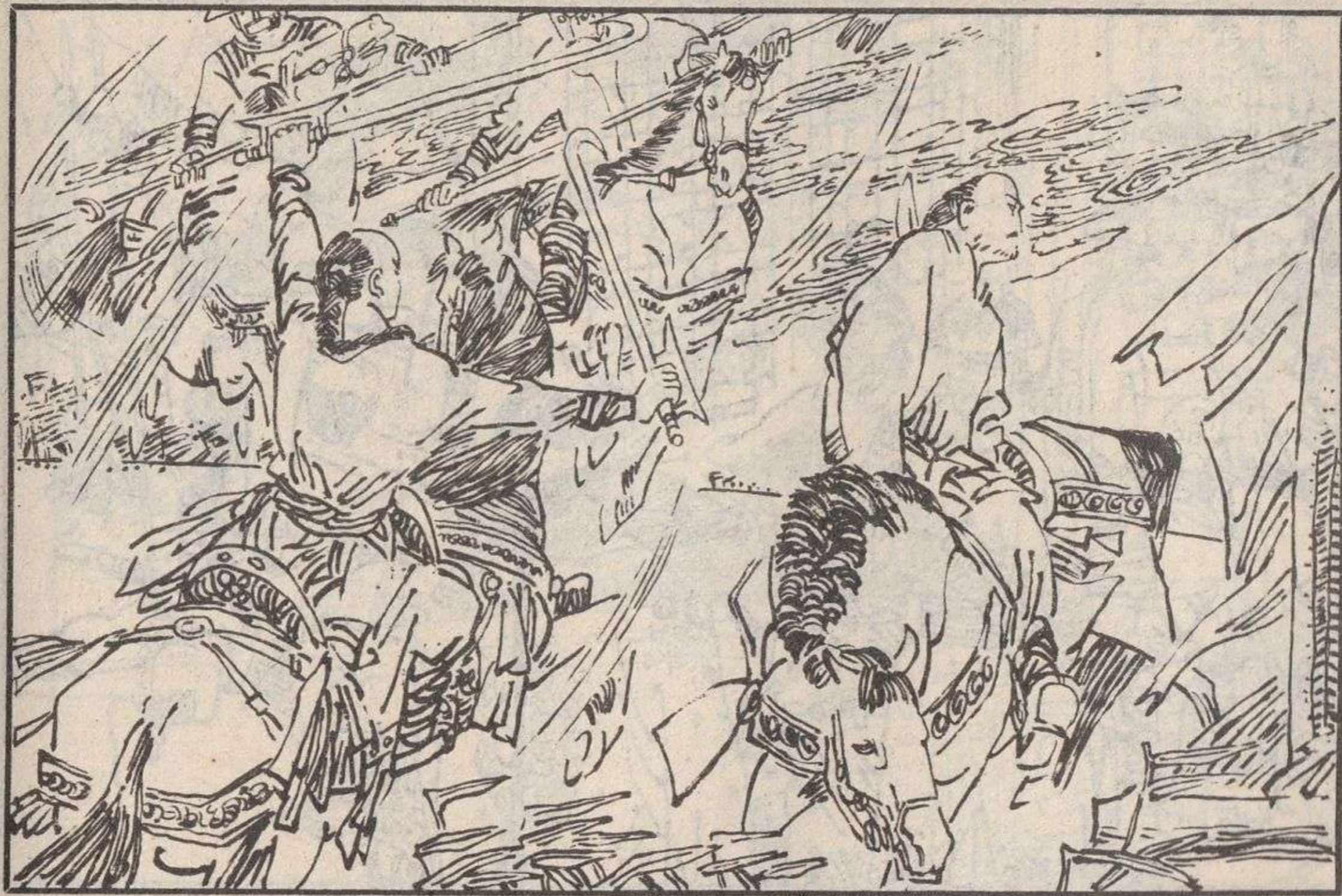
108 走了两日，这些官兵一路上偷鸡摸狗，顺手牵羊，众百姓叫苦连天。这日，只见大路边两个汉子袒胸坐在树下，树上系着两匹骏马。两个清兵使个眼色，走上前去，喝道：“老爷走得累了，把马借我们骑骑。”那汉子道：“总爷赏脸要骑，行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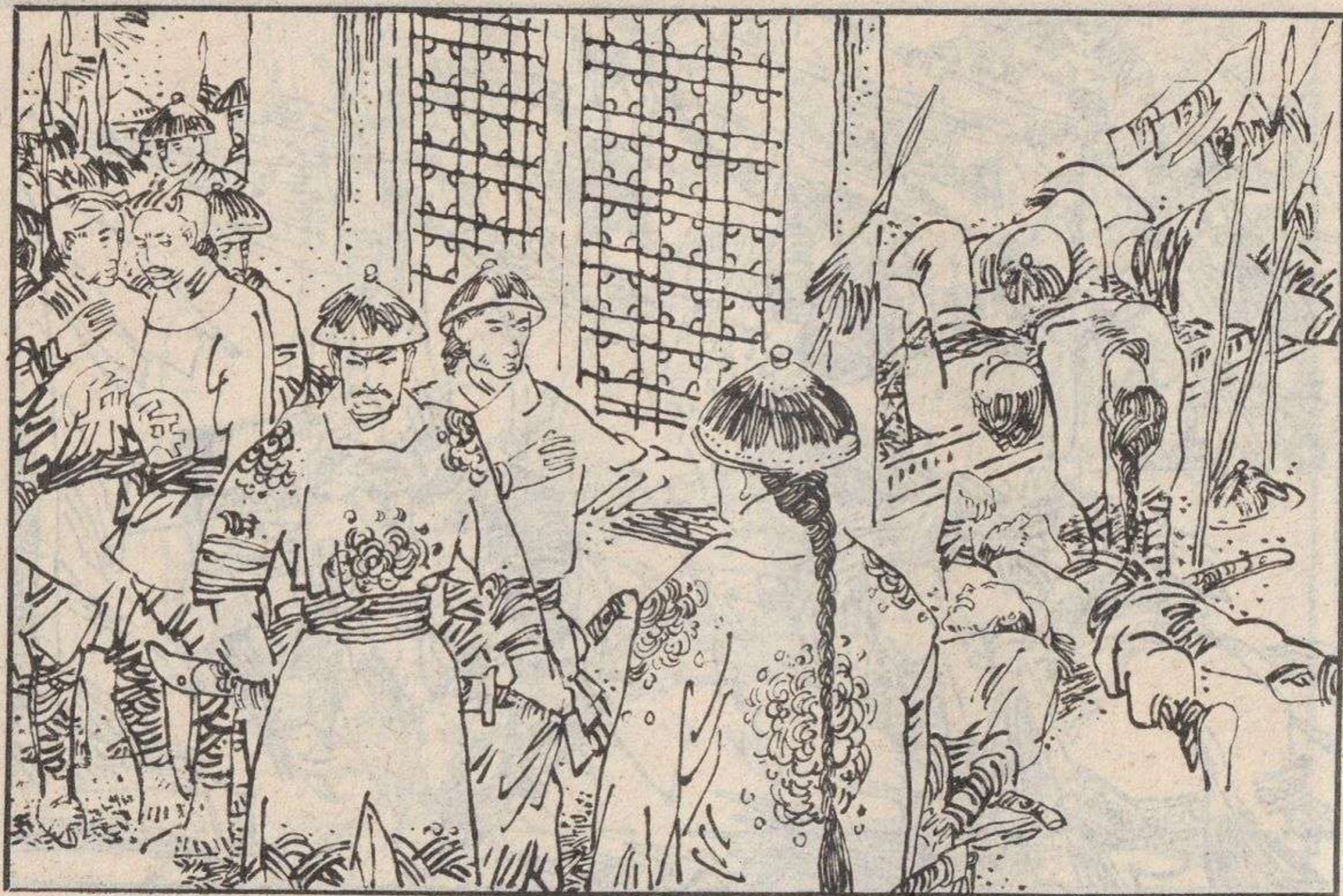
109 两个汉子站起身来，解下缰绳。清兵大模大样地走近，正要去接缰绳，忽然一个屁股吃了一脚，另一个被人打了一耳光，托起来直抛出去。大队兵卒顿时鼓噪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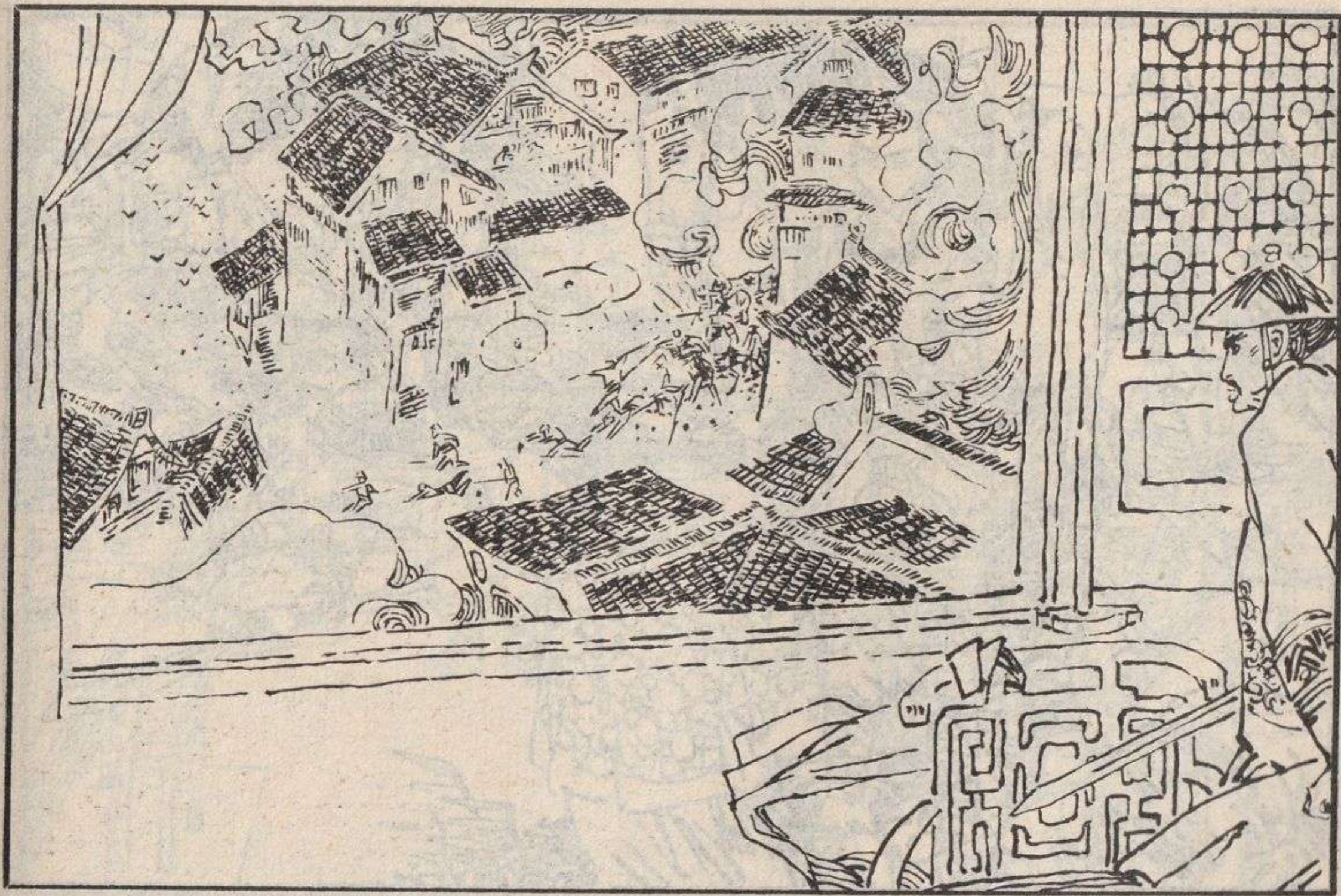
110 两名汉子翻身上马，冲到车旁。那脸上全是伤疤的汉子左手撩起车帐，右手单刀挥下，哗的一声，割下车帐，叫道：“四哥在里面吗？”车里文泰来道：“啊，十二郎！”



111 那汉子道：“四哥，我们去了，你放心，大伙就来救你。”守车的成横和曹能双双来攻，那面目白净的汉子挥双钩拦住，清兵纷纷拥来。只听唿哨一声，两人纵马而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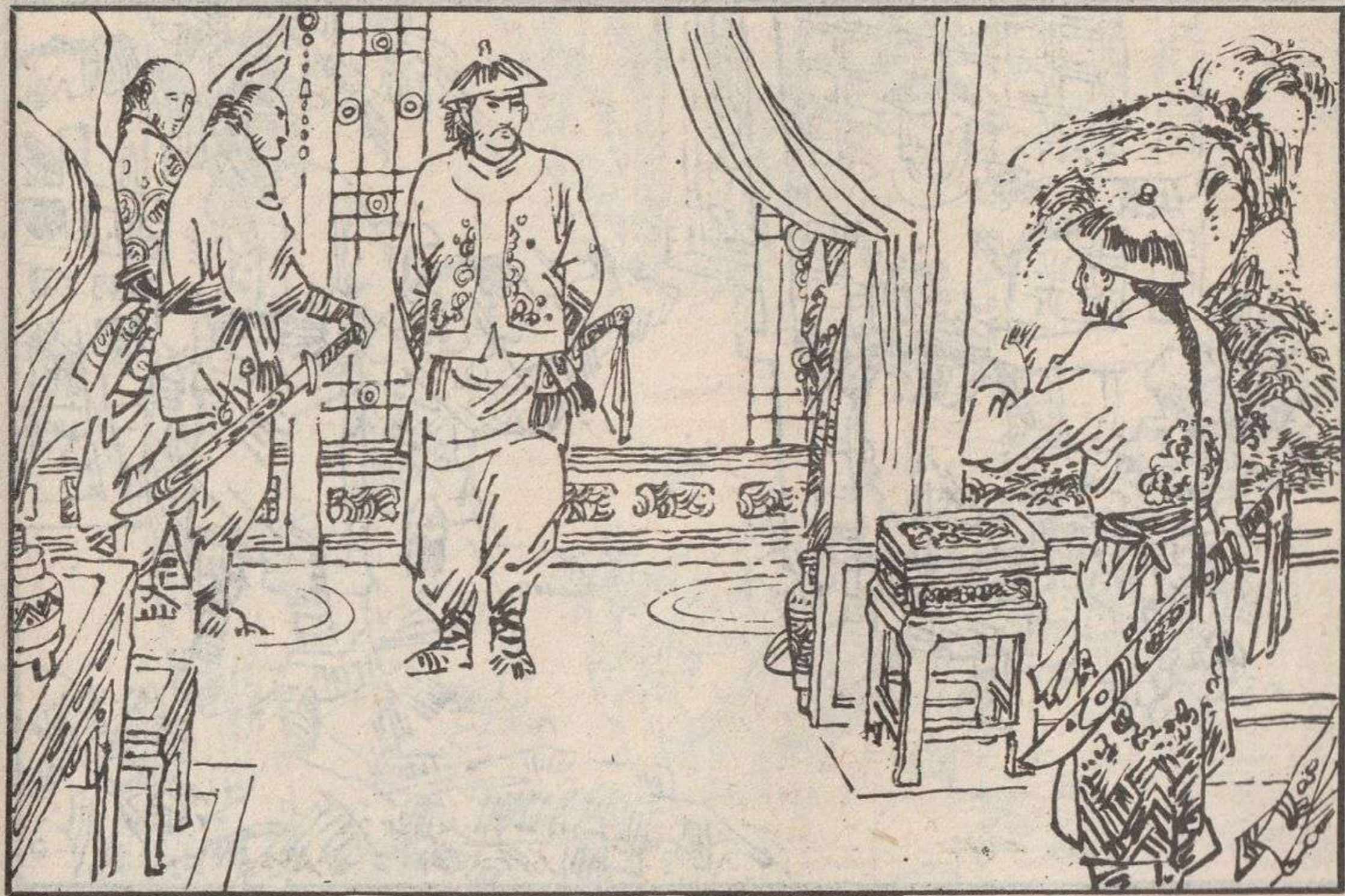
112 官兵当晚宿在清水铺。次日清晨，忽听得兵卒惊叫，乱成一片。曹能与平旺先出去查看，见十多名清兵胸口都为刀刃所伤，死在炕上，也不知是怎么死的。众兵丁交头接耳，疑神疑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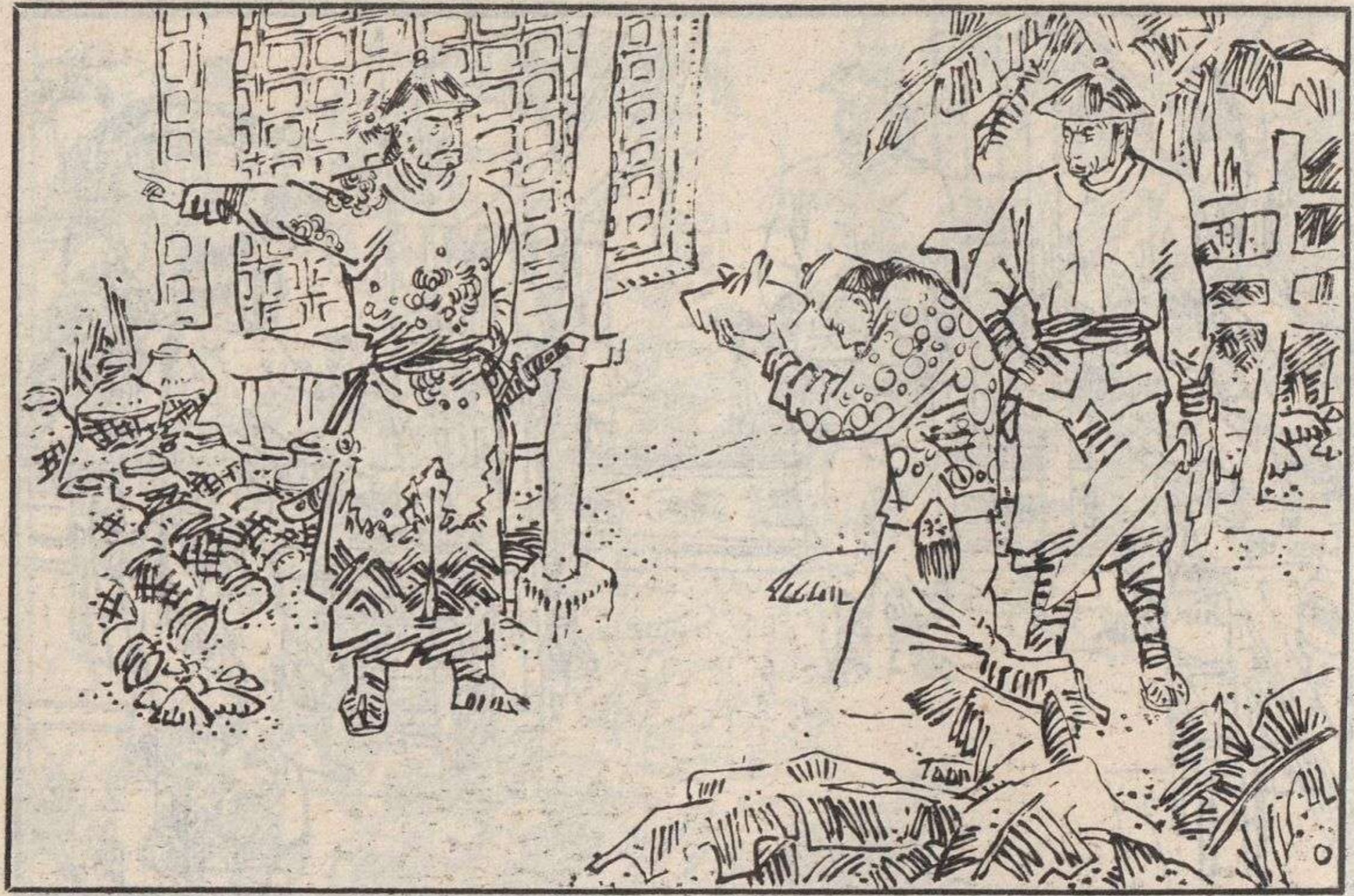
113 次晚宿在横石。这是个小镇，大队将三家客店都住满了，还占了许多民房。黑夜中忽然客店起火，四下喊声大作：“土匪来了！”张召重命令各侍卫只坚守住文泰来，闲事一概不理，以防中敌人调虎离山之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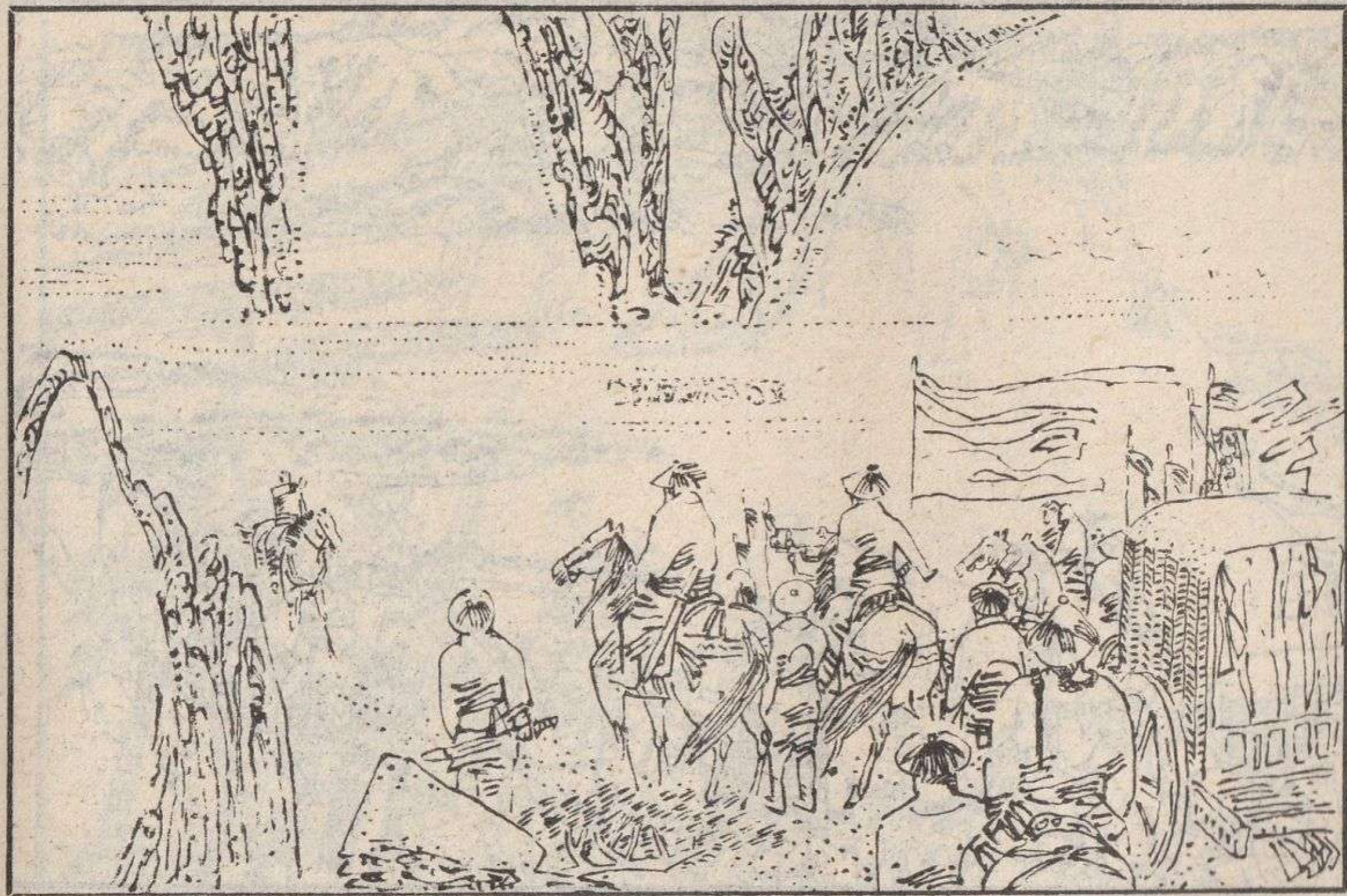
114 店外惨叫声、奔驰声、火烧声、屋瓦堕地声，乱成一团。这伙人脸上都蒙了布，个个武功厉害，他们并不劫财物，只是朝清兵们砍杀。临走时还丢了二百两银子给客店老板，说是赔他被烧了的房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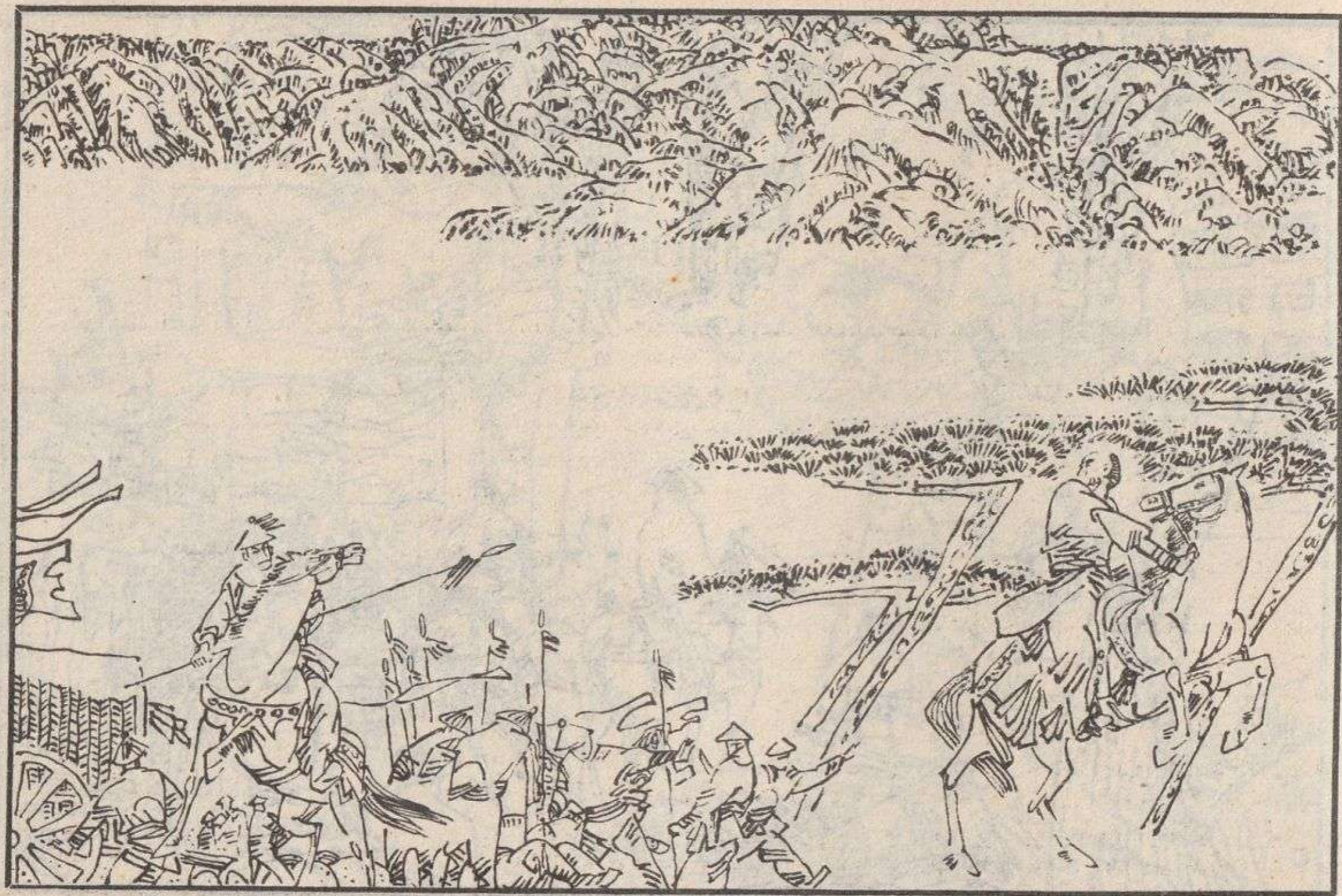
115 那火并没烧大，不久便熄了。曹能满脸灰烟血迹，奔进报告：“土匪已杀退了。”张召重道：“你说他们是土匪吗？逮到几个？杀伤多少？”见曹能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又道：“曹将军，你吩咐大家休息，明早上路。”



116 曹能退了出来，找到客店老板，说他勾结土匪，杀害官兵。只吓得客店老板不住磕头求饶，终于把那二百两银子敲诈出来。店老板还答应负责安葬死者、救治伤兵，曹能这才罢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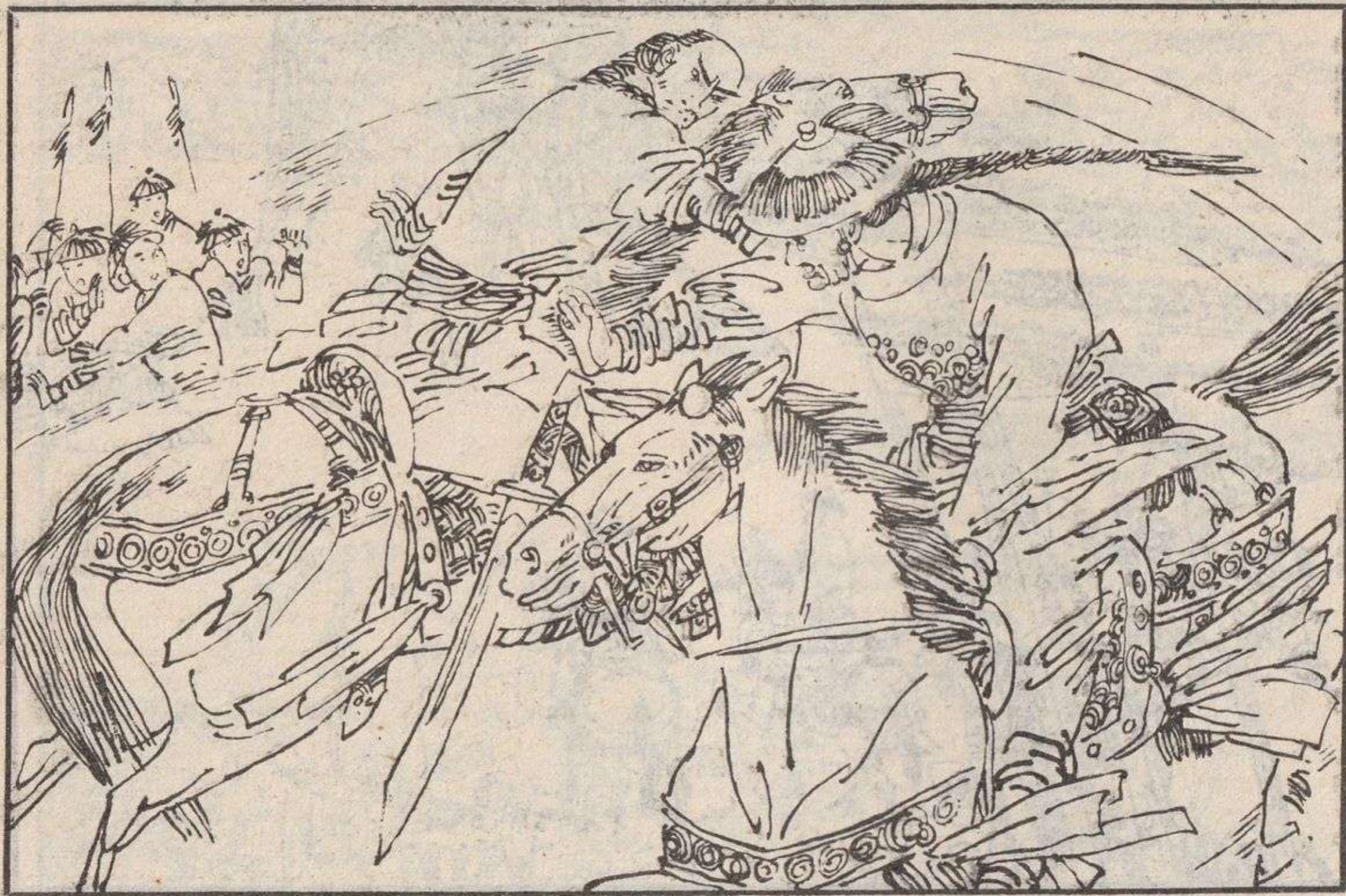
117 次日忙乱到午牌时分，方才动身，一路山清水绿，草树茂密，行了两个时辰，道路渐陡，两旁皆是高山。走不多时，迎面一骑从山上冲将下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喂，大家听着，你们冲撞了恶鬼，赶快回头还有生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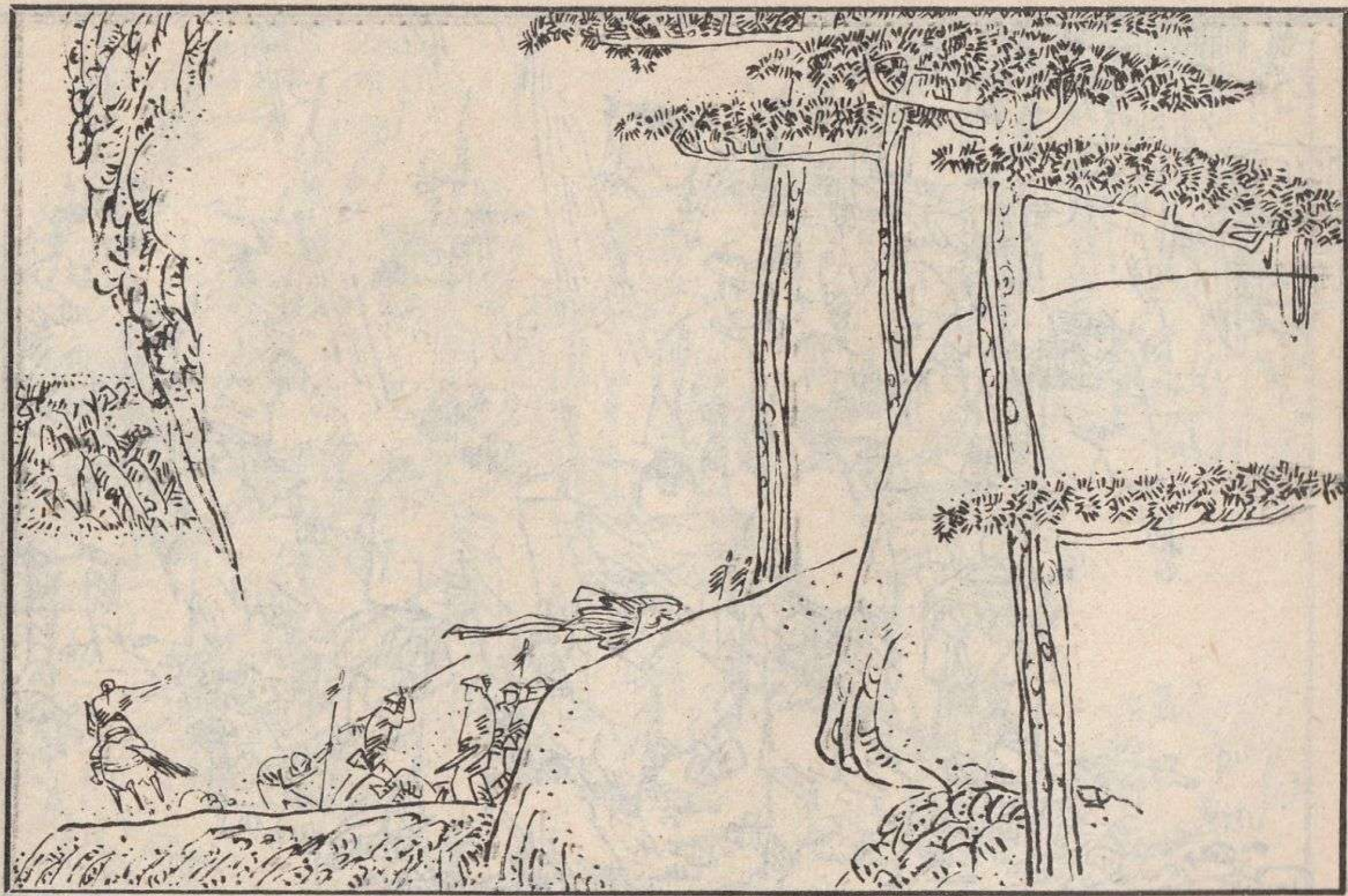
118 只见那人一身粗布衣衫，腰中缚根草绳，脸色焦黄，双眉倒竖，宛然是庙中所塑的追命无常鬼模样。那人说罢，纵马下山，从大队人马旁边擦过，奔驰而去。一名清兵忽然大叫一声，顿时倒地而死。众人大骇，围拢来看，身上并无伤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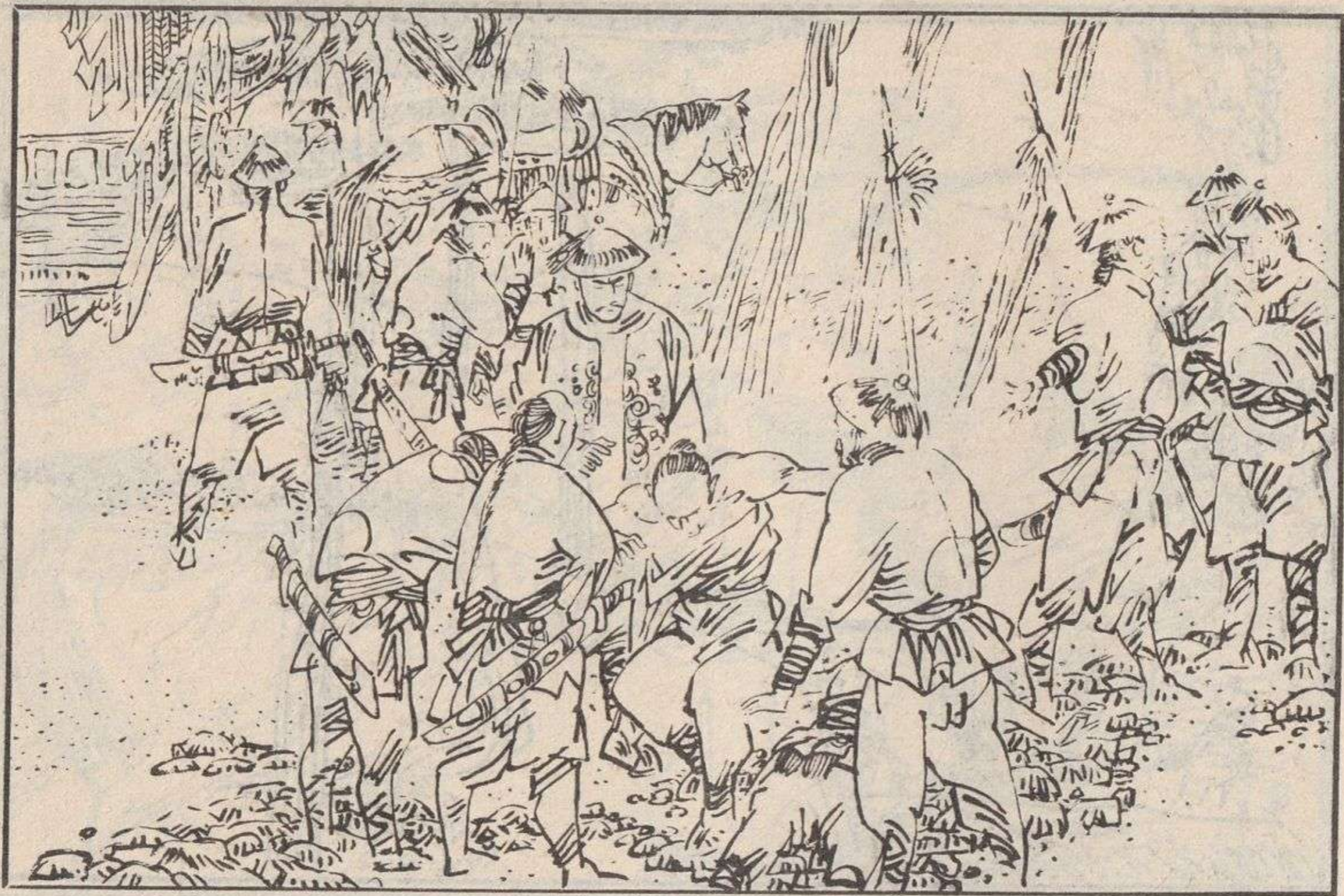
119 大队继续上山，走不多时，迎面又是一骑过来，马上便是刚才那人，同样的高声叫道：“喂，大家听着，你们冲撞了恶鬼，再向东走，一个个龟儿死于非命。”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明明见他下山，怎么这人忽又回到前面了？



120 那人说完，纵马下山。众兵丁真如见到恶鬼一般，远远避开。朱祖荫待他走到身边，伸出单刀一拦，说道：“朋友，慢来！”那人犹如不闻不见，右掌在他肩头一按，朱祖荫手中单刀当啷啷跌落在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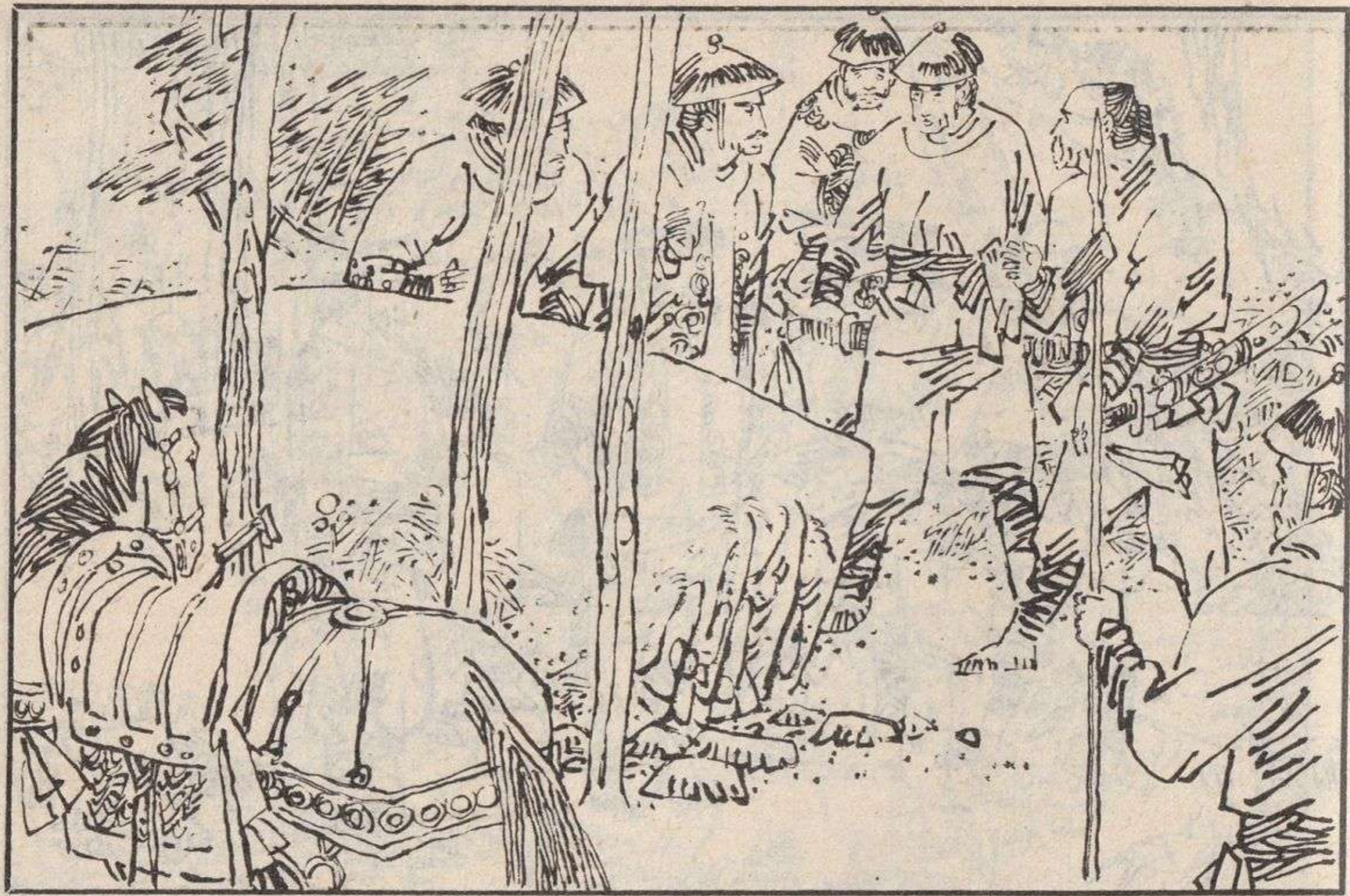
121 那人竟不回头，马蹄翻飞，下山而去。刚走过大队，队末一名清兵又是惨叫一声，倒地身亡，众兵丁都吓得呆了。



122 张召重命侍卫们守住大车，亲往后队察看。他看了朱祖荫的受伤右肩，又命兵丁将死去的清兵脱光衣服验伤，都是一大块乌青，五指掌形，隐约可见。众兵丁喧哗起来，叫道：“鬼摸，鬼摸！”



123 张召重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朱兄弟和这两名士兵，明明是为黑沙掌所伤。江湖上黑沙掌好手寥寥可数，我怎么会认不出来？”瑞大林道：“说到黑沙掌，当然是西川青城派的慧侣道人海内独步，不过慧侣已死去多年，莫非真是他的鬼魂不成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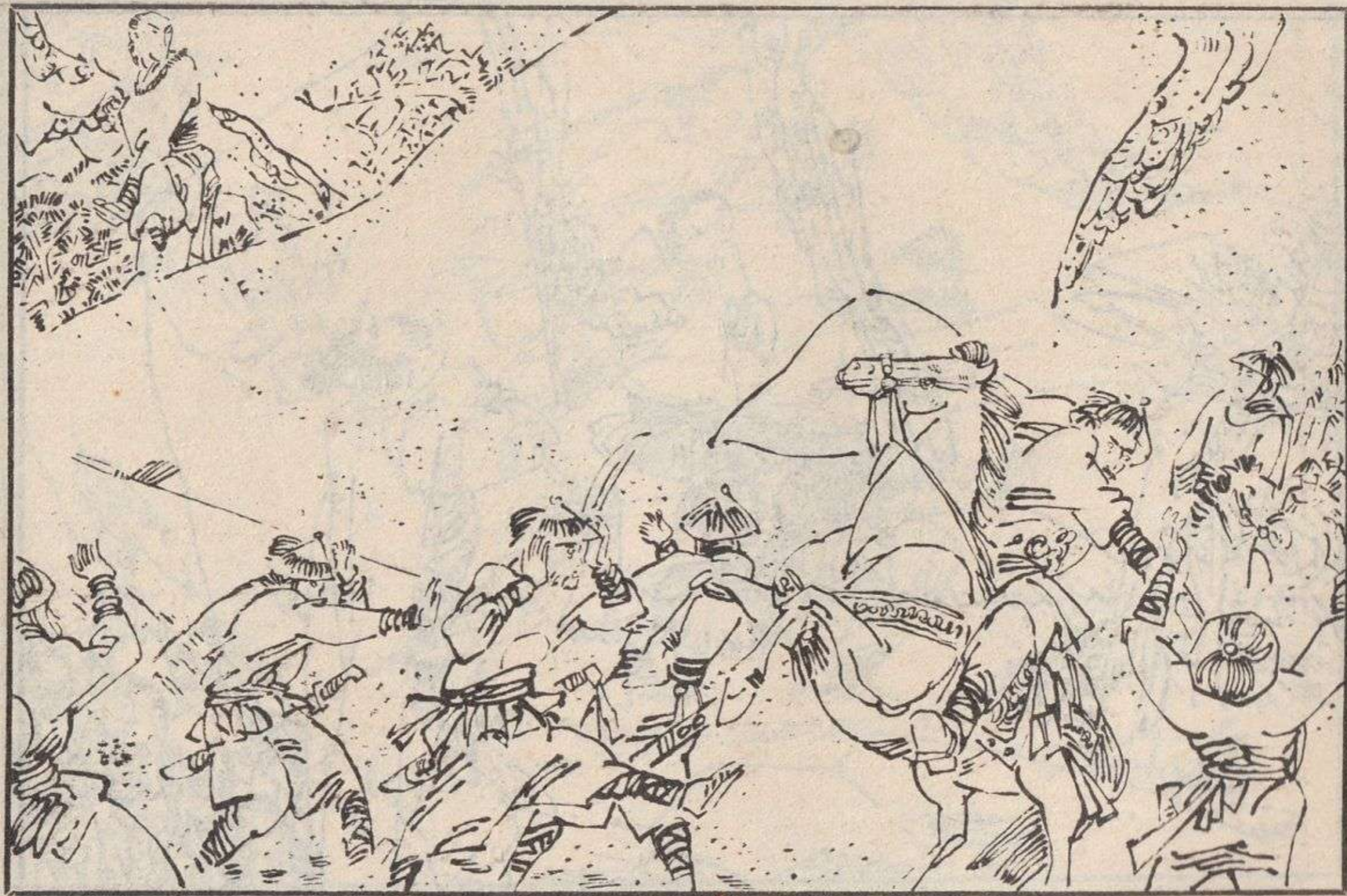
124 张召重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是了，这是慧侣道人的徒弟，人称黑无常、白无常的常氏兄弟。好啊，这对双生兄弟也跟咱们干上了。”他可不知常氏兄弟是红花会中人物。瑞大林，成横等人久闻西川双侠大名，心下也暗暗惊疑。



125 这天要过乌鞘岭，那是甘凉道上有名的险峻所在。走了半日，越来越冷，道路也越来越险，九月天气，竟自飘下雪花来。忽听得前面山后发出一阵鬼啸，声音凄厉，只听前面喊道：“过来的见阎王——回去的有活路——”



126 平旺先带了十多名清兵，下马冲上，刚转过山坳，对面一箭射来，一名清兵当胸中箭，大叫一声，跌下山谷。平旺先身先士卒，向前冲去，对方箭无虚发，又有三名清兵中箭。



127 众清兵伏身避箭，只见山腰里转出一人，便是昨天那个神出鬼没、举手杀人的无常鬼。胆小的大呼小叫，转身便逃，曹能大声喝止，哪里约束得住？平旺先举刀砍死一名士兵，军心才稳了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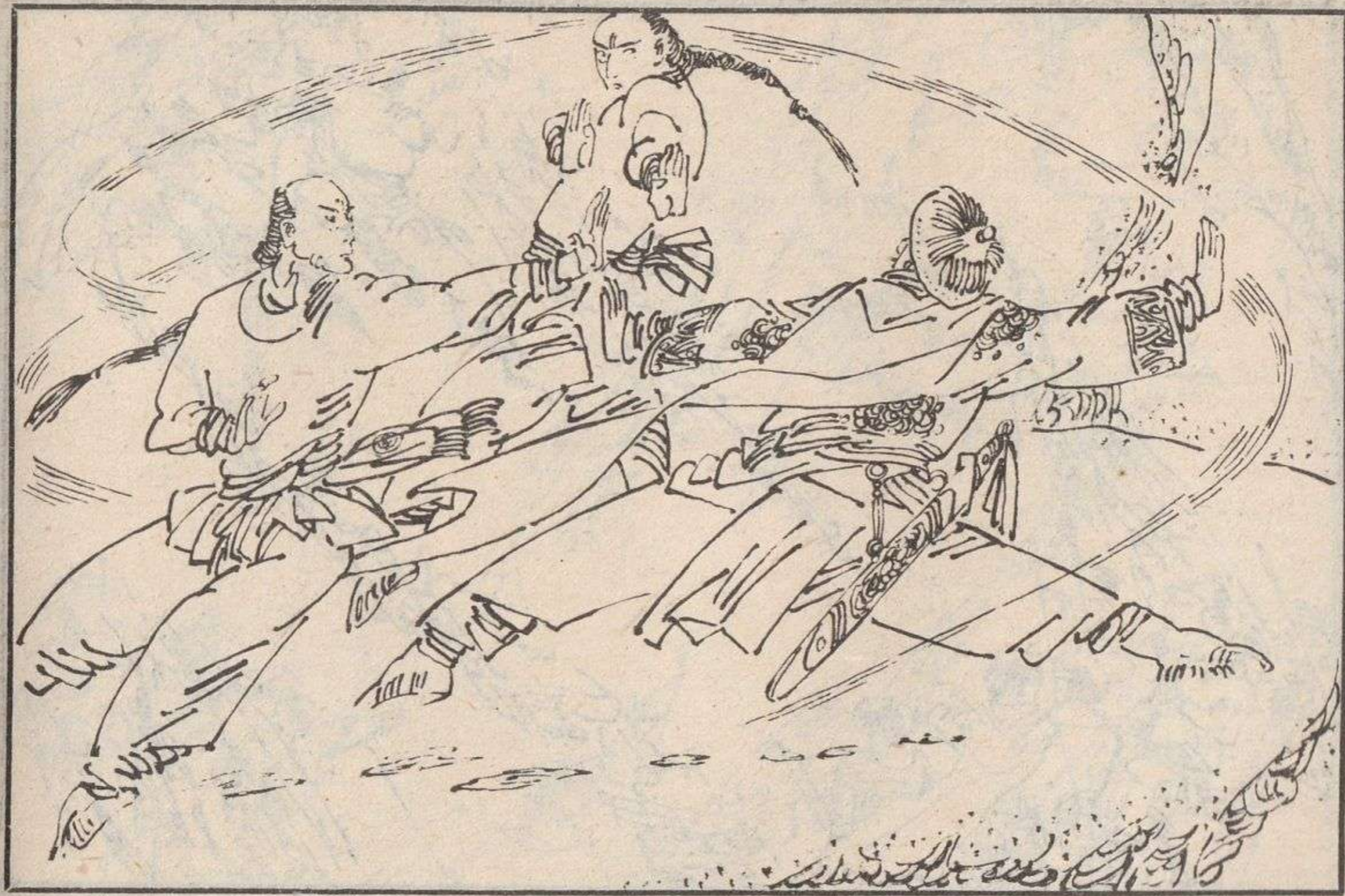
128 张召重要瑞大林看守住大车，自己越众上前，朗声说道：“前面可是常氏双侠？在下张召重有礼。你我无怨无仇，何故一再相戏？”那人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哈，今日可是双鬼会判官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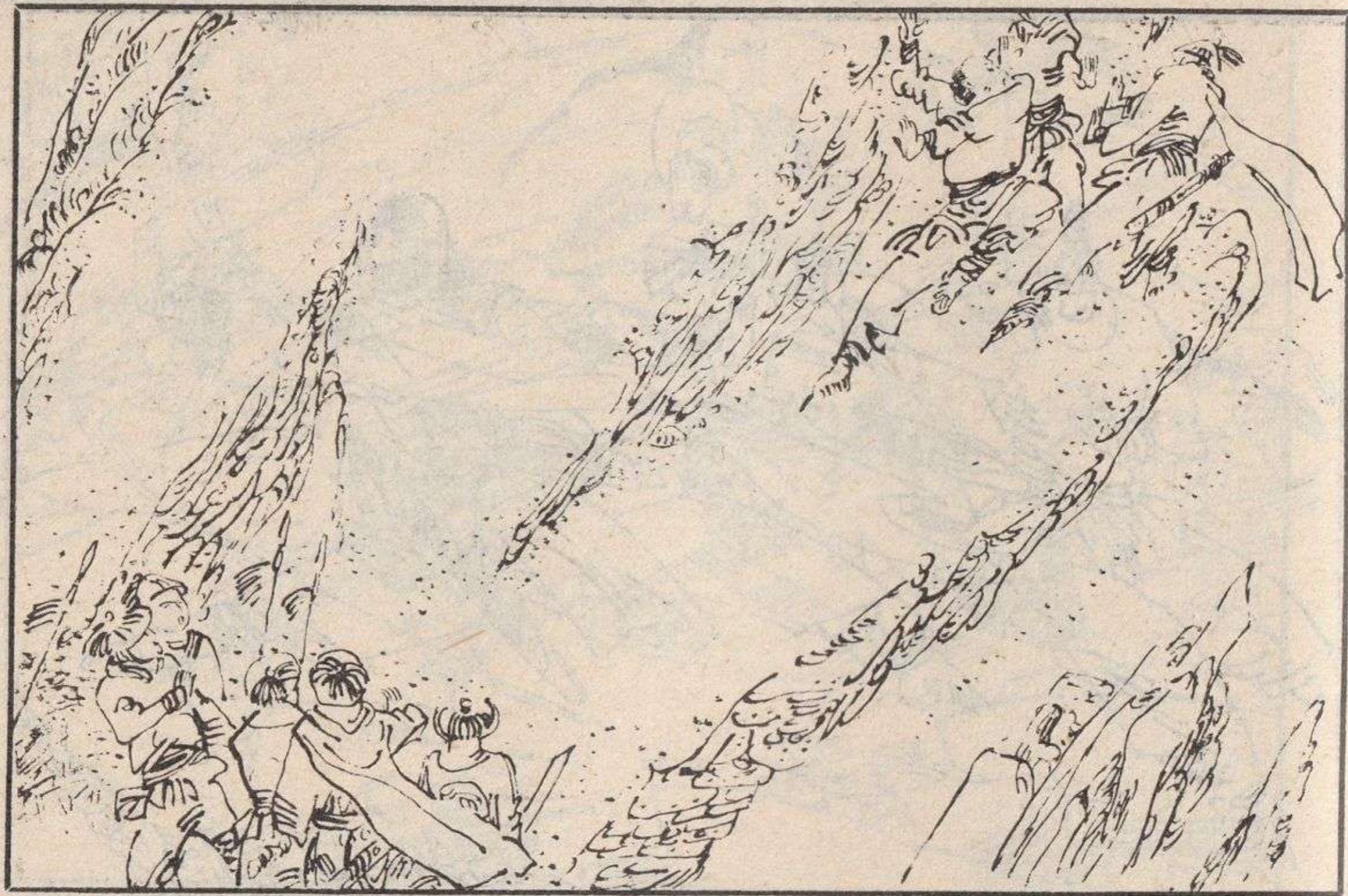
129 那人大踏步走近，呼的一声，右掌当面劈到。此处地势狭隘异常，张召重无法闪避，左手运内力接了他这一掌。双掌相遇，两人较量了一下内力。张召重变招奇快，左腿掠地扫去，那人躲避不及，双掌合抱，猛地向他太阳穴击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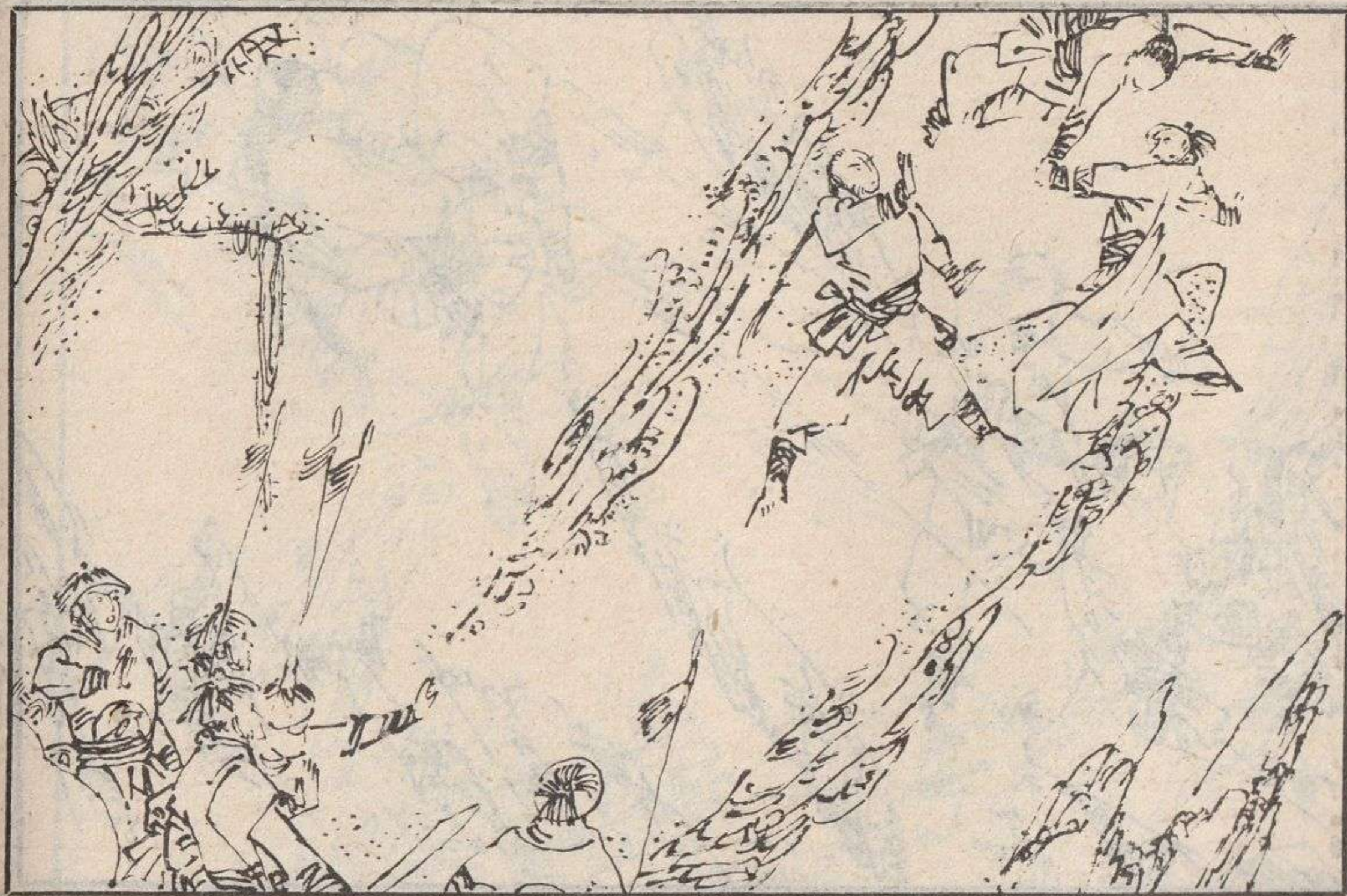
130 张召重一侧身，左腿倏地收住，向前跨出两步，双方在峭壁旁交错而过，各挥双掌猛击，四只手掌在空中一碰，两人都退后数尺。忽地背后一掌劈到，张召重闪身让开，见又是个黄脸瘦子，面貌与前人一模一样，双掌如风攻来。



131 成横、朱祖荫等人抢了上来，见三人挤在宽仅数尺的山道之中恶斗，空有二百余人，却无法上前相助，只得呐喊助威。三人愈打愈紧，张召重见敌人四只手掌挥击，呼呼风响，声威惊人，当下见招拆招，更加凝神谨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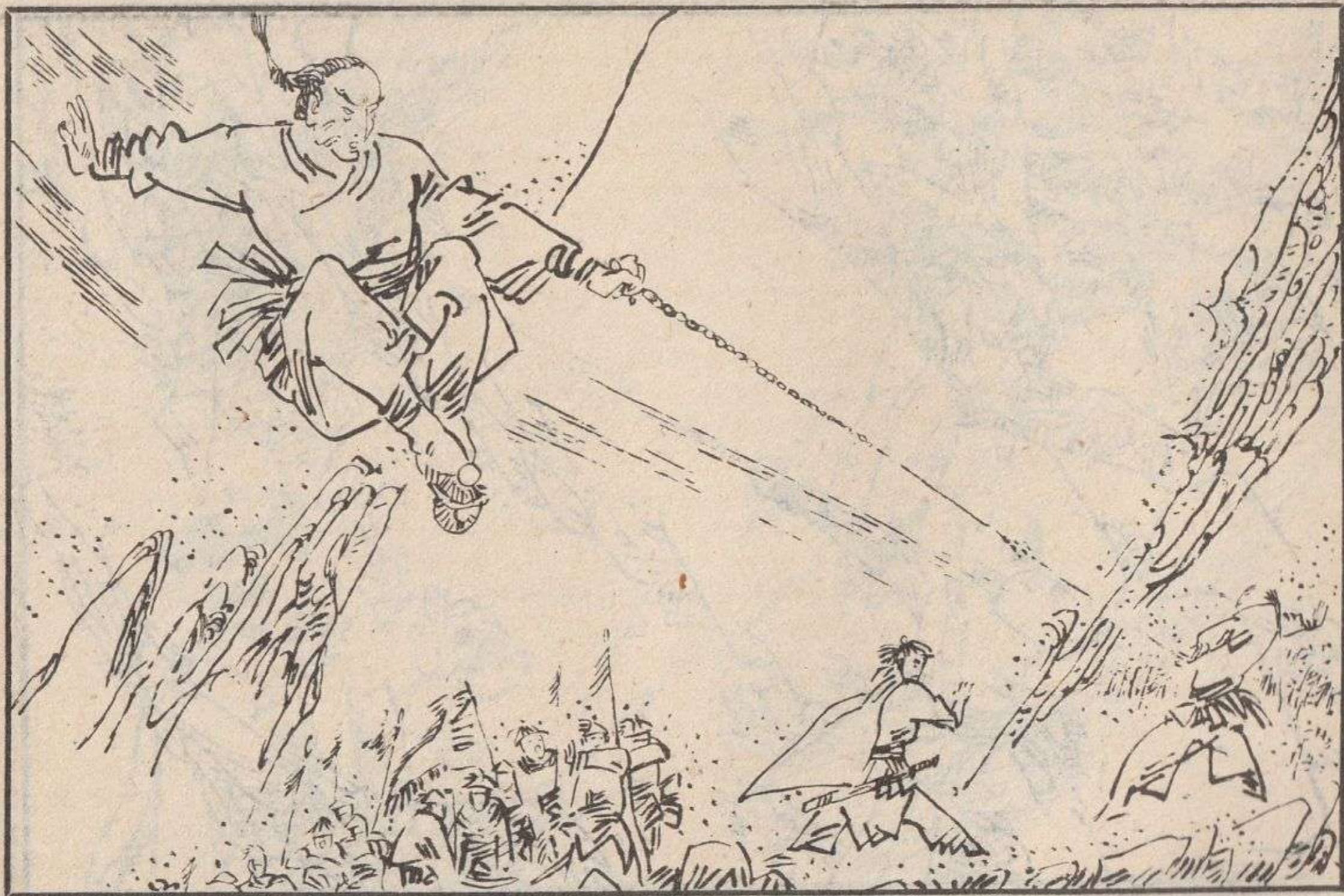
132 恶战良久，对方一人忽然斜肩向他撞来，张召重侧身闪开，另一人抢得空档，背靠石壁，大喝一声，右掌反挥。同时左面那人左脚飞出。两人拳脚并施，硬要把他挤入深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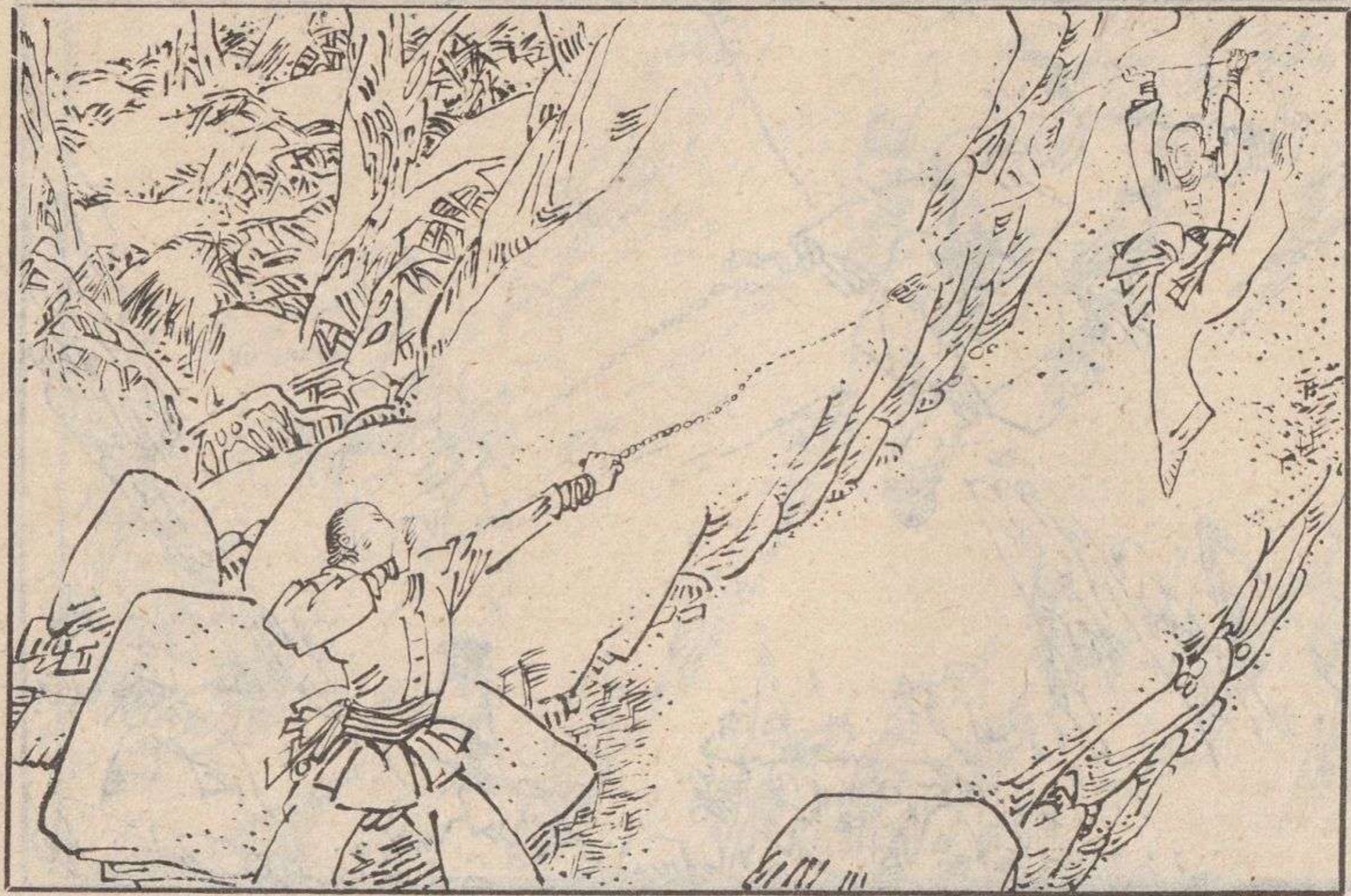
133 张召重见敌人飞脚踢到，退了半步，一只脚踏在崖边，一只脚已经悬空。众官兵都惊叫起来。此时另一人的掌风已扑面而来，张召重情急智生，施展擒拿手法，左手一勾，已挽住对方手腕，喝一声“起”，将他提了起来。



134 那人手掌一翻，也拿住了张召重手腕，只是双足离地，力气施展不出，被张召重奋起神威，一下掷入山谷，那人正是常氏双侠中的常赫志。众官兵又是齐声惊叫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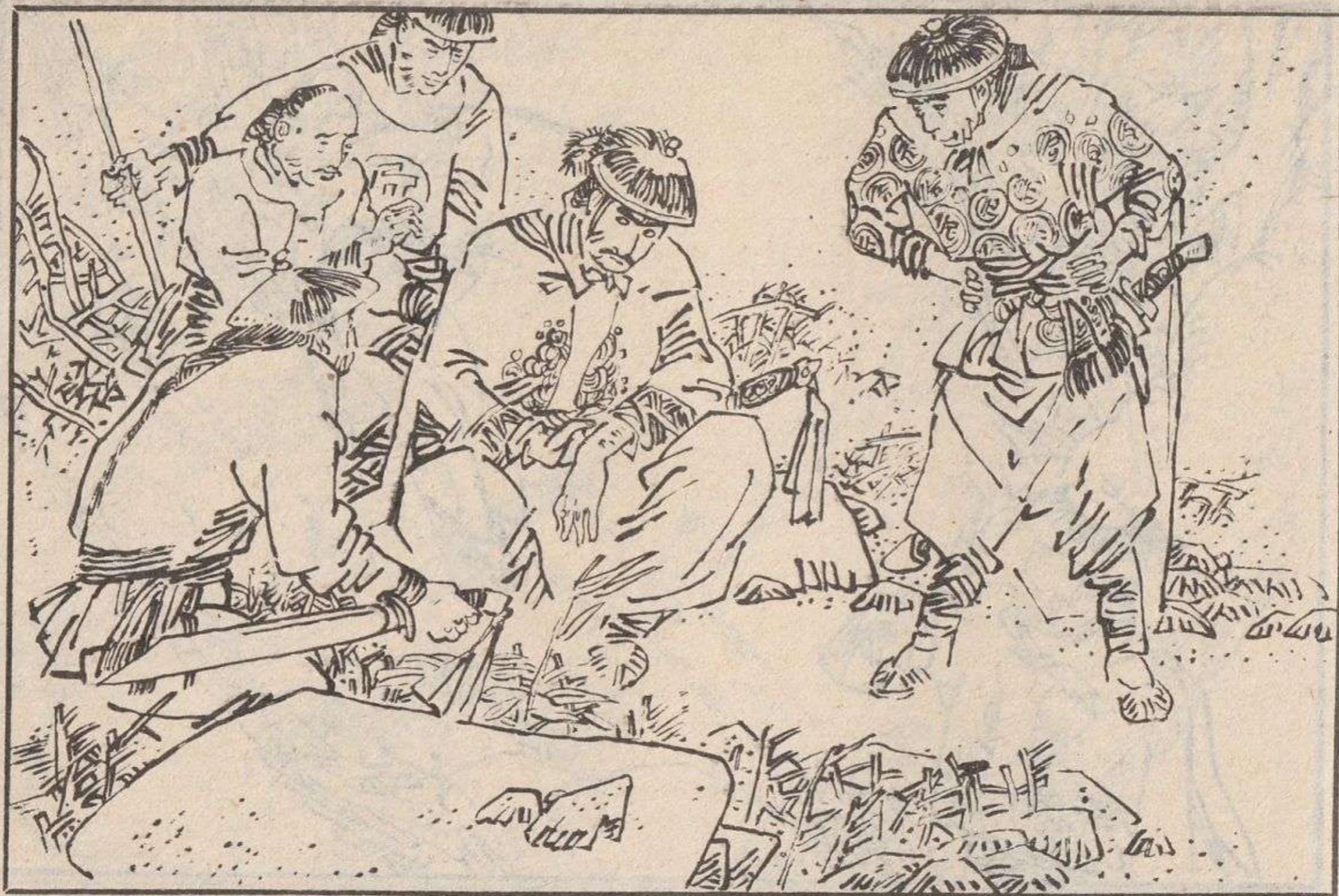
135 常赫志虽身子临空，但心神不乱，在空中双脚紧缩，翻了个斤斗，乘下跌之势稍缓，已在腰间取出飞抓，一扬手，飞抓笔直蹿将上来。这时常伯志飞抓也已从上向下飞出，只一瞬间，两把飞抓在半空中对接住。



136 常伯志不等兄长下跌之势堕足，双手外挥，将他身子挥了起来，落在十余丈外的山路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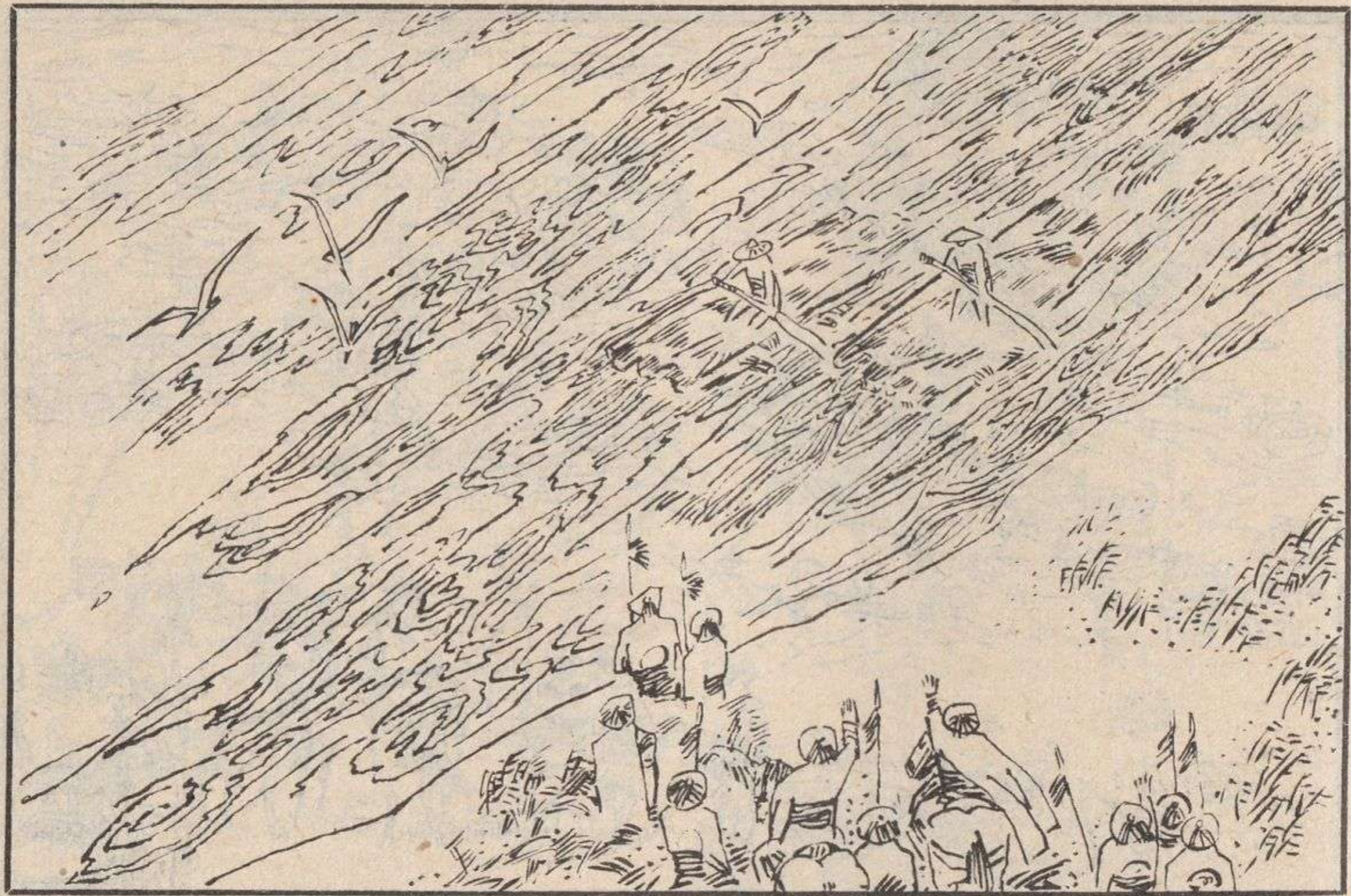
137 常伯志回身一拱手，说道：“火手判官武艺高强，佩服佩服。”也不见他弯腰用劲，忽然平空拔起，倒退着蹿出数丈，挽了常赫志的手，兄弟俩双双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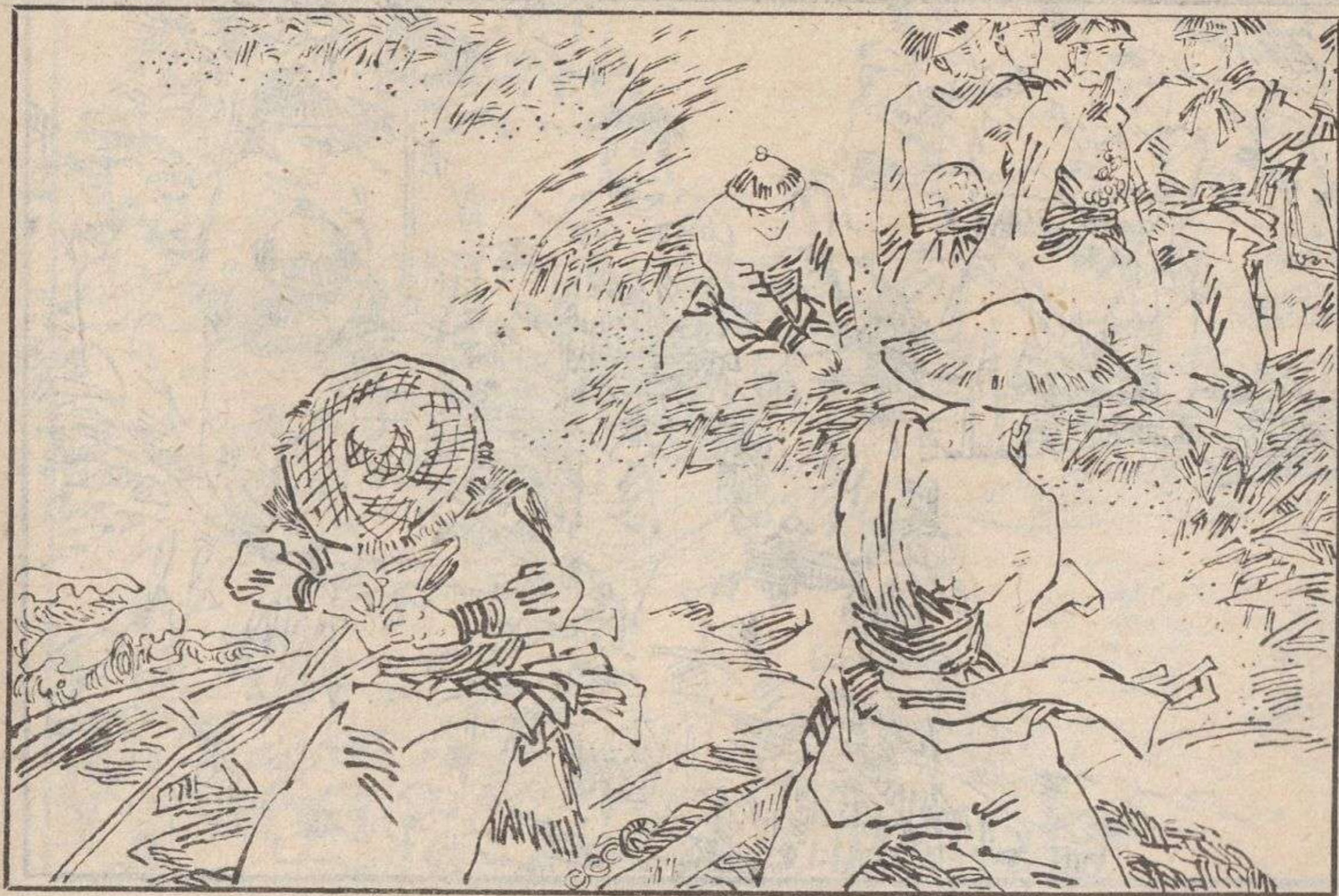
138 众官兵纷纷围拢，有的大赞张召重武功，有的惋惜没把常赫志摔死。张召重一语不发，扶石壁慢慢坐下。瑞大林低声问道：“没受伤么？”张召重调匀呼吸，过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没事。”一看自己手腕，五个乌青的手指印嵌在肉里，心下也自骇然。



139 大队过得乌鞘岭，将到黄河边上，远远已听到轰轰的水声，又整整走了大半天，才到赤套渡头。这时天色已晚，暮霭茫茫中，但见黄水浩浩东流，惊涛拍岸。张召重道：“咱们今晚过河，水势险恶，一耽搁怕要出乱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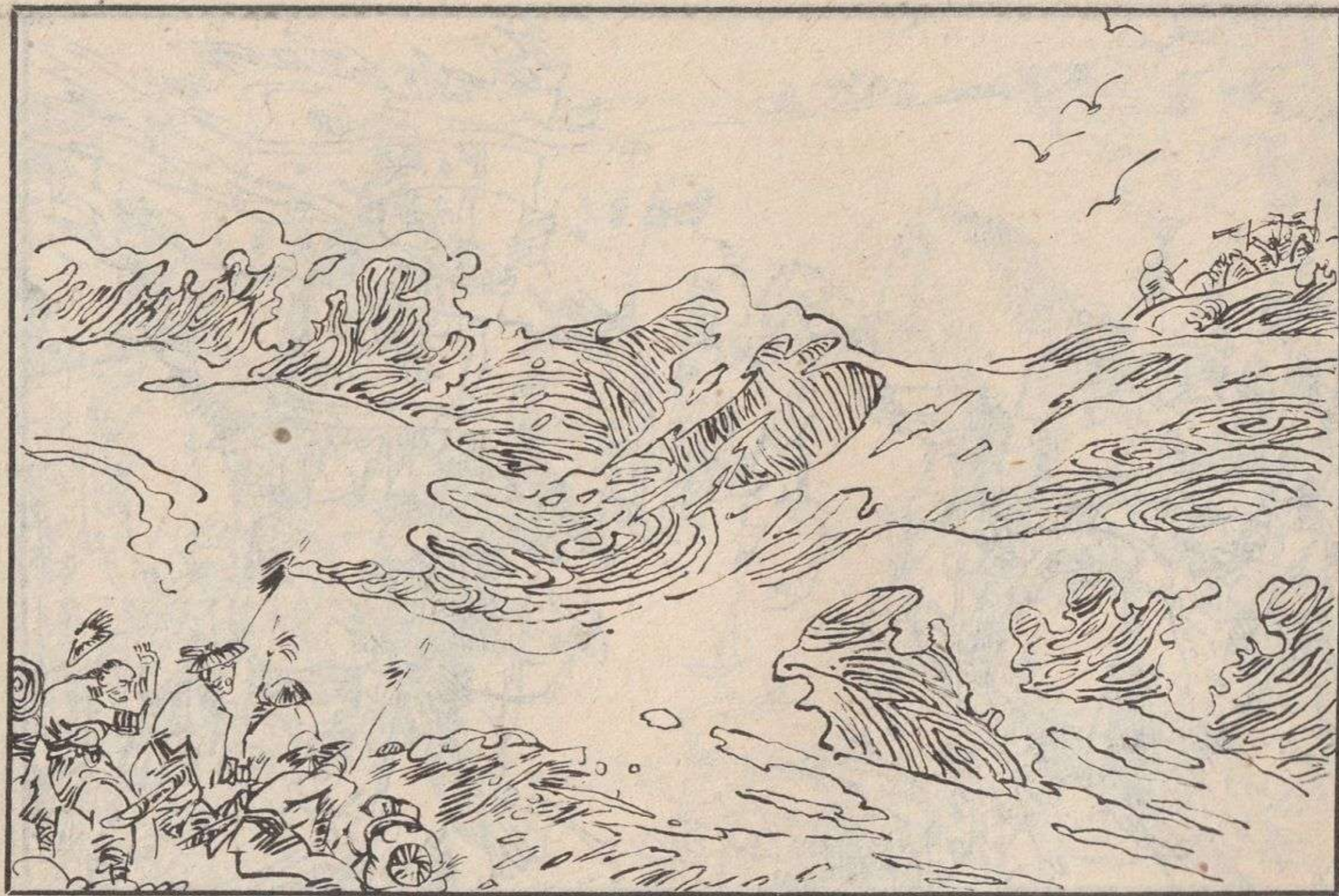
140 黄河上游水急，船不能航，渡河全仗羊皮筏子。兵卒找了半天也未找到半只。天更黑了，张召重正自焦躁，忽然上游箭也似地冲下两只羊皮筏子。众兵丁高声大叫：“喂，艄公，你把我们渡过去，赏你银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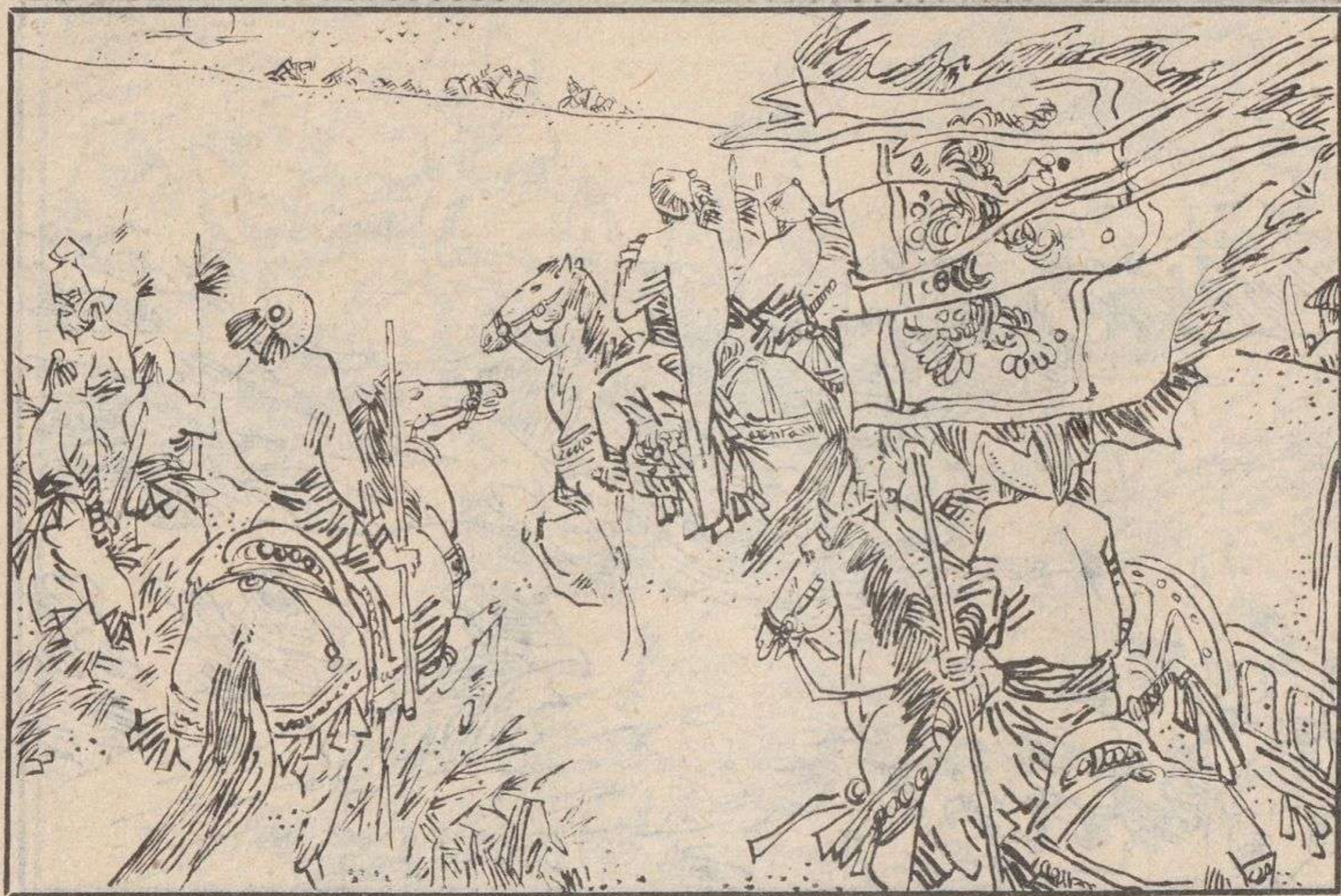
141 两只筏子靠近岸来。平旺先请张召重与众侍卫押着文泰来先行上筏。张召重打量艄公，斗笠遮住了半边脸，看不清楚面目，臂上肌肉盘根错节，显得臂力不小，手中提着一柄桨，黑沉沉的似乎并非木材所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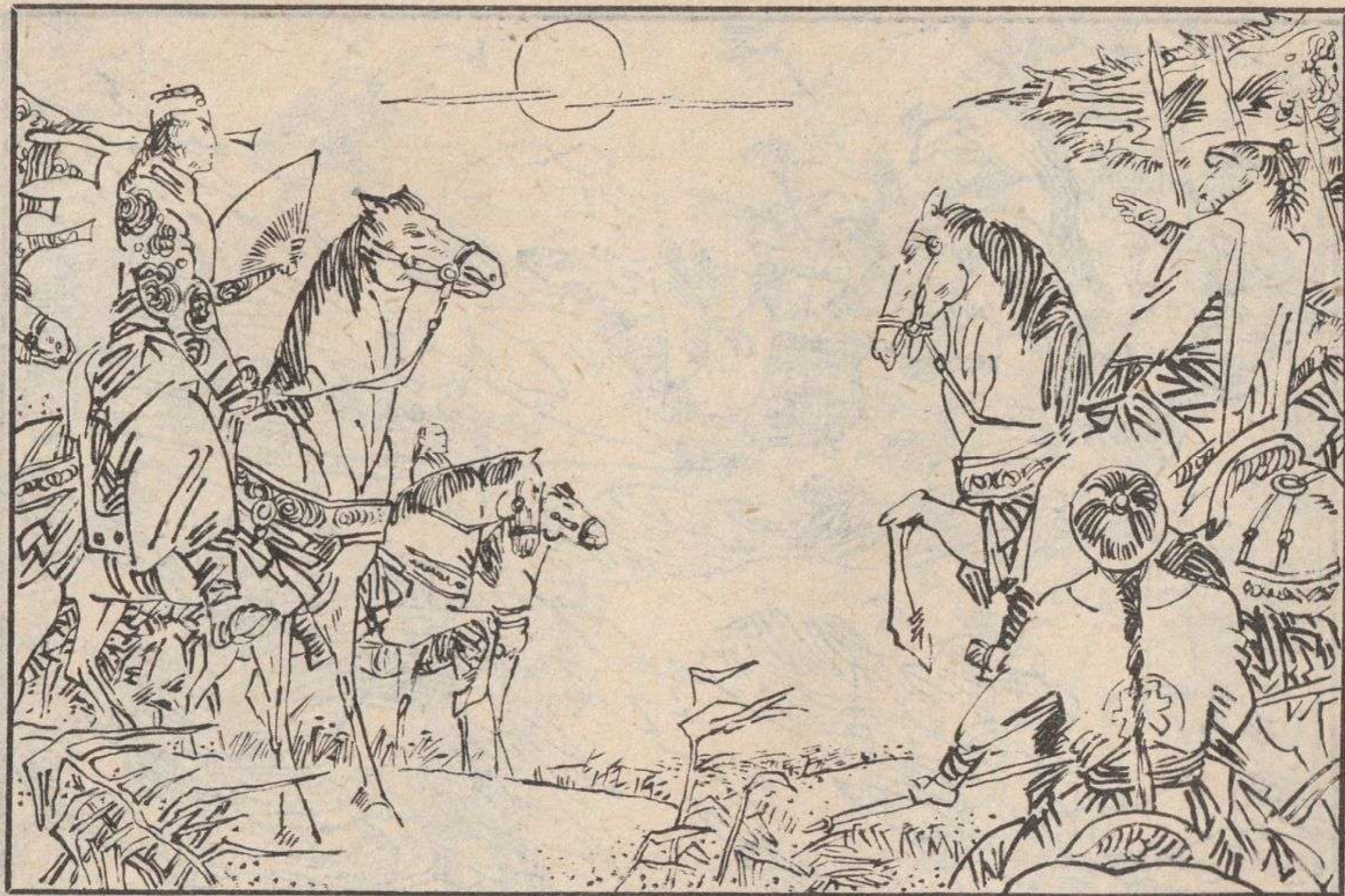
142 张召重心念一动，自己不会水性，可别着了道儿，便道：“平参将，你先领几名兵士过去。”平旺先答应了，上了筏，另一只筏子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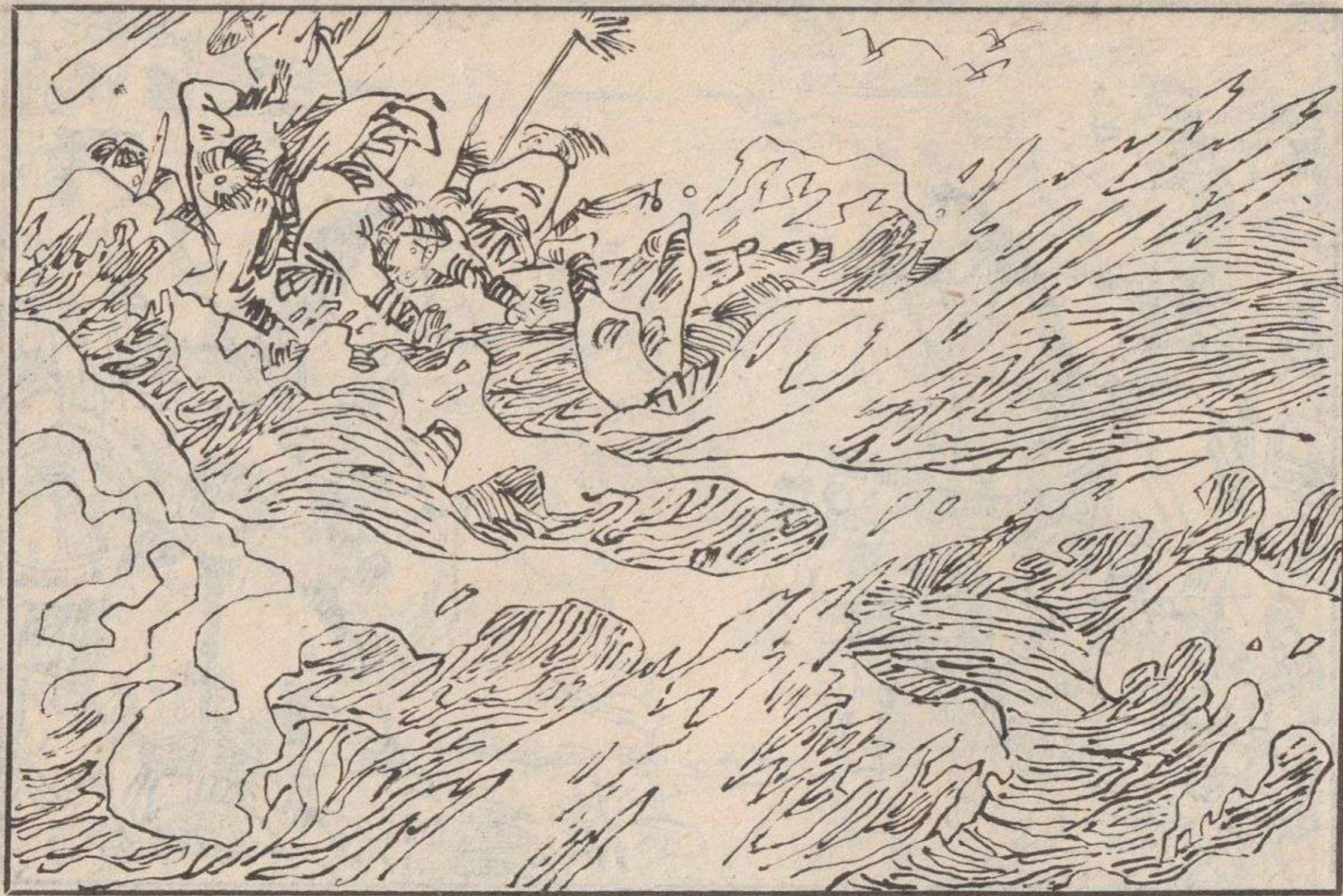
143 水势湍急，两只筏子笔直向上游划去，划了数十丈，才转向河心。两个艄公精熟水性，安安稳稳地将众官兵送到对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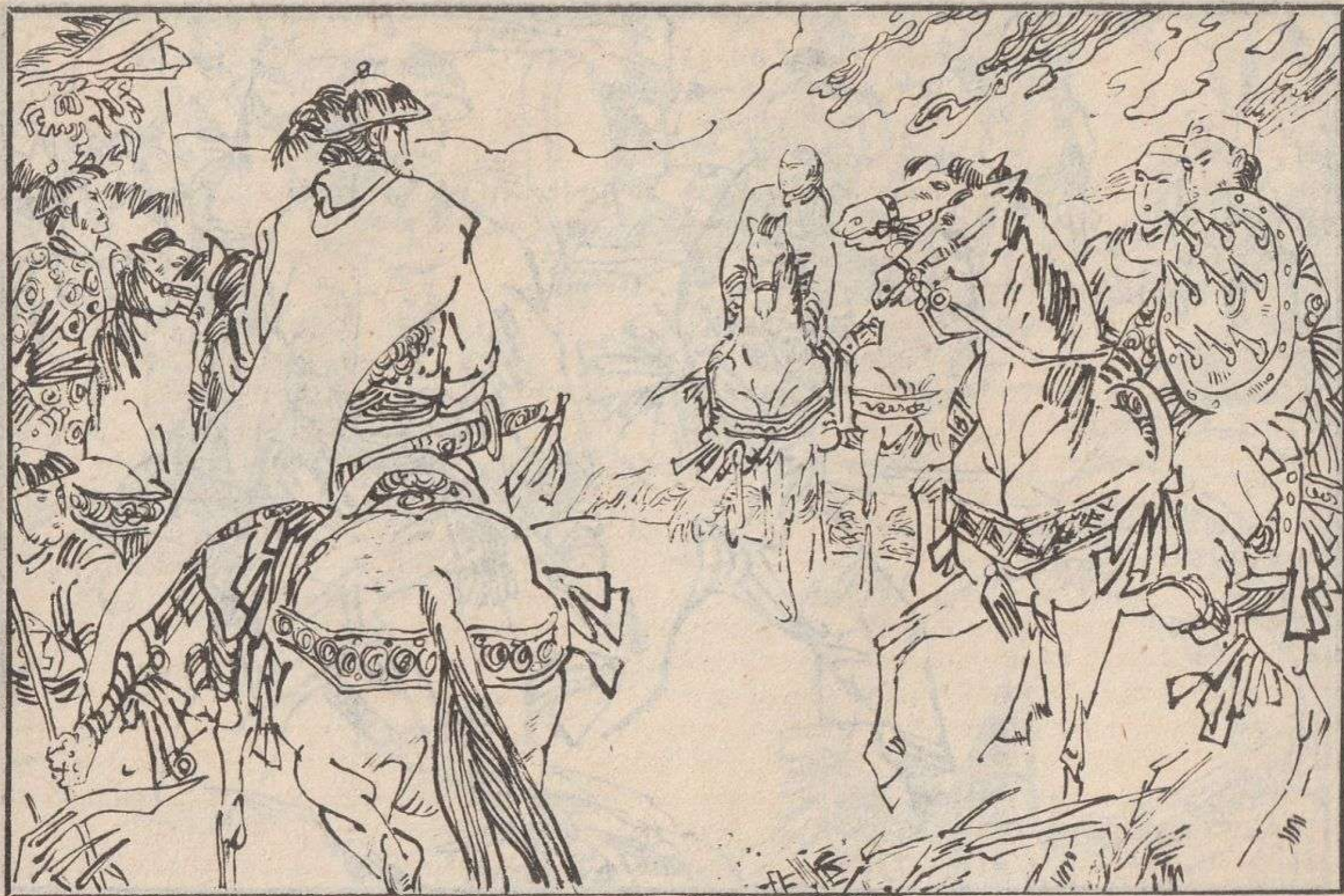
144 第二渡又来接人。这次是曹能领兵，筏子刚离岸，忽然后面一声长啸，唢哨大作。张召重忙命士兵散开将大车团团围住，只见东、西、北三面疏疏落落地出来十余匹坐骑。张召重一马当先，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

145 对方一字摆开，中间一人控马越众而出，手中不持兵器，一柄白扇缓缓挥动，朗声说道：“前面想必是火手判官张召重。我们四哥多蒙阁下护送到此，特来相迎。”张召重道：“你们是红花会的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正是红花会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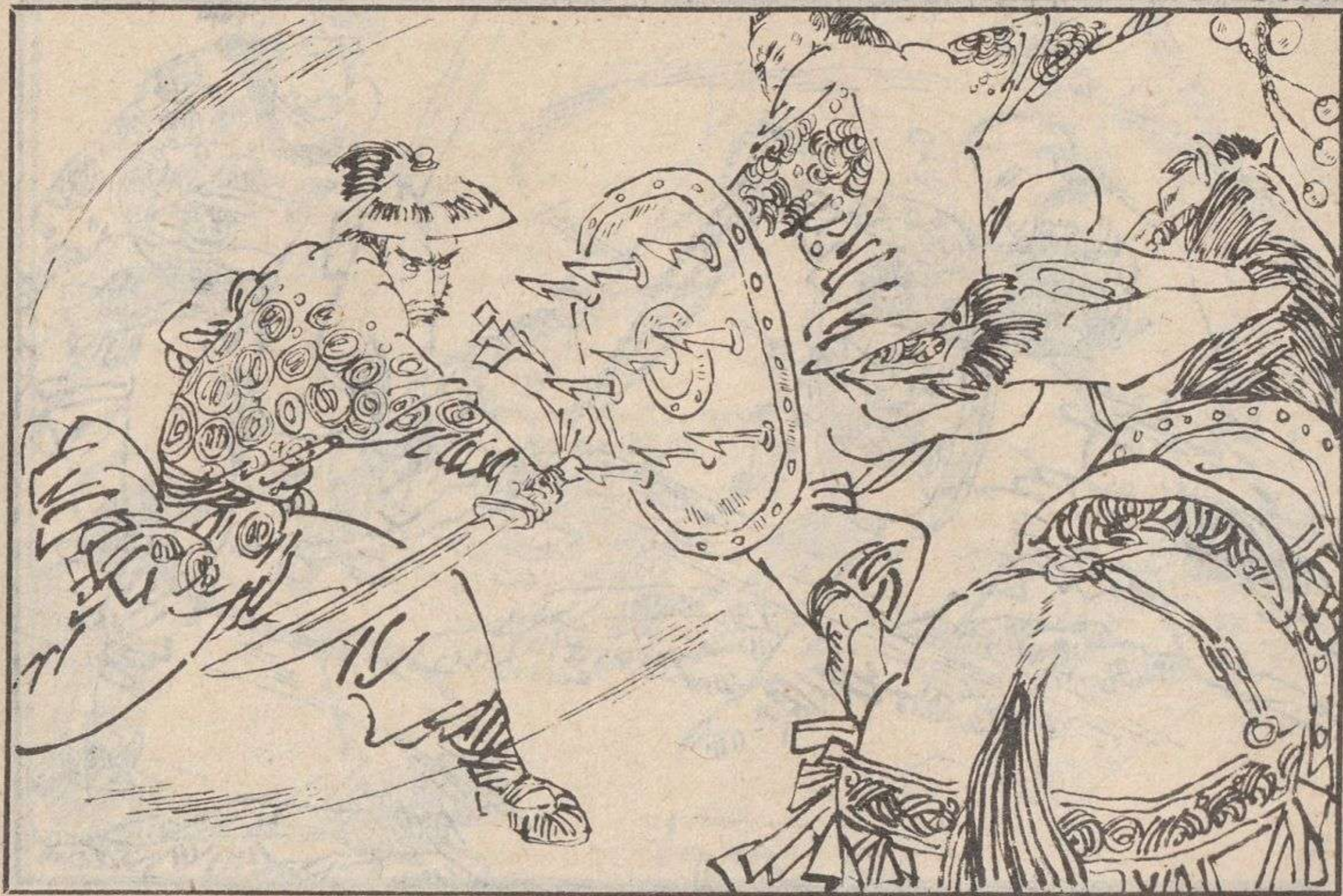
146 曹能坐在筏子上，见岸上来了敌人，吓得面如土色。只听得那边筏子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：“十三弟，动手吧！”曹能挺枪向艄公刺去，艄公挥桨挡开，翻过桨柄把曹能打入黄河。两只筏子上的艄公兵刃齐施，将众官兵都打入河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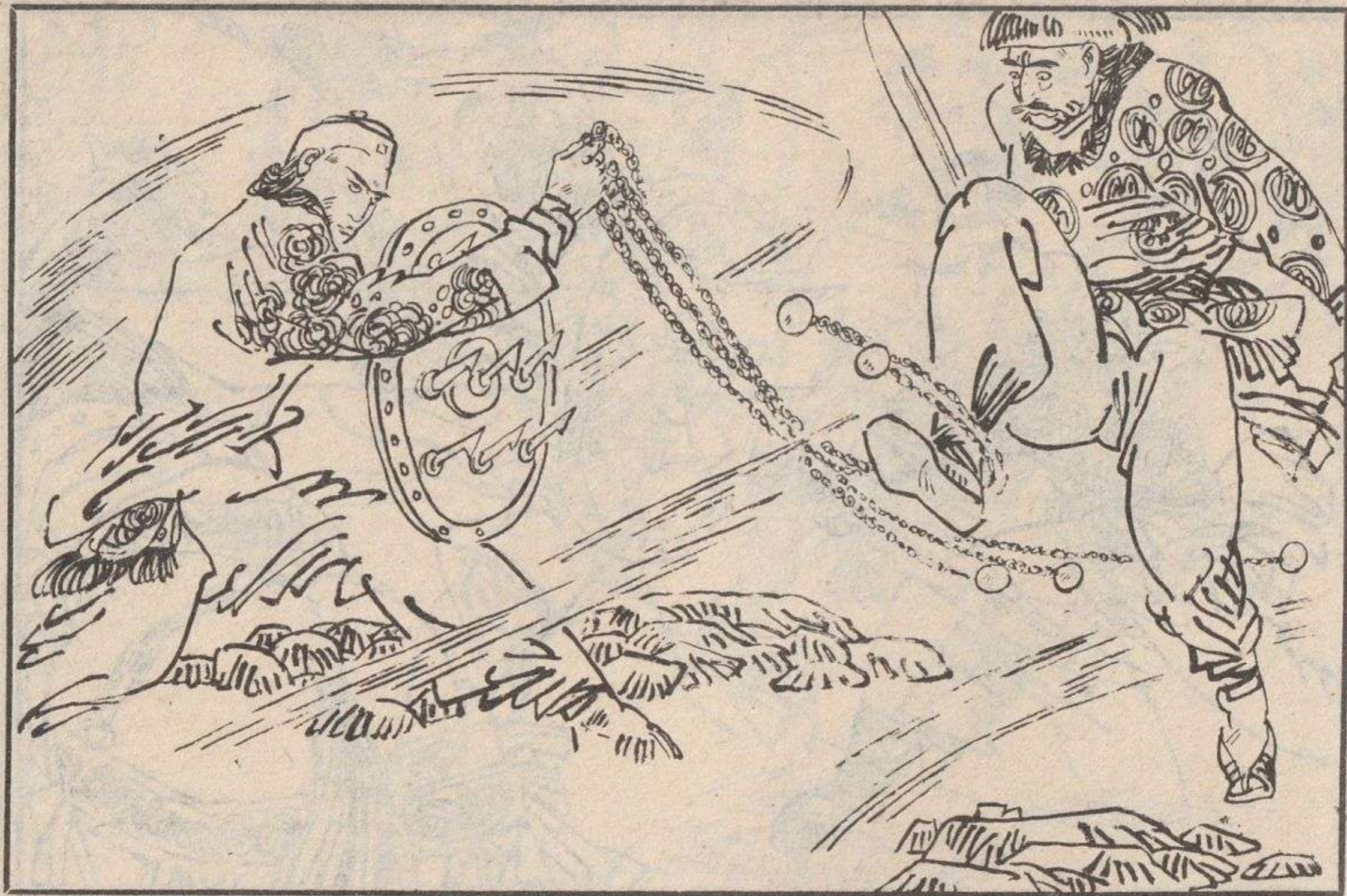
147 这边张召重自幸小心谨慎，否则此时已成黄河之鬼，当下定了定神，高声喝道：“你是红花会什么人？”对面那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件兵器，就知道我是谁了。”心砚打开包裹，将两件兵器放在陈家洛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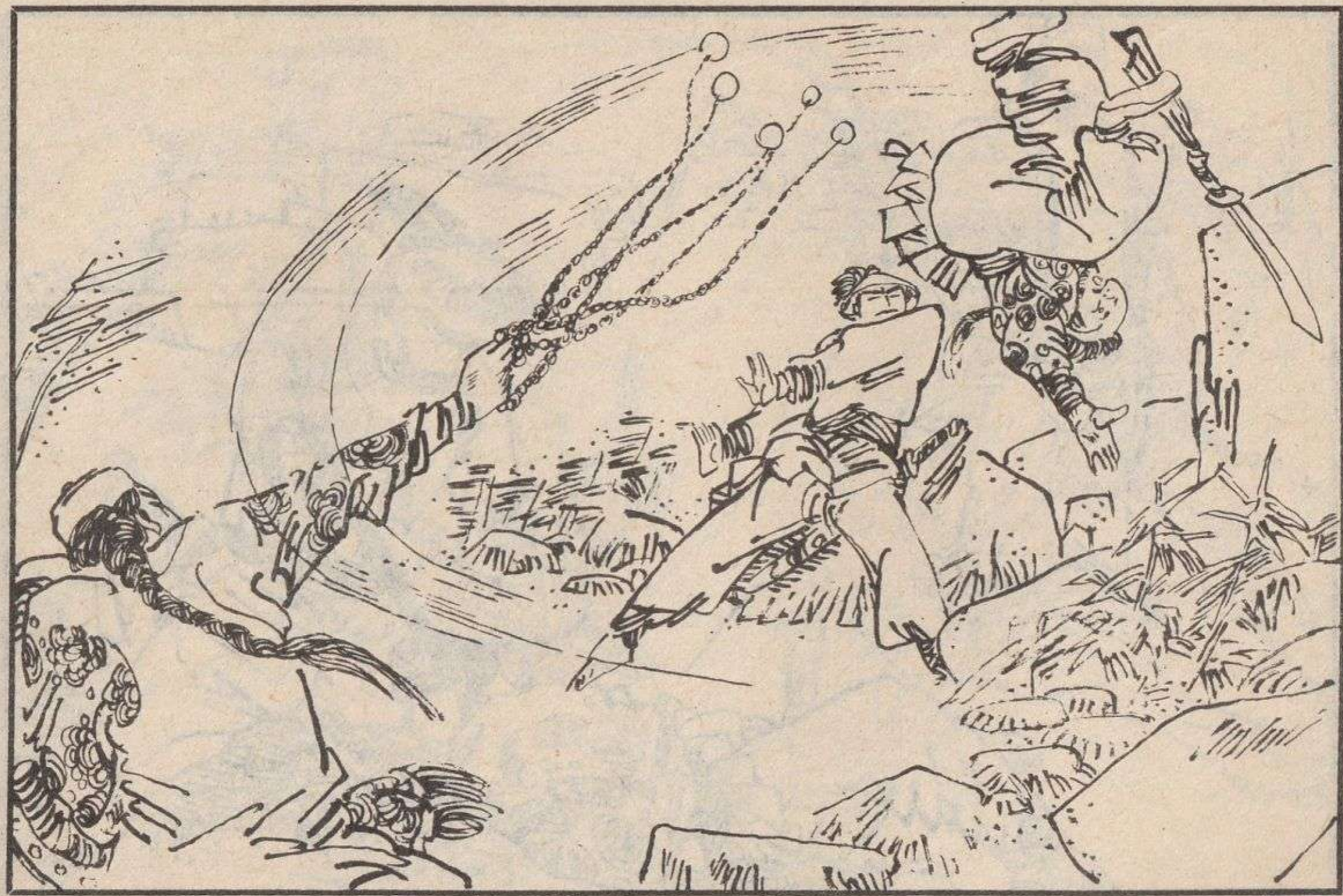
148 此番红花会群雄追上官差，因张召重名气太大，陈家洛不由得手痒，挺身搦战。张召重飞身下马，拔剑在手，逼近数步，忽然身后抢上一人，说道：“张大人，待我打发他。”张召重见是御前侍卫朱祖荫，心想正好让他先行试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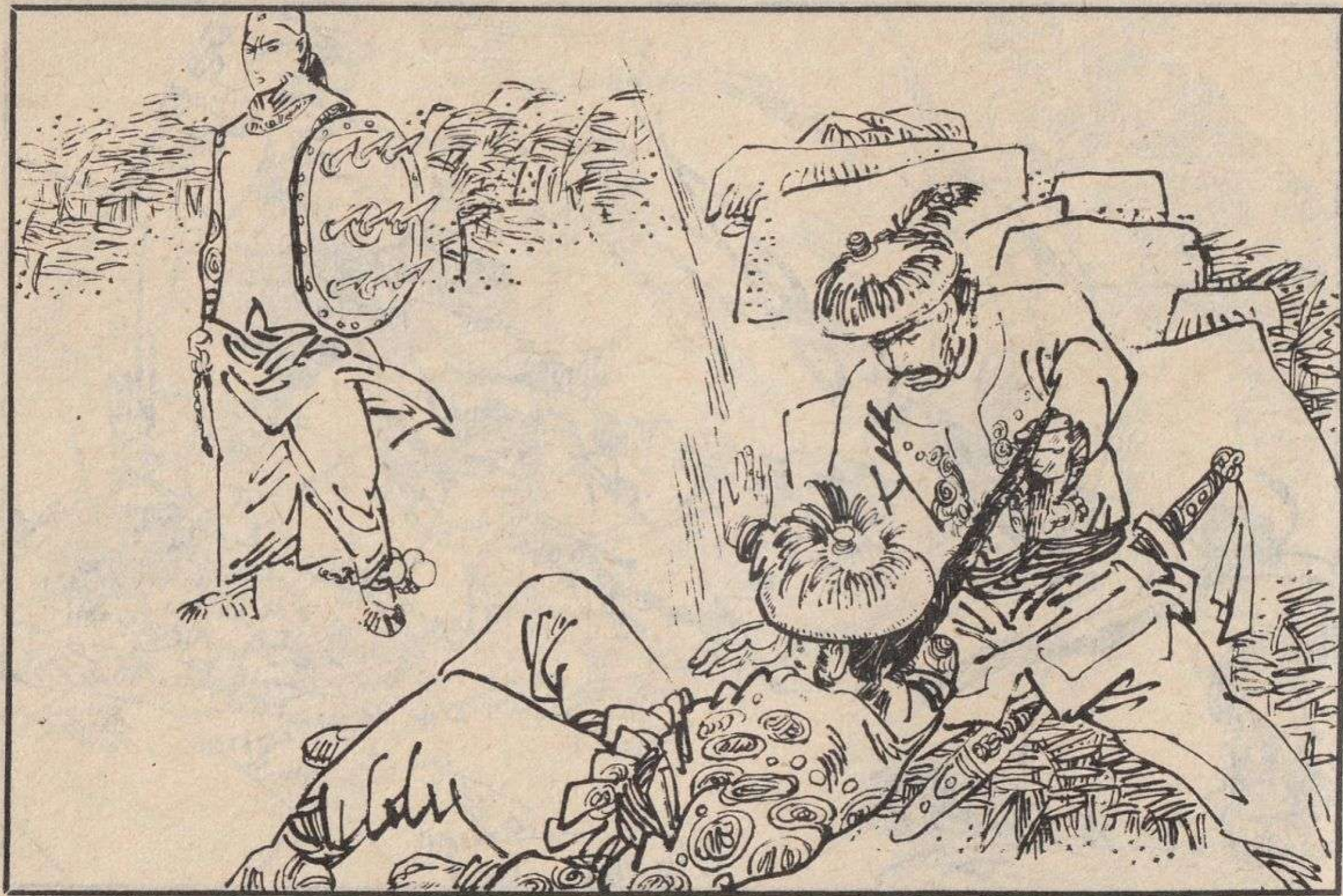
149 朱祖荫抢上前去，举刀向陈家洛腿上砍去。陈家洛轻飘飘地跃下马来，左手举盾牌一挡。月光之下，朱祖荫见敌人所使的是件奇形兵刃，盾牌上生着九枚明晃晃的尖利倒钩，自己单刀若和盾牌一碰，必将给倒钩锁住，心中一惊，急忙抽刀。



150 陈家洛盾牌可守可攻，顺势按了过来，朱祖荫退出两步。陈家洛右手一扬，五条绳索迎面打来，每条绳索尖端均有铜球，专点人身三十六大穴。朱祖荫知道厉害，拔身纵起，双脚已被绳索缠住。



151 陈家洛一拉，将他倒提起来，随手又是一放，朱祖荫平平飞出，对准一块岩石撞去，眼见便要撞得脑袋迸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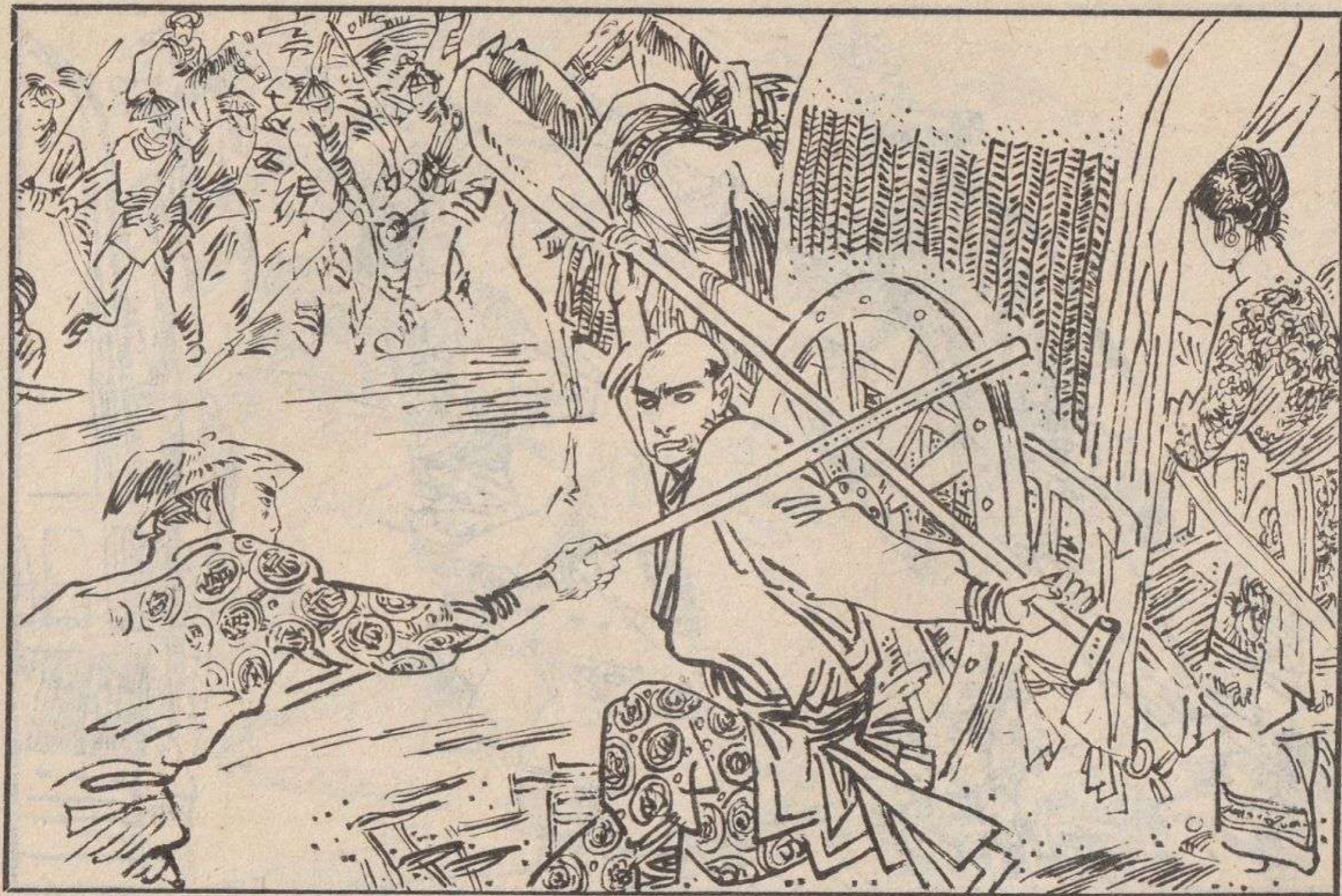
152 张召重一见敌人下马的身手，已知朱祖荫远非敌手，眼见他三招两式，即被抛出，当下晃身挡在岩石之间，左手疾伸，拉住朱祖荫的辫子提起，在他胸口和丹田上一拍，解开穴道。朱祖荫吓得心胆俱寒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

153 张召重一挺凝碧剑，刷的一剑向陈家洛右肩刺到。陈家洛右手绳索翻上，裹向剑身，左手盾牌送出，迎面向他砸去。张召重凝碧剑施展“柔云剑术”，剑招绵绵，以短拒长，有攻有守，和对方的奇形兵器狠斗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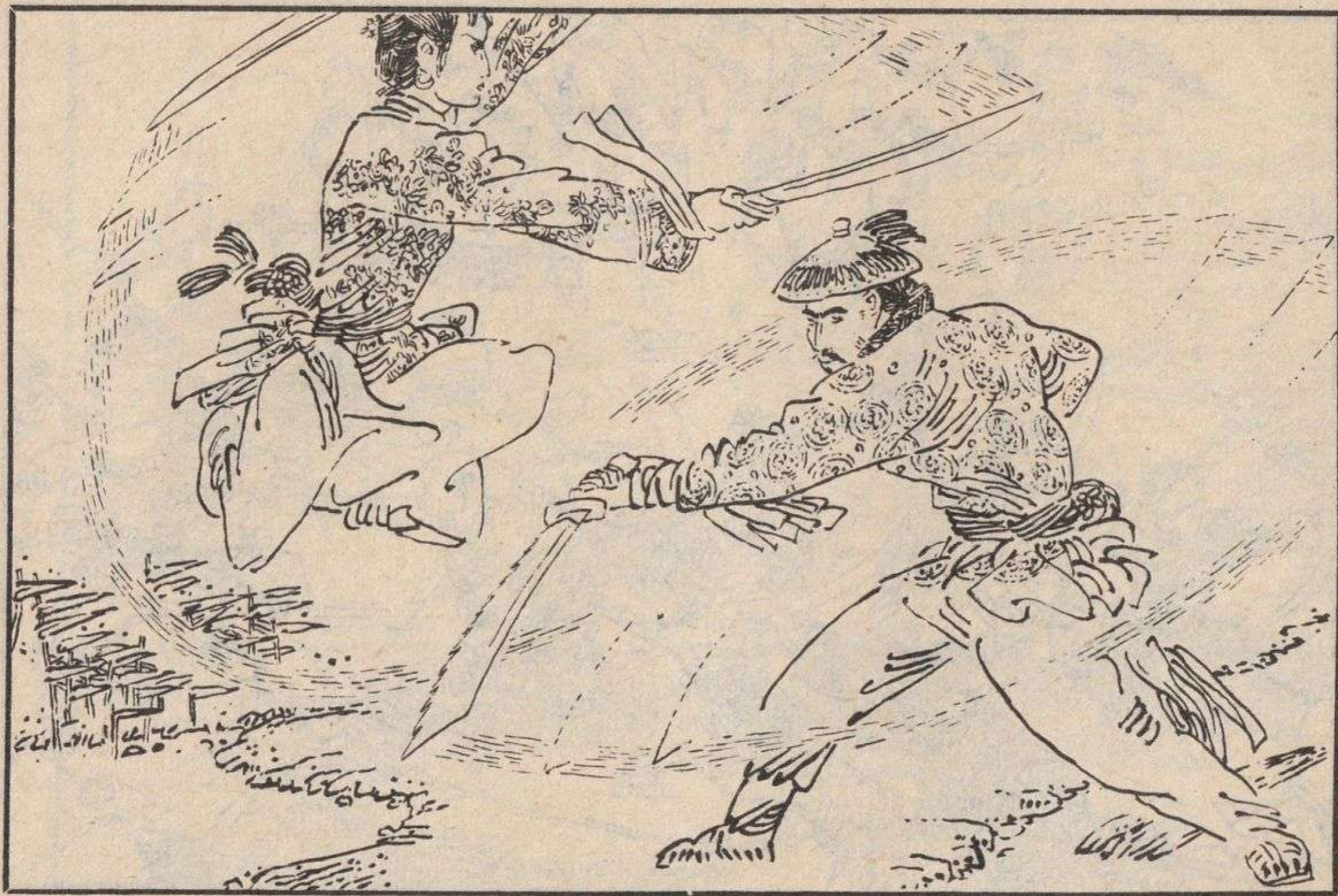
154 这时那两个艄公已上岸奔近清兵。前面的是铜头鳄鱼蒋四根，后面的人已甩脱了斗笠蓑衣，露出一身白色水靠，手持双刀，原来是鸳鸯刀骆冰。蒋四根手舞铁桨，直冲入官兵队里，当先两人被铁桨打得脑浆迸裂，余人纷纷逃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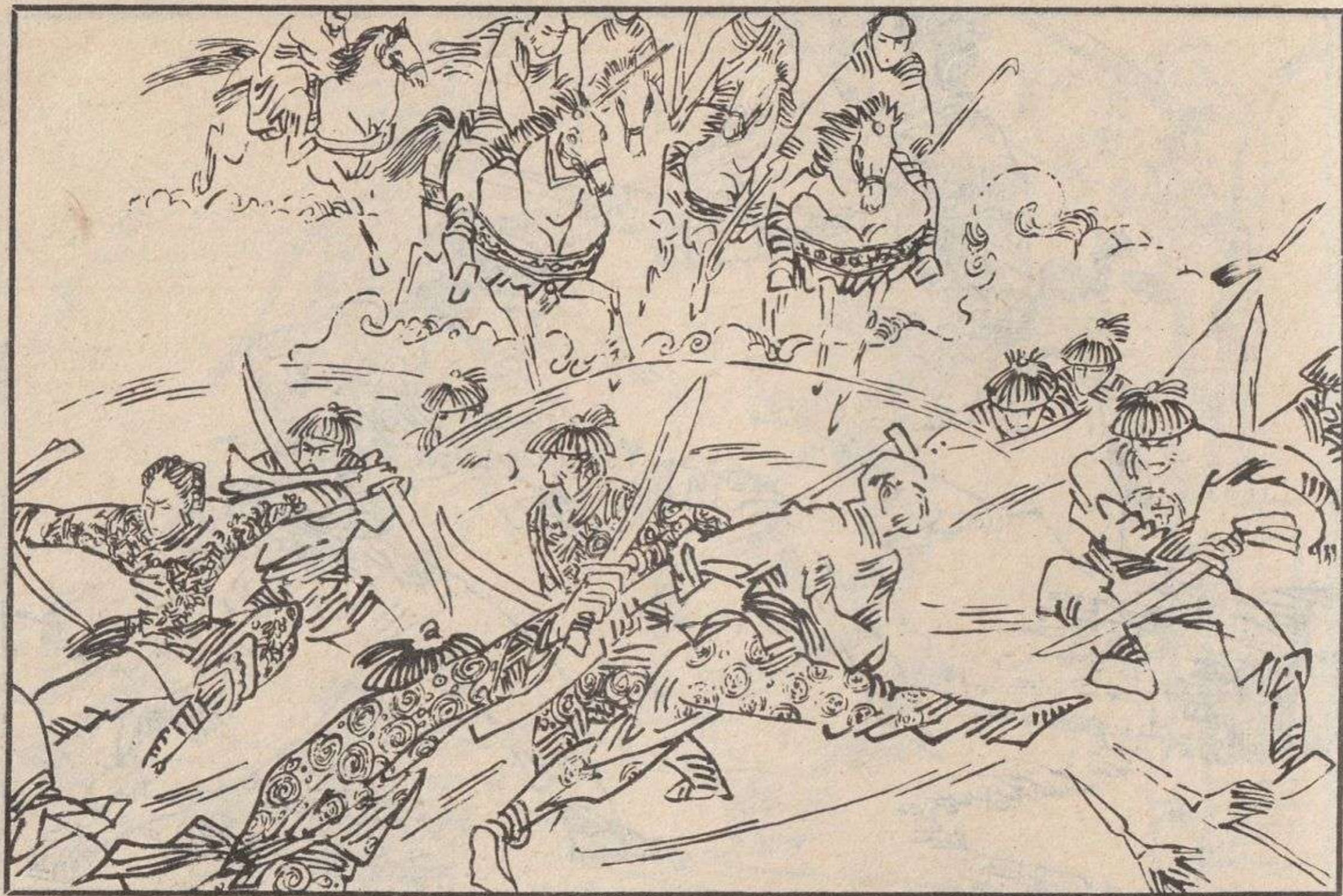
155 骆冰紧跟在后，冲到大车之旁。成横手持齐眉棍，抢过来阻拦，和蒋四根战在一起。骆冰揭起车帐，叫道：“四哥，你在这里吗？”哪知在这辆车里是身负重伤的余鱼同，他在迷糊中忽然听到骆冰声音，喜道：“你也来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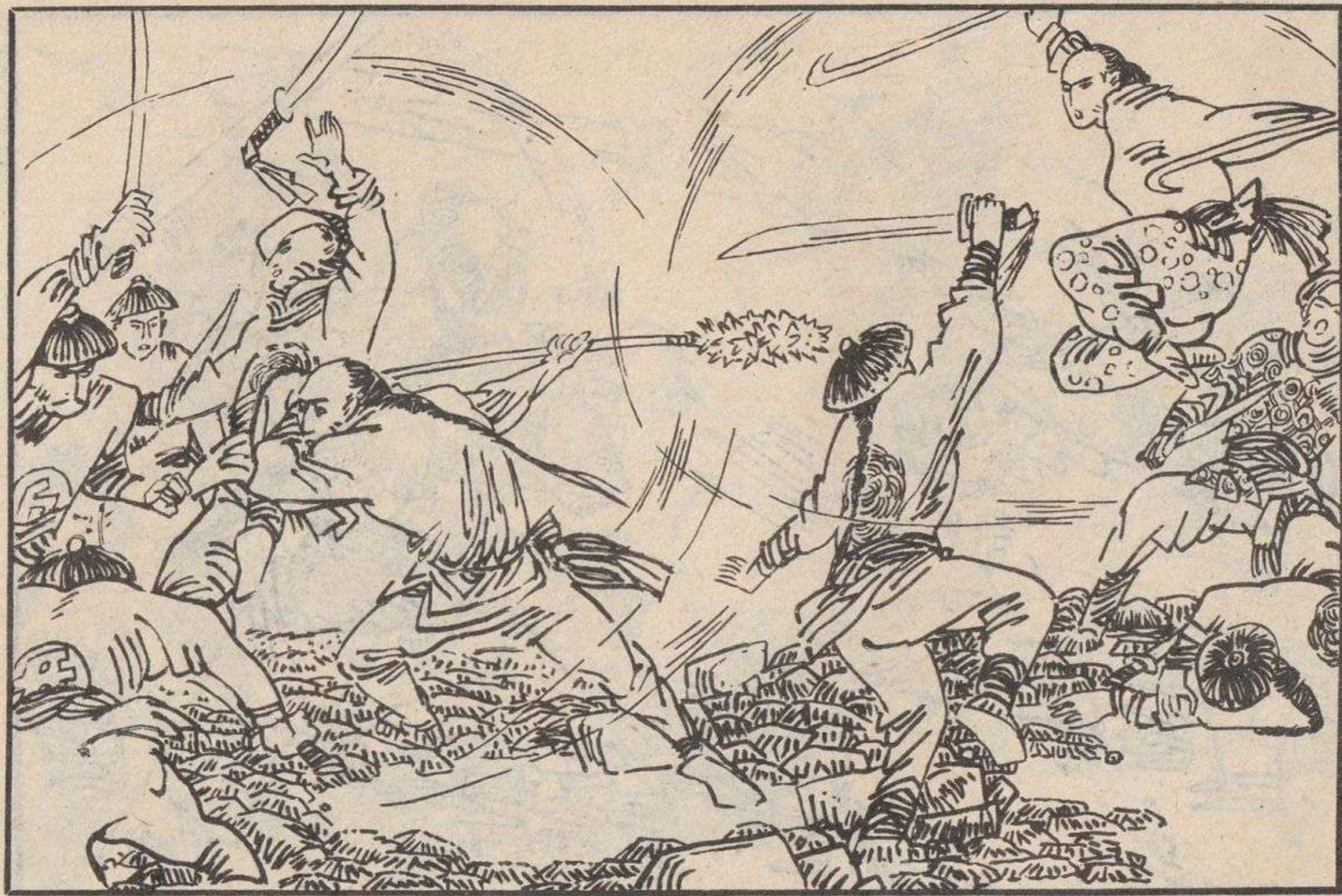
156 骆冰匆忙中一听不是丈夫的声音，也不及细想，又奔到第二辆车旁，正要伸手去揭车帐，右边一柄锯齿刀疾砍过来。她右手一架，左刀嗖嗖两刀，分取敌人右肩右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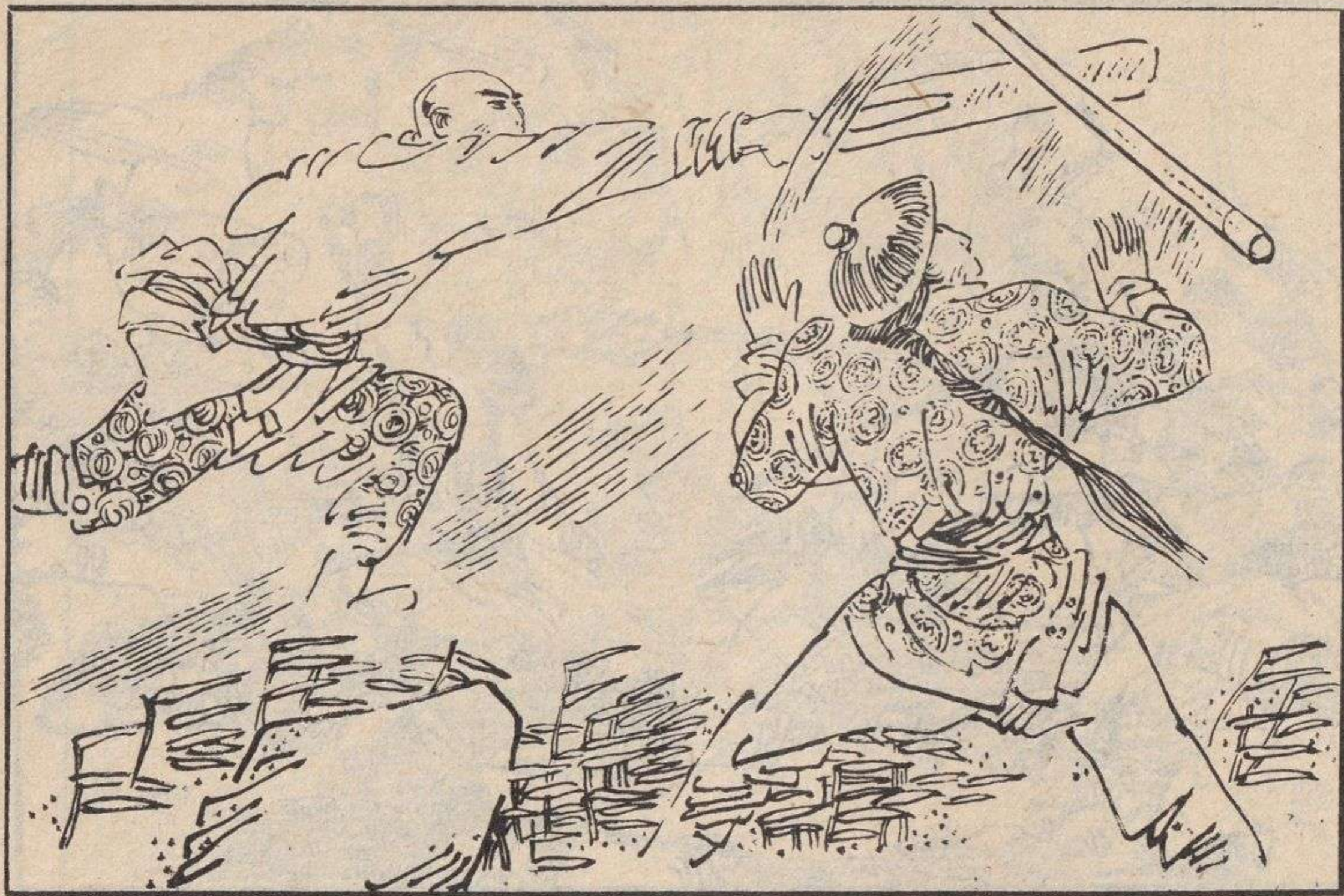
157 骆冰在月光下看清来袭敌人面目，原来是在肃州围捕丈夫的八名侍卫之一，心中一恨，刀势更紧。瑞大林见过她的飞刀绝技，当下将锯齿刀使得一招快似一招，总叫她缓不过手来放飞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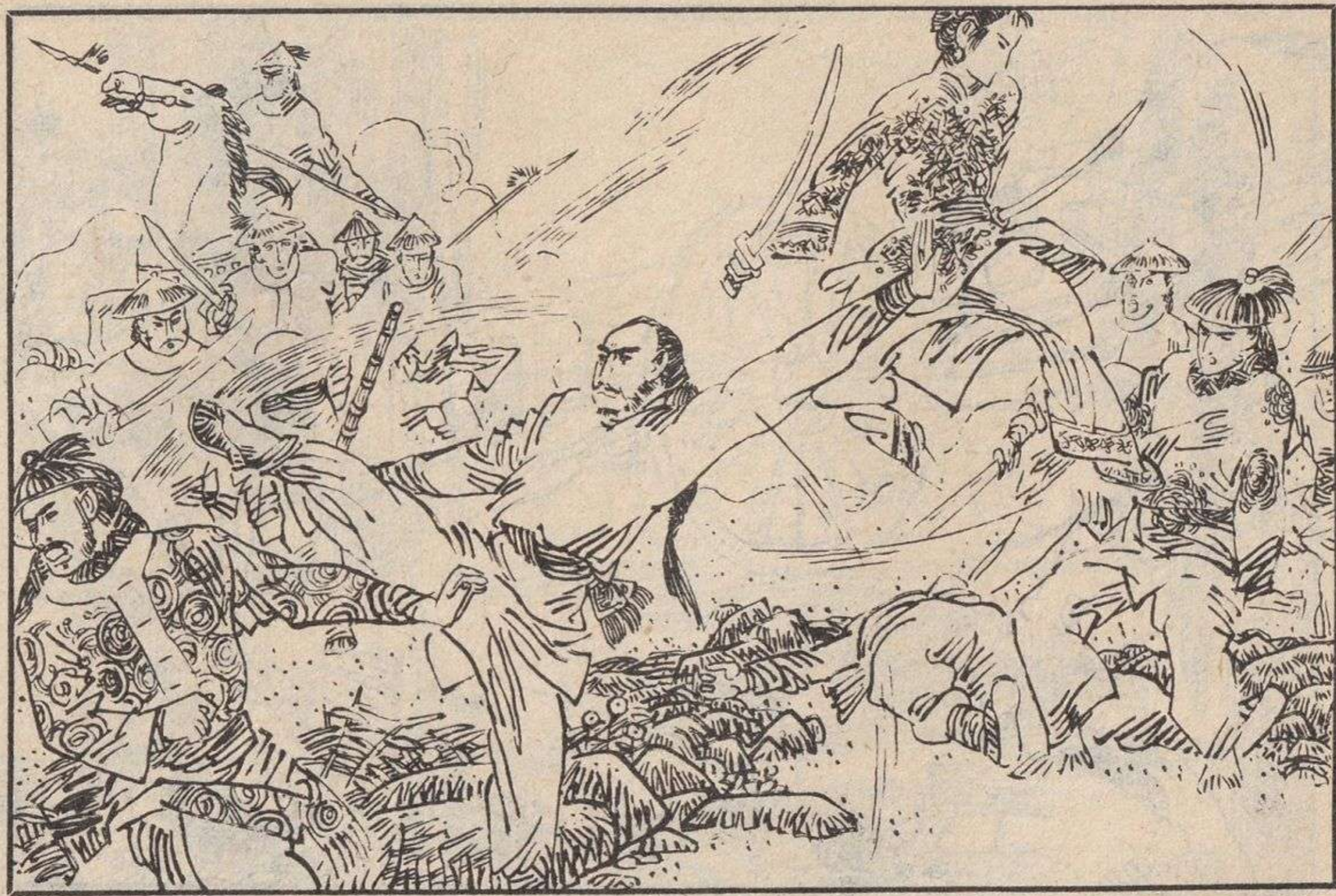
158 战不多时，又有两名侍卫赶来助战，官兵四下兜上，把蒋四根和骆冰陷入重围之中。只听一声唿哨，东北面四骑直冲过来，当先一人正是九命锦豹子卫春华，其后是章进、杨成协、周绮三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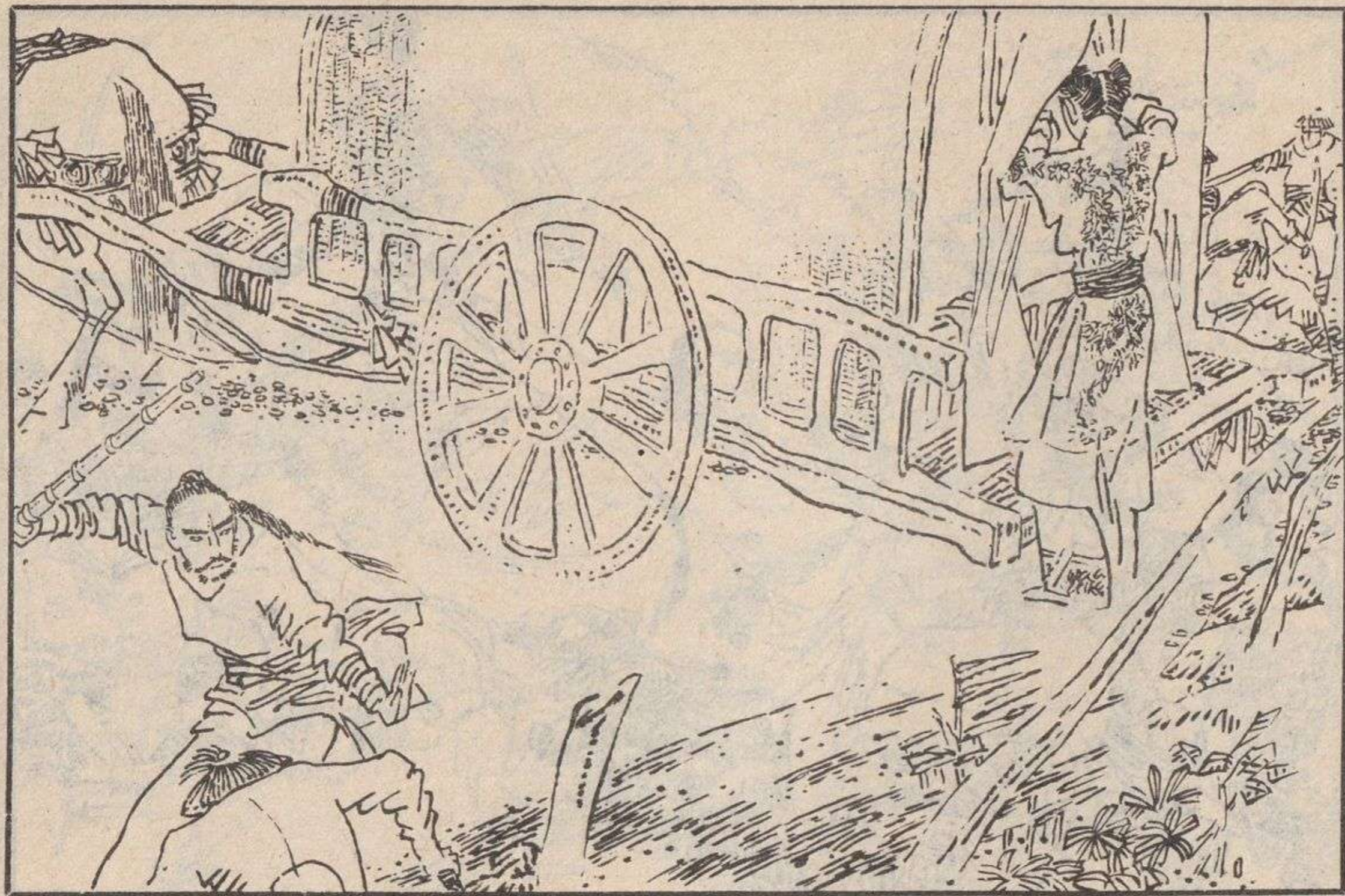
159 卫春华舞动双钩，护住面门，纵马急驰，直卷入清兵阵中。只见他飞身下马，双钩起处，在阵阵“啊哟，啊！”叫声中，两名清兵前胸鲜血喷出，卫春华双钩已刺向瑞大林后心。瑞大林撒下骆冰，回刀迎敌。章进等也跟着冲到，官兵被杀得四散奔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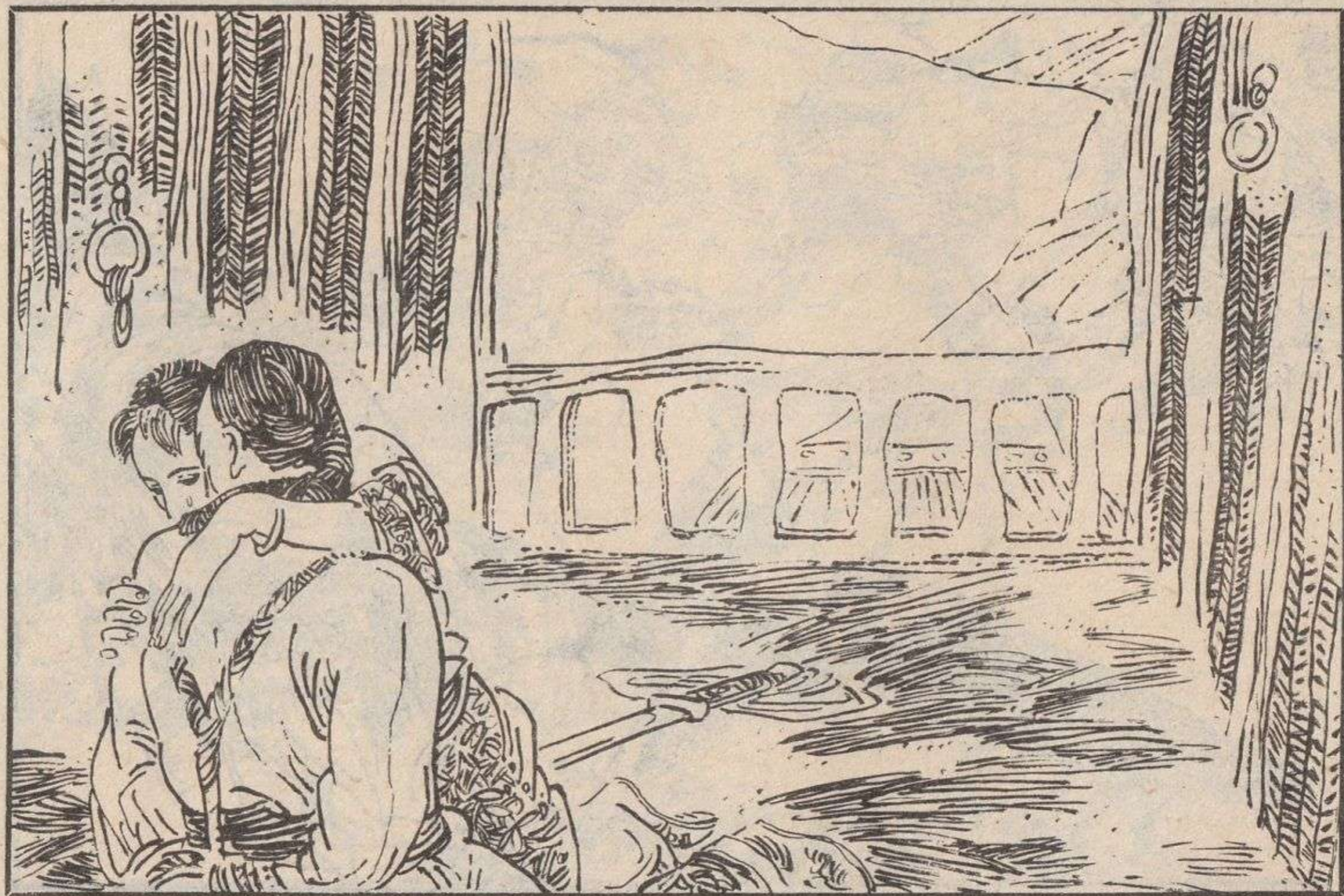
160 蒋四根和成横战了半晌，不能取胜，心中焦躁，看准成横当头一棍打来，用足全力，举铁桨挡格。桨棍相交，成横虎口震裂，铁棍脱手，吓得他转身就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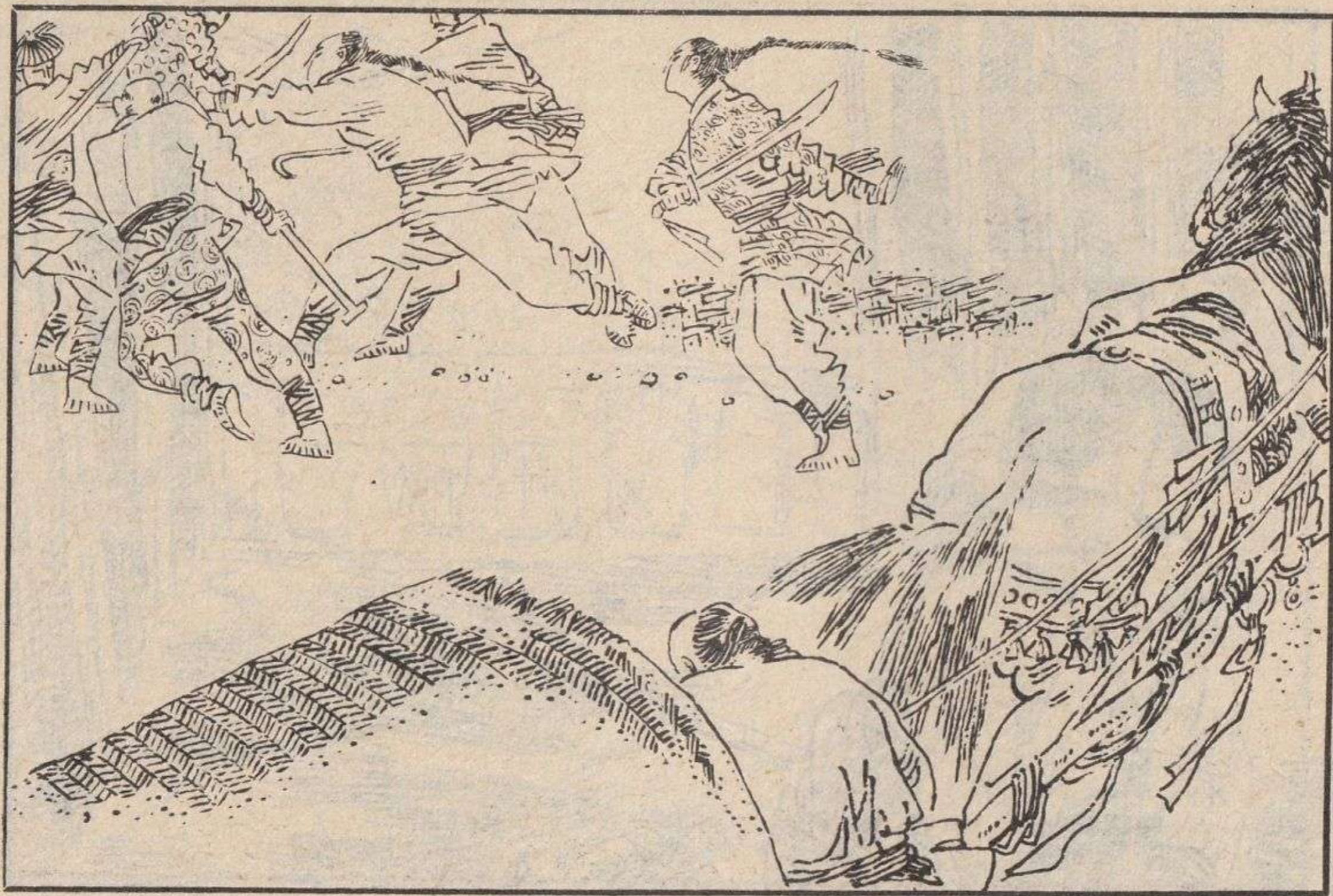
161 这时和骆冰对打的侍卫被短刀刺伤两处，仍浴血死斗。忽觉脑后生风，那侍卫忙转身举刀挡架，杨成协连刀带鞭一起打了下来。那侍卫见招架不住，忙一个打滚，逃了开去，后背还是被重重地踢了一脚。



162 骆冰缓开了手，又抢到第二辆大车旁，揭开了车帐。她接连失望，这时不敢再叫出声来，车中人却叫了出来：“谁？”这一个字钻入骆冰耳中，真是说不出的甜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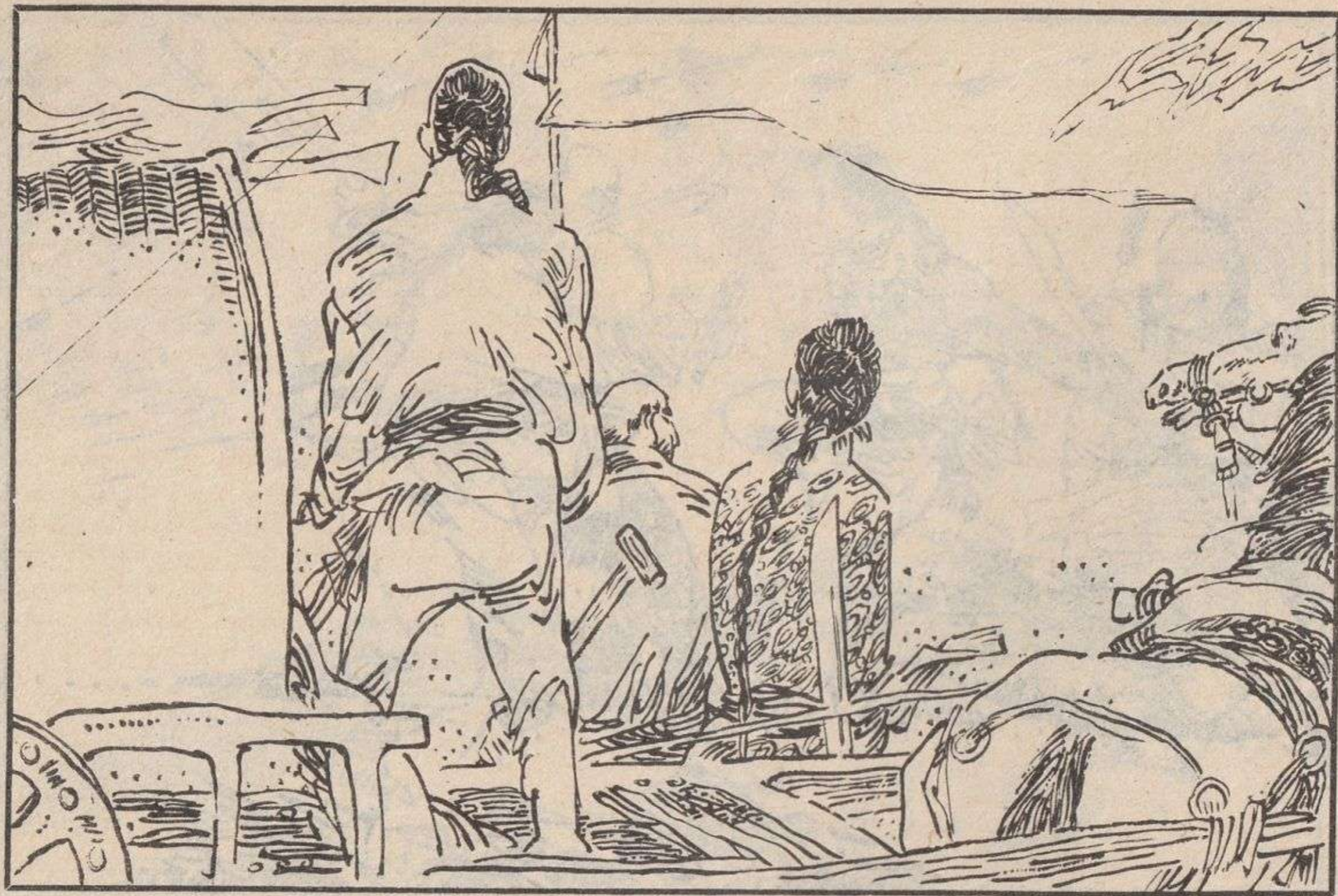
163 当下骆冰和身扑进车里，抱住文泰来的脖子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文泰来乍见爱妻，也是喜出望外，只是双手被缚，无法搂住安慰。两人在车中忘了一切，车外呐喊厮杀，金铁交并，全然充耳不闻。



164 过了一会，大车移动。章进探头进来道：“四哥，我们接你回去。”坐上车夫的座位，赶大车向北。几名侍卫拚死来夺，被杨成协、卫春华、蒋四根、周绮四人回头一赶，又退了回去。



165 数十名清兵张弓射来，黑暗中杨成协“啊哟！”一声左臂中箭。卫春华大惊：“八哥，怎样？”杨成协全然不顾，怒喝：“杀尽了这批狗奴才！”高举钢鞭，复又冲入清兵阵里。卫春华叫道：“好，再杀。”一时间，清兵被双钩钢鞭伤了十多人，余众四下乱窜。



166 蒋四根和周绮护着大车，章进将大车赶到一个土丘边，停了下来，凝神看陈家洛和张召重相斗。要知二人谁胜谁负，请看第五集。



智夺可兰经——《书剑恩仇录》之四

原 著 金 庸 出版者：安徽美术出版社

改 编 张 之 为 发行者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绘 画 鹤龄 晓辉 印刷者：安徽新华印刷厂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2.625

统一书号：8381·155

定价：0.38元

